

巴黎公社 图片集



巴黎公社

图片集

郭华榕 齐文颖 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92766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北京



692766

巴黎公社
图片集

郭华榕 齐文颖 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1978年9月第一版

197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8027·6786 定价：2.20元

目 录

前 言	5
一 公社是国际的精神产儿	9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	11
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16
二 公社前夕的法国	23
普法战争敲响了第二帝国的丧钟	25
武装的巴黎是革命的体现者	32
梯也尔政府投降外敌准备内战	37
三 三月十八日无产阶级革命	41
三月十八日革命	43
革命临时政府——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	52
四 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	55
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	57
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措施	66
革命的巴黎	80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社的巨大支持	84
五 保卫公社的英勇战斗	89
公社和凡尔赛的生死搏斗	91
五月流血周	104
六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119



巴黎公社

图片集

郭华榕 齐文颖 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92766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北京



692766

巴黎公社
图片集

郭华榕 齐文颖 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1978年9月第一版

197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8027·6786 定价：2.20元

前 言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马克思指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七十二天，但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只有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并且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才能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巴黎公社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原则。

公社遭到了反动资产阶级的镇压。巴黎工人和劳动群众为保卫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奋不顾身，英勇战斗，用鲜血谱写了光辉灿烂的历史诗篇。公社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巴黎工人的历史主动性，立即投入公社这一伟大的群众斗争，热情讴歌公社战士的史无前例的英勇奋斗精神。当巴黎硝烟弥漫，战斗仍在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指出：“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国际无产阶级继承和发扬公社的革命传统。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革

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当前国际形势大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国际形势的主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今天，我们重温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学习公社战士的革命精神，对于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水平有限，图片集中定会存在不当之处，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此集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张芝联教授很多帮助并提供有关资料，谨以志谢。

郭华榕 齐文颖

目 录

前 言	5
一 公社是国际的精神产儿	9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	11
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16
二 公社前夕的法国	23
普法战争敲响了第二帝国的丧钟	25
武装的巴黎是革命的体现者	32
梯也尔政府投降外敌准备内战	37
三 三月十八日无产阶级革命	41
三月十八日革命	43
革命临时政府——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	52
四 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	55
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	57
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措施	66
革命的巴黎	80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社的巨大支持	84
五 保卫公社的英勇战斗	89
公社和凡尔赛的生死搏斗	91
五月流血周	104
六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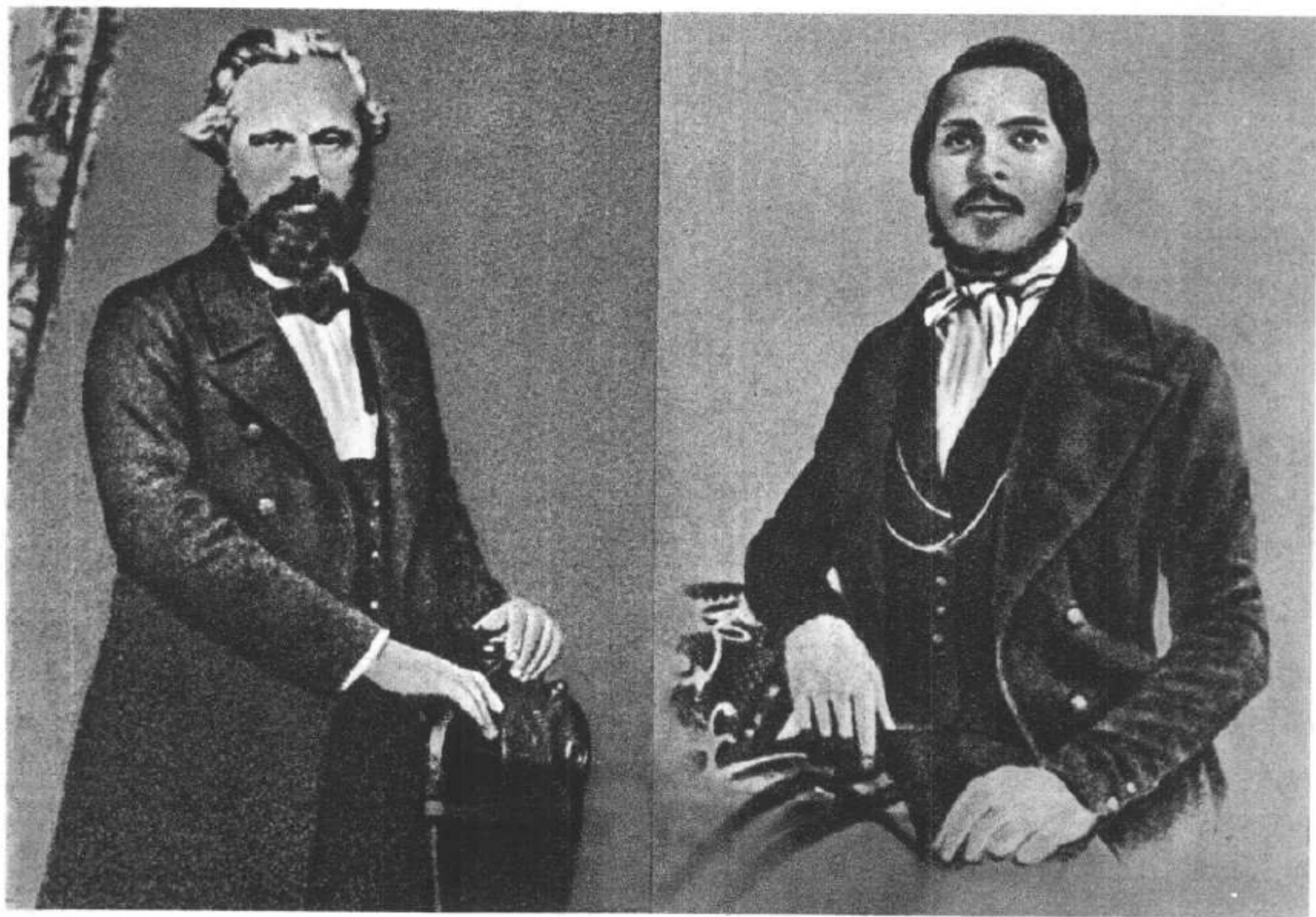
一 公社是国际的精神产儿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指明了光辉前程。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内部反对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巨大胜利，对于法国工人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870年，法国已有三十多个第一国际的支部。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加强。这一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巴黎公社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因此，恩格斯指出：“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他诞生”。

法国无产阶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法国人民是富有光荣传统的伟大的人民。他们在世界近代历史上表现出的革命首创精神，赢得了世界人民的钦佩。早在1789年大革命时期，法国无产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拿起武器，摧毁了封建制度。但是，他们刚刚挣脱封建主义的桎梏，又落入资本主义的深渊。有压迫，就有反抗。新生的无产阶级前赴后继，英勇无畏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巴贝夫等主张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表达了早期无产阶级的要求。1831年和1834年，里昂丝织工人先后两次起义，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里昂工人起义是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是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标志。

1848年，革命风暴席卷全欧洲。6月，巴黎无产阶级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向资本主义制度宣战。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但法国无产阶级通过血的教训懂得了一条真理，这就

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马克思)六十年代，法兰西第二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法国的无产阶级更加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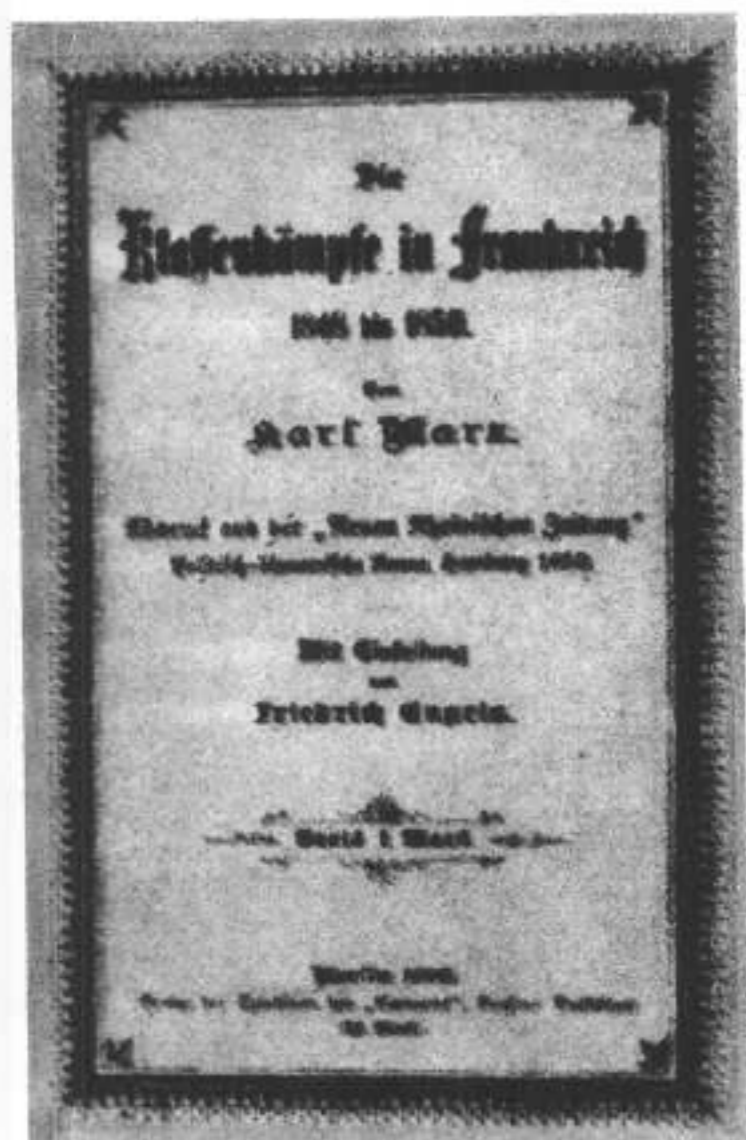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研究，在总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

图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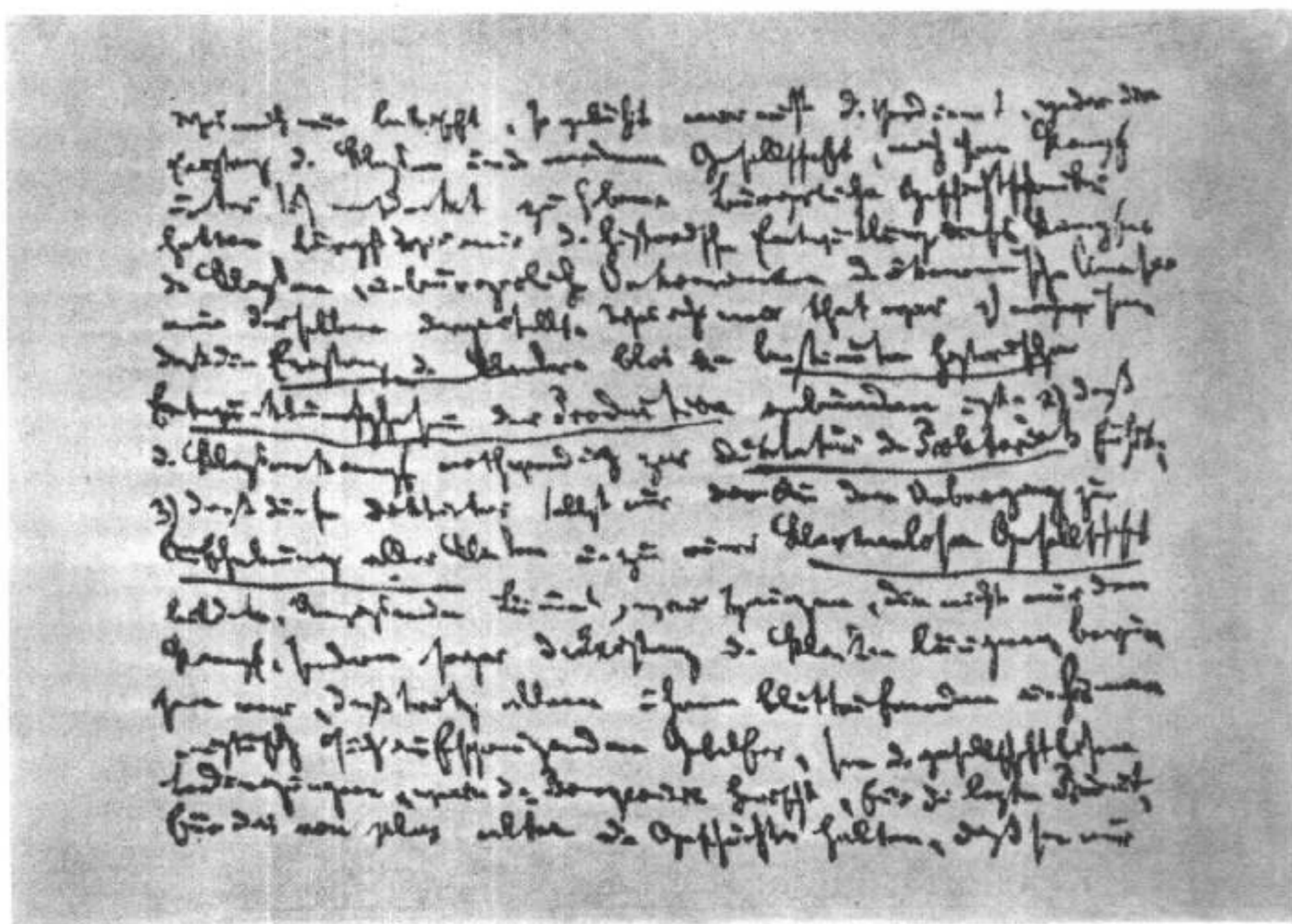


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公认的共同纲领，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列宁）。巴黎公社前夕，《共产党宣言》已用德、法、英、丹、波、俄、瑞典等国文字出版。欧美各国的工人群众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运动。

图为《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德文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 1848 年欧洲革命，并对它进行科学的总结。他们写了许多光辉的著作，如《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左图）、《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信中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图为《马克思致约·魏德迈》手稿（1852年3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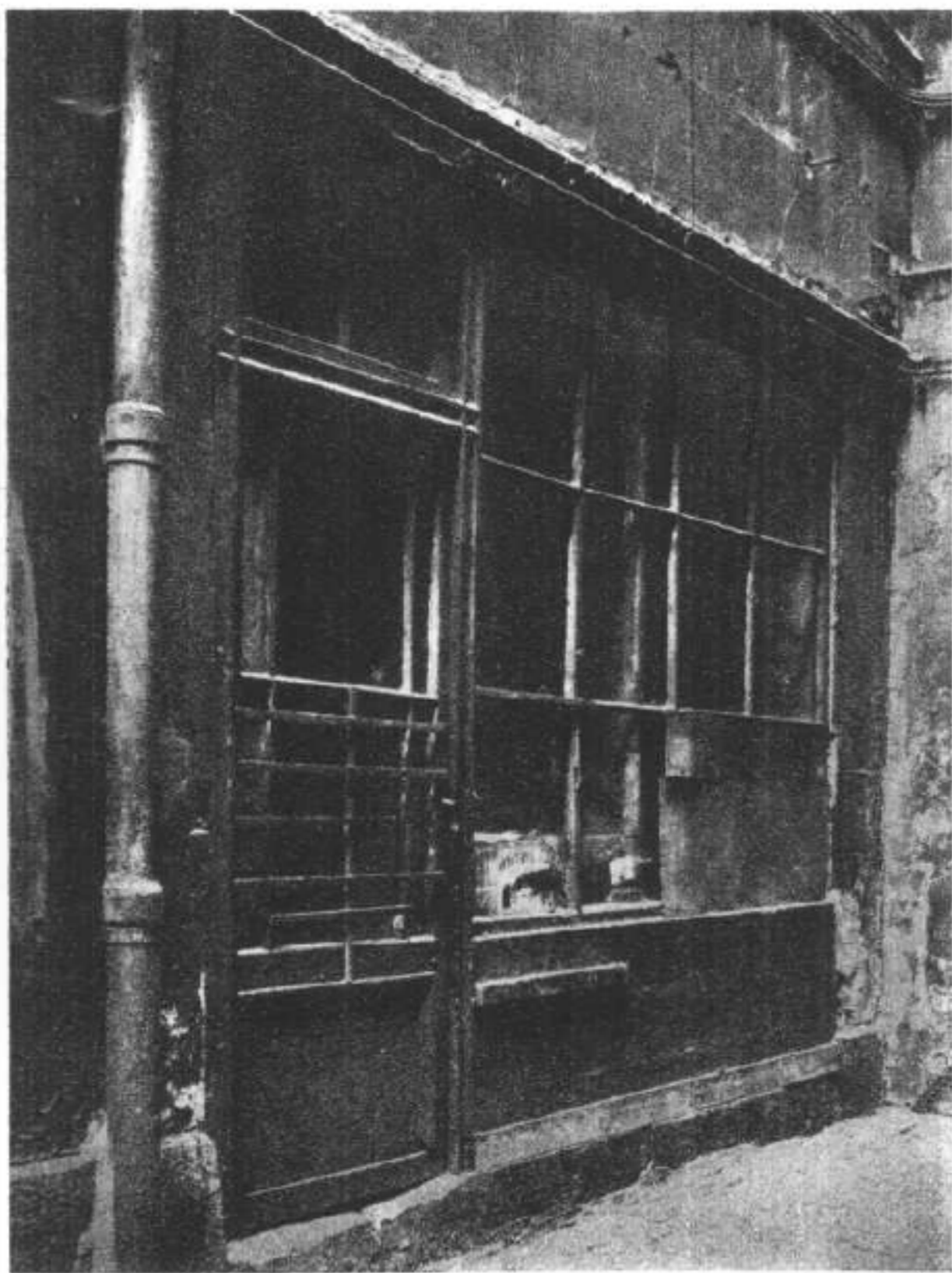
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庄严宣布：“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国际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866年，国际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见图）。法英两国无产阶级为国际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恩格斯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证。上有马克思（国际通讯书记之一）的签名（左下方倒数第二行）。



第一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证书。



1865年初，在巴黎建立了第一国际法国支部。这是当时支部所在地：格拉维叶街44号。



巴黎的第一国际法国支部于六十年代末迁至此处——科德里街14号(第三、四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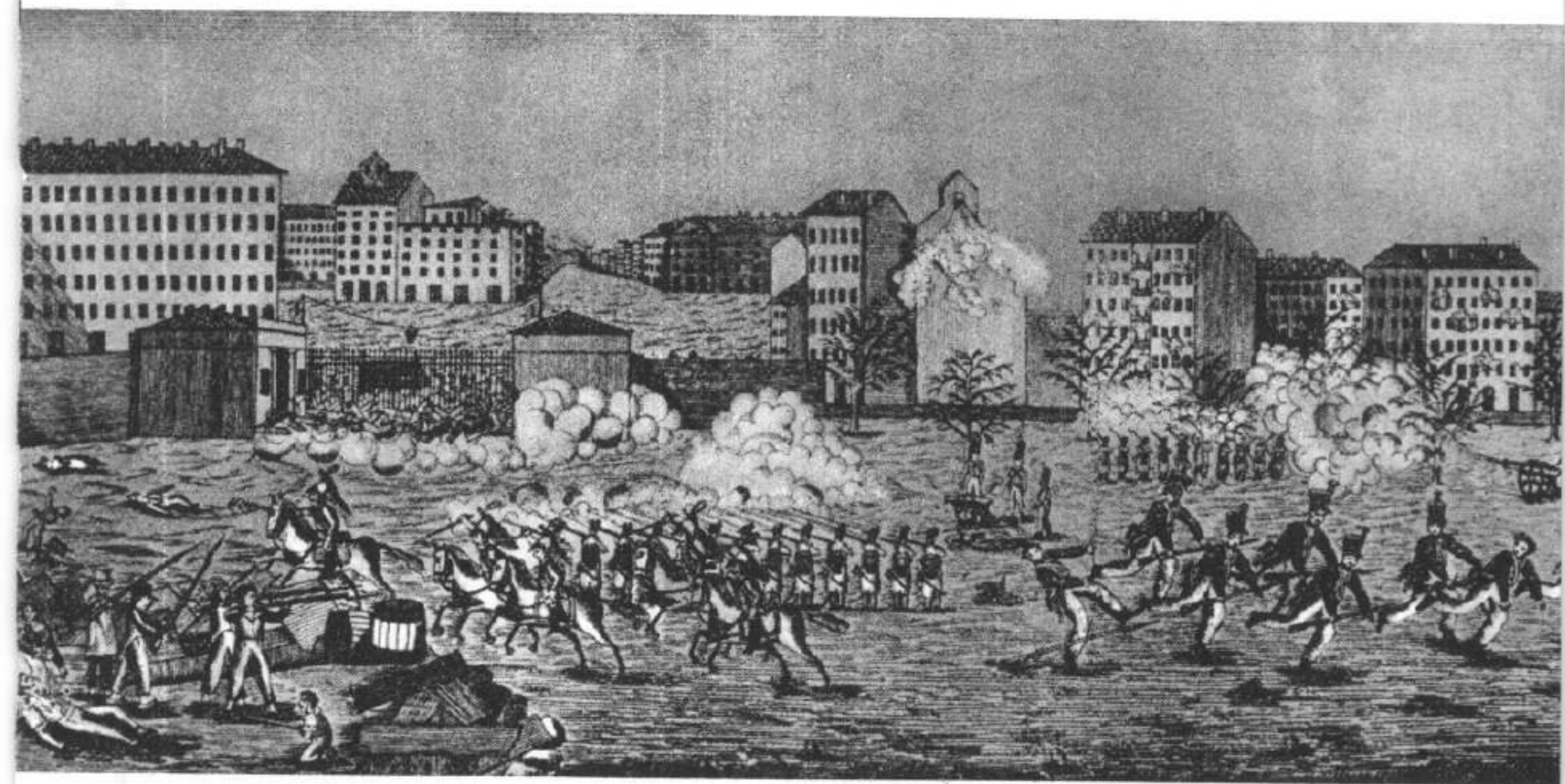
6927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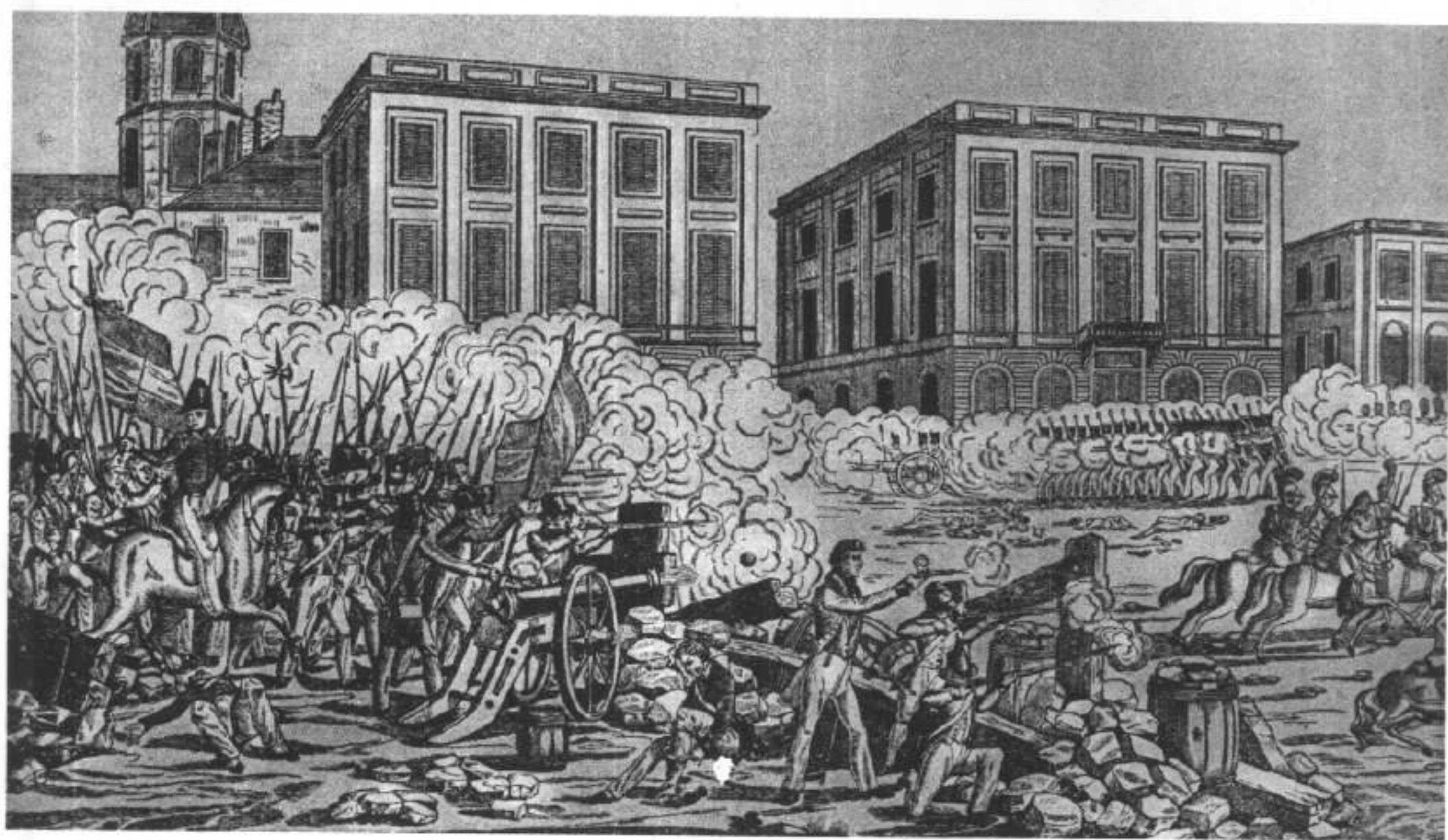
格拉古·巴贝夫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无产者利益的革命家。他主张消灭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他的著作是“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

右图为巴贝夫亲笔签署的文书。





1831年11月21日，法国里昂市的丝织工人揭竿而起，坚决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的战斗口号是：“不能靠劳动而生，宁愿战斗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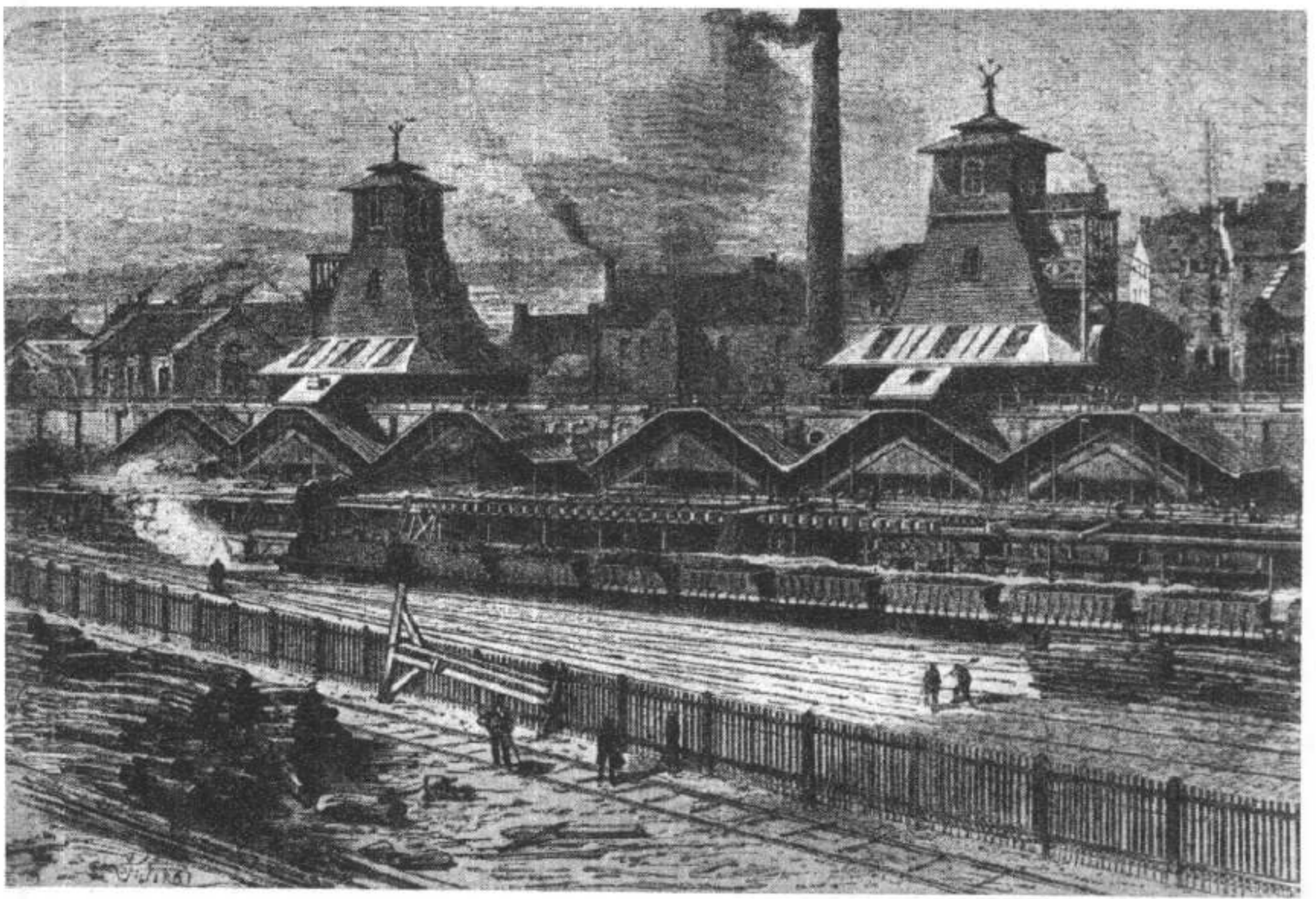


1834年4月，里昂丝织工人再次举行武装起义。工人们建筑街垒，高举红旗，与反动军警巷战六天。两次里昂工人起义向全世界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恩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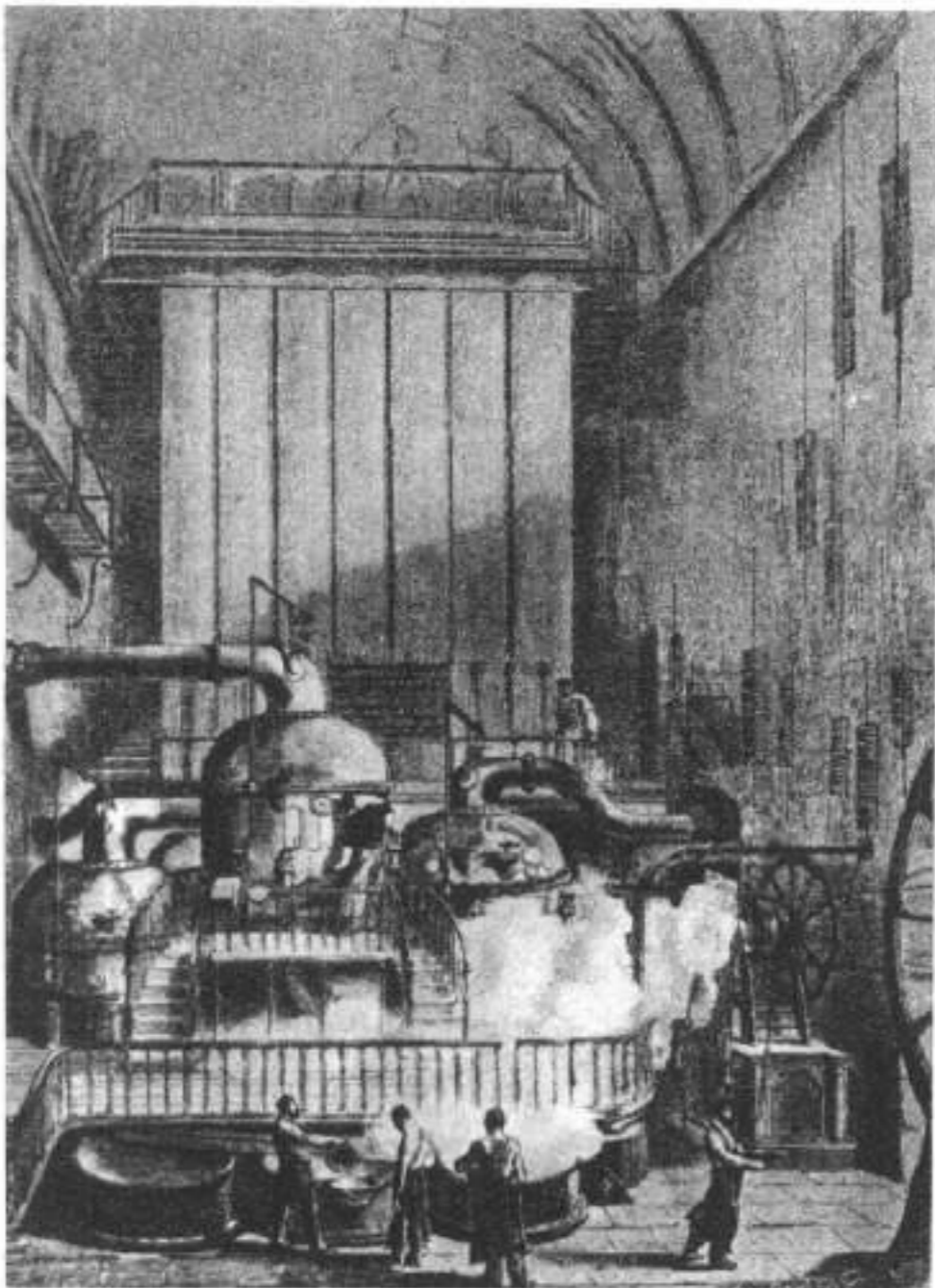


1848年6月22日—26日，巴黎无产阶级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四万多工人手执刀枪，和二十五万反动军队激战五昼夜。“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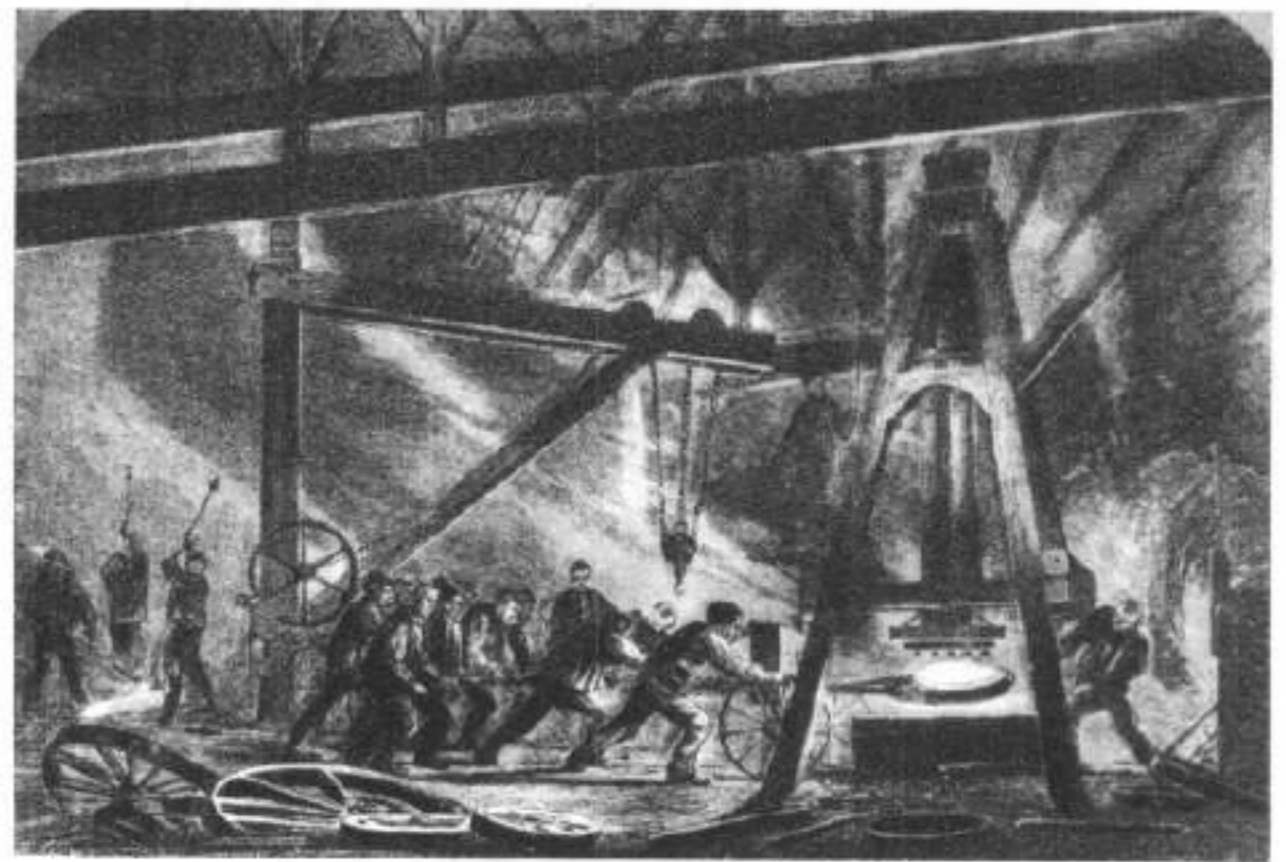
图为夏朗东街上雄伟的街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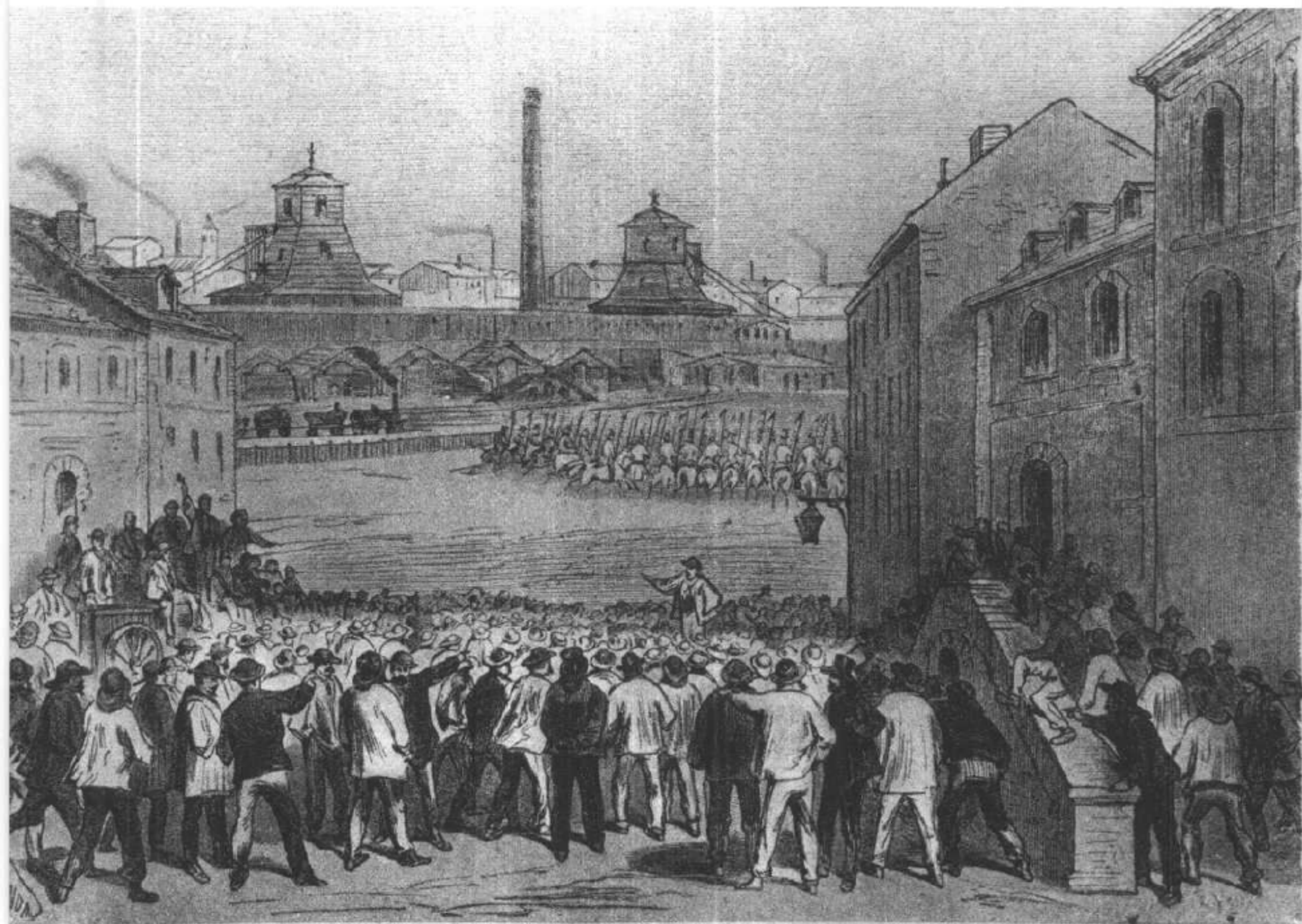
六十年代，法国大工业迅速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
勒克勒佐的煤矿。



南特市的大型炼油厂。



火车制造厂内正在生产车轮。



在第一国际的影响下，法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1870年1月，勒克勒佐的工人举行大罢工，坚持斗争两个多月。



1870年初，巴黎北郊维勒特的工人举行罢工。



1870年4月，勒克勒佐女工举行示威游行。

二 公社前夕的法国

1851年12月2日，法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路易·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次年改共和为帝制，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波拿巴称拿破仑三世。帝国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对外穷兵黩武，不断侵略和扩张。拿破仑三世梦想侵占莱茵河左岸地区。法国殖民主义者对越南、阿尔及利亚、墨西哥实行野蛮的侵略，并伙同其他殖民主义强盗侵略中国，镇压我国太平天国起义。

法国无产阶级积极投入反对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斗争，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在斗争中起着重大作用。拿破仑三世为了维持他的反动政权，妄图以对外战争挽救帝国的危机。1870年7月19日，他迫不及待地对普鲁士宣战，开始了普法战争。7月23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发表了马克思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马克思在宣言中科学地预言：“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9月2日，拿破仑三世于色当投降。

在9月4日革命中成立的共和国仍旧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特罗胥的“国防政府”是一个卖国政府。侵入法国的普军烧杀抢掠，蹂躏人民。9月9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发表了马克思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严厉谴责普鲁士王朝把防御战争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侵略战争。9月19日，普军包围了巴黎。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在凡尔赛宫宣告成立德意志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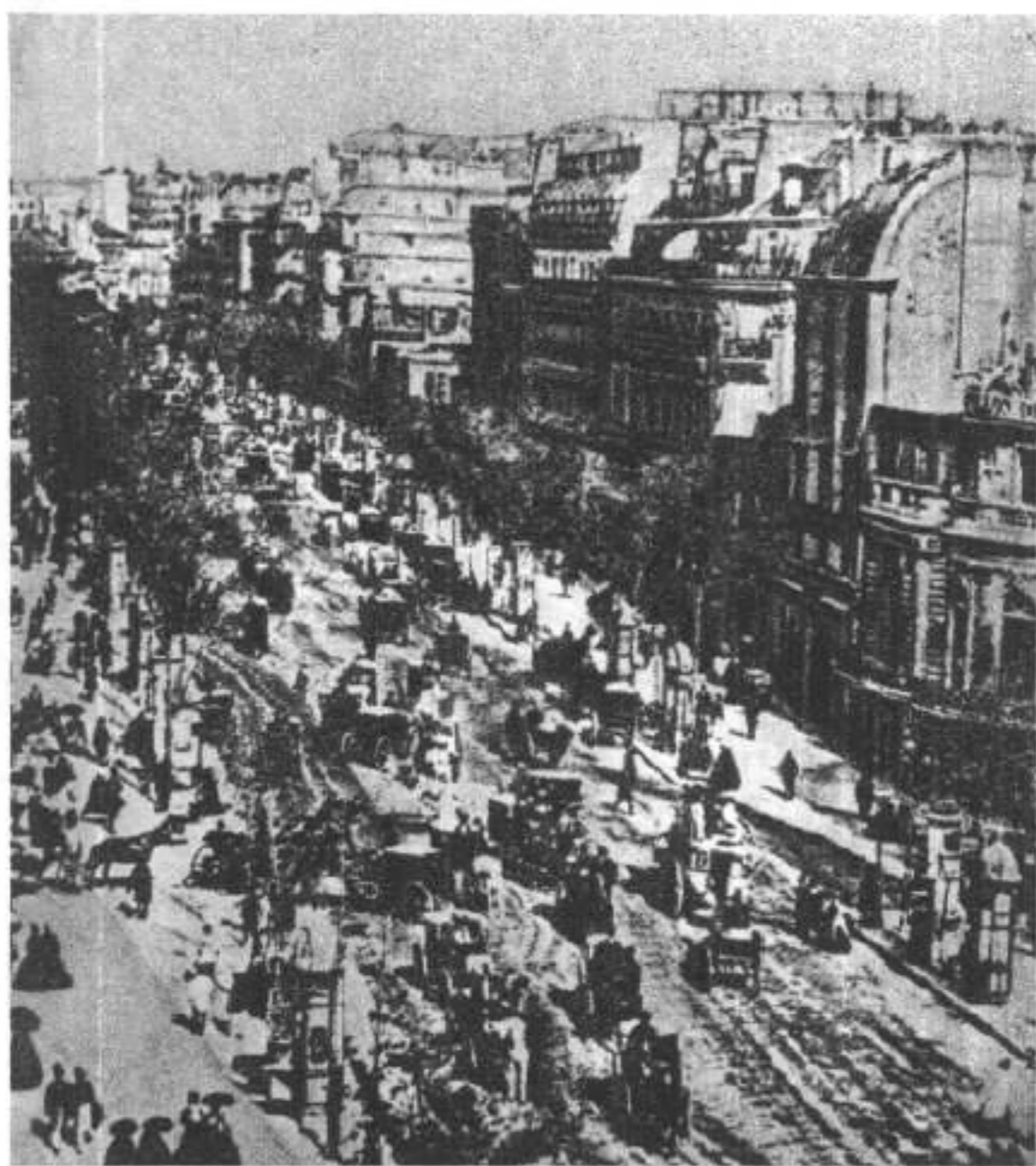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踊跃加入国民自卫军，迅速聚集力量。他们日益认识到，只有自己拿起武器，才能保卫巴

黎和拯救祖国，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打碎旧世界和创建新社会。布朗基和弗路朗斯等革命家领导工人于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举行起义。巴黎的无产阶级用武装向资产阶级公开挑战。革命力量的真正体现者终究是武装的巴黎、掌握武器的巴黎无产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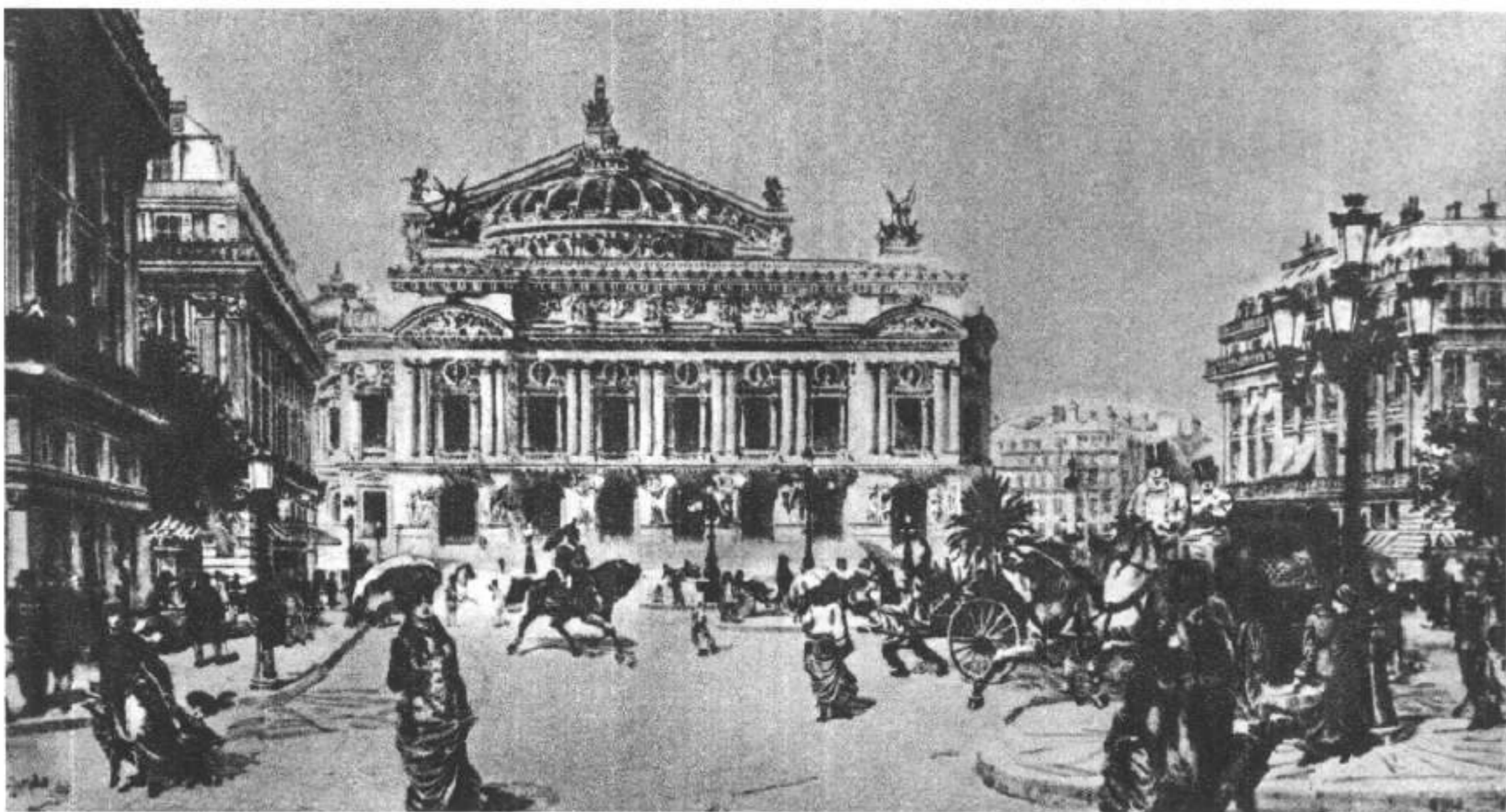
1871年2月中，特罗胥卖国政府垮台，阿道夫·梯也尔上台执政。梯也尔是法国反动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马克思）梯也尔反动政府变本加厉地卖国求和，于2月底和德意志帝国签订预备和约，使法国蒙受割地赔款的耻辱。3月1日，德军进入巴黎，梯也尔政府向敌人交出首都。但是，巴黎人民不畏强敌，继续对抗德国侵略军。德军只敢占据巴黎的某些街区，并且仅仅占据了几天。

在被德军围困的数月中，巴黎的资本家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巴黎的劳动者则无以为生，挣扎在死亡线上，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为了进一步出卖法国和镇压革命运动，梯也尔政府阴谋策划，妄图将无产阶级浸入血泊中。反革命资产阶级和革命无产阶级之间的一场决战迫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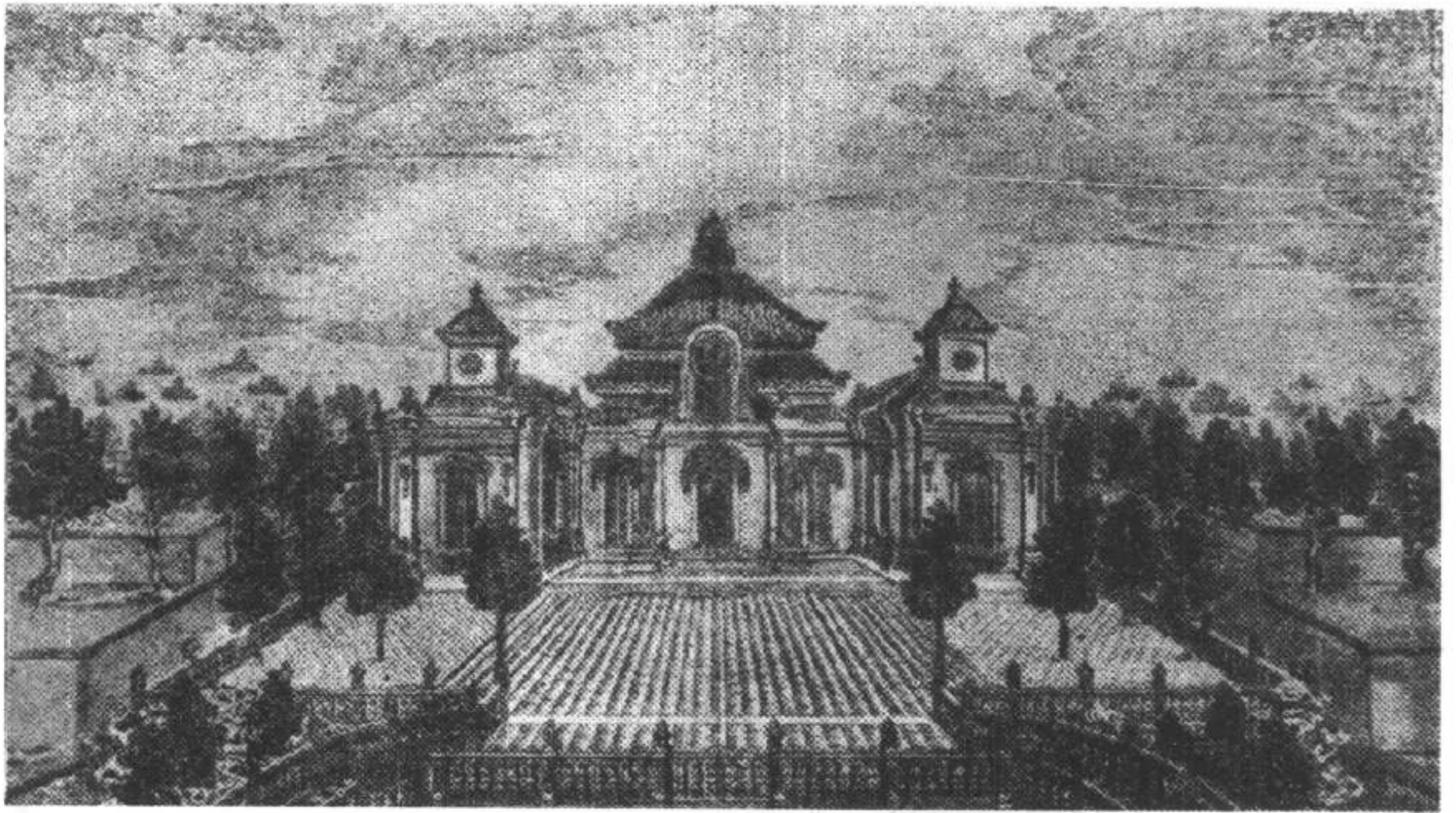
普法战争敲响了第二帝国的丧钟



马克思指出：“第二帝国是普天下诈骗勾当的节日。”图为1864年巴黎的意大利林荫大道。巴黎的繁华完全建筑在劳动人民的血汗之上。



法国大资产阶级寻欢作乐，挥霍无度。这是第二帝国时耗费巨款建造的巴黎大歌剧院。



法兰西第二帝国对外推行殖民侵略的反动政策。1856—1860年，法国伙同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圆明园的官苑惨遭浩劫，化为焦土。

上图为这次战争前的圆明园的壮丽官苑。下图为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的残迹。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

TO TH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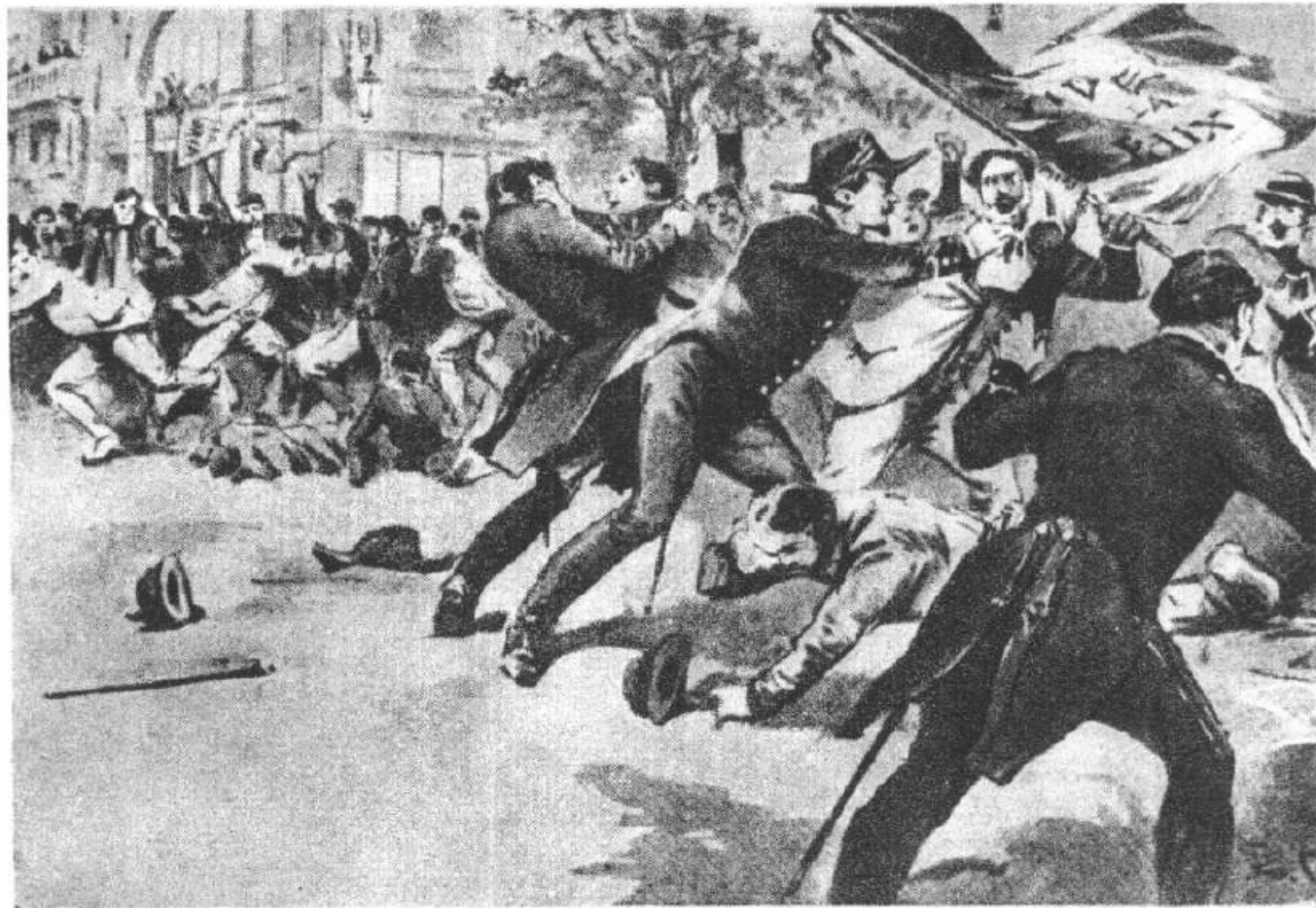
In the inaugural Add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f November, 1864, we said:—"If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requires their fraternal concurrence, how are they to fulfil that great mission with a foreign policy in pursuit of criminal designs, playing upon national prejudices and squandering in piratical wars the people's blood and treasure?" We defined the foreign policy aimed at by the International in these words:—"Vindicate the simple laws of morals and justice, which ought to govern the relations of private individuals, as the laws paramount of the intercourse of nations."

No wonder that Louis Bonaparte, who usurped his power by exploiting the war of classes in France, and perpetuated it by periodical wars abroad, should from the first have treated the International as a dangerous foe. On the eve of the plebiscite he ordered a raid on the member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throughout France, at Paris, Lyons, Rouen, Marseille, Brest, &c., on the pretext that the International was a secret society labelling in a complot for his assassination, a pretext soon after exposed in its full absurdity by his own judges. What was the real crime of the French branches of the International? They told the French people publicly and emphatically that voting the plebiscite was voting despotism at home and war abroad. It has been, in fact, their work that in all the great towns, in all the industrial centres of France, the working class rose like one man to reject the plebiscite. Unfortunately the balance was turned by the heavy ignorance of the rural districts. The Stock Exchanges, the Cabinets, the ruling classes and the press of Europe celebrated the plebiscite as a signal victory of the French Emperor over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and it was the signal for the assassination, not of an individual, but of nations.

The war plot of July, 1870, is but an amended edition of the coup d'etat of December, 1851. At first view the thing seemed so absurd that France would not believe in its real goodness. It rather believed the deputy denouncing the ministerial war talk as a mere stock jobbing trick. When, on July 15th, war was at last official-

普法战争爆发后，马克思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马克思指出：“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左图为宣言的英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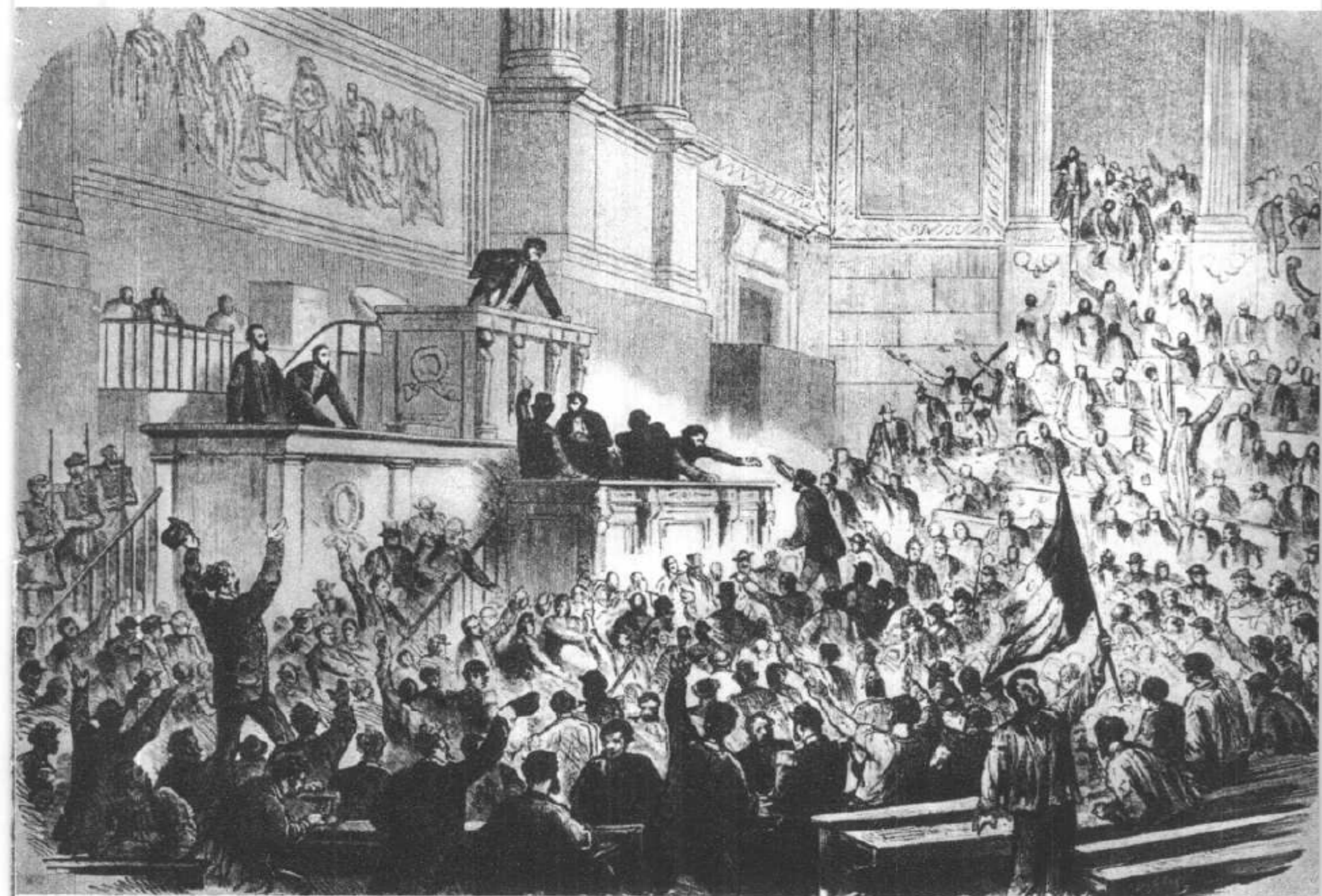
巴黎人民手举“和平万岁！”的旗帜，举行示威游行，反对第二帝国的侵略战争政策。他们遭到了反动军警的镇压。



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这是当时的讽刺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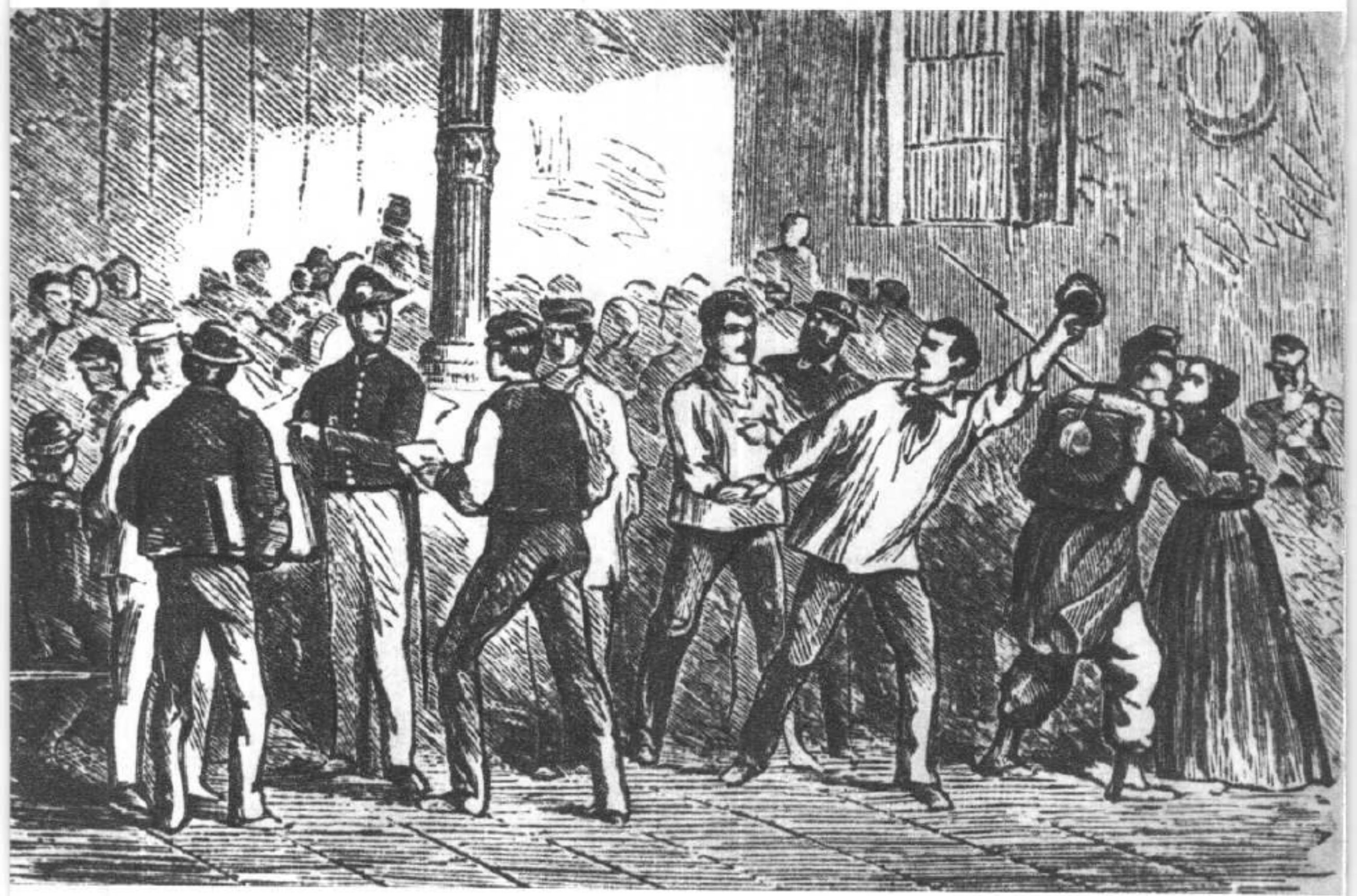
1870年9月2日，法军在色当惨败。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缴械投降。图中左边骑马者为俾斯麦，执手杖站立者为拿破仑三世。



1870年9月4日，巴黎的工人和广大群众起来革命，冲入立法议会。在群众的压力下，资产阶级宣布推翻第二帝国，成立共和国。



资产阶级的“国防政府”实际是反动的卖国政府。右起第五人为政府首脑特罗胥。



普鲁士军队侵入法国后恣意蹂躏，为非作歹。法国人民奋不顾身，英勇抗敌。巴黎的工人们踊跃参加国民自卫军。



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告别亲人，开赴前线，决心驱逐侵略者。

朱泽培·加里波第，意大利的民族革命领导人，他积极支持和参加法国人民抵抗普军侵略的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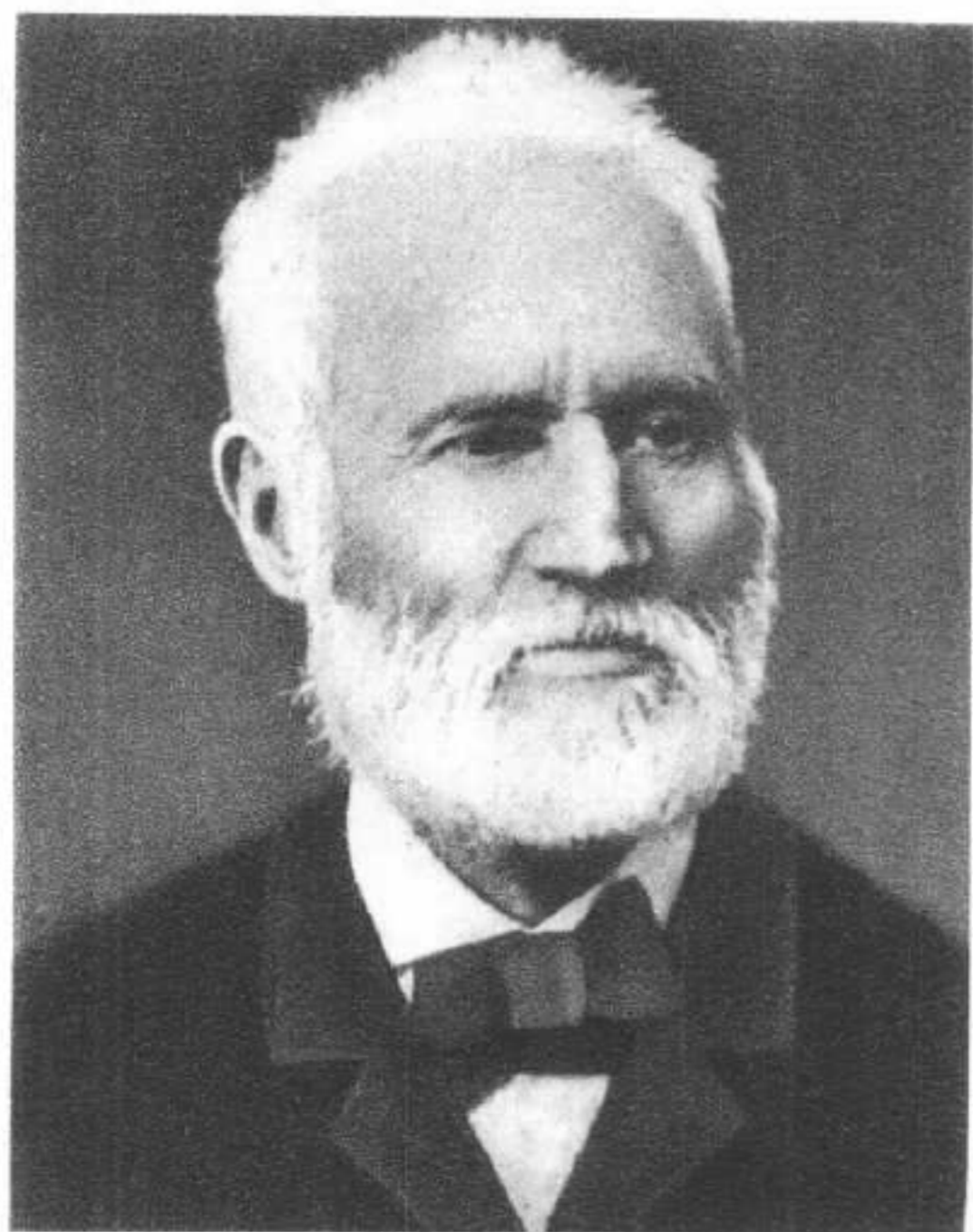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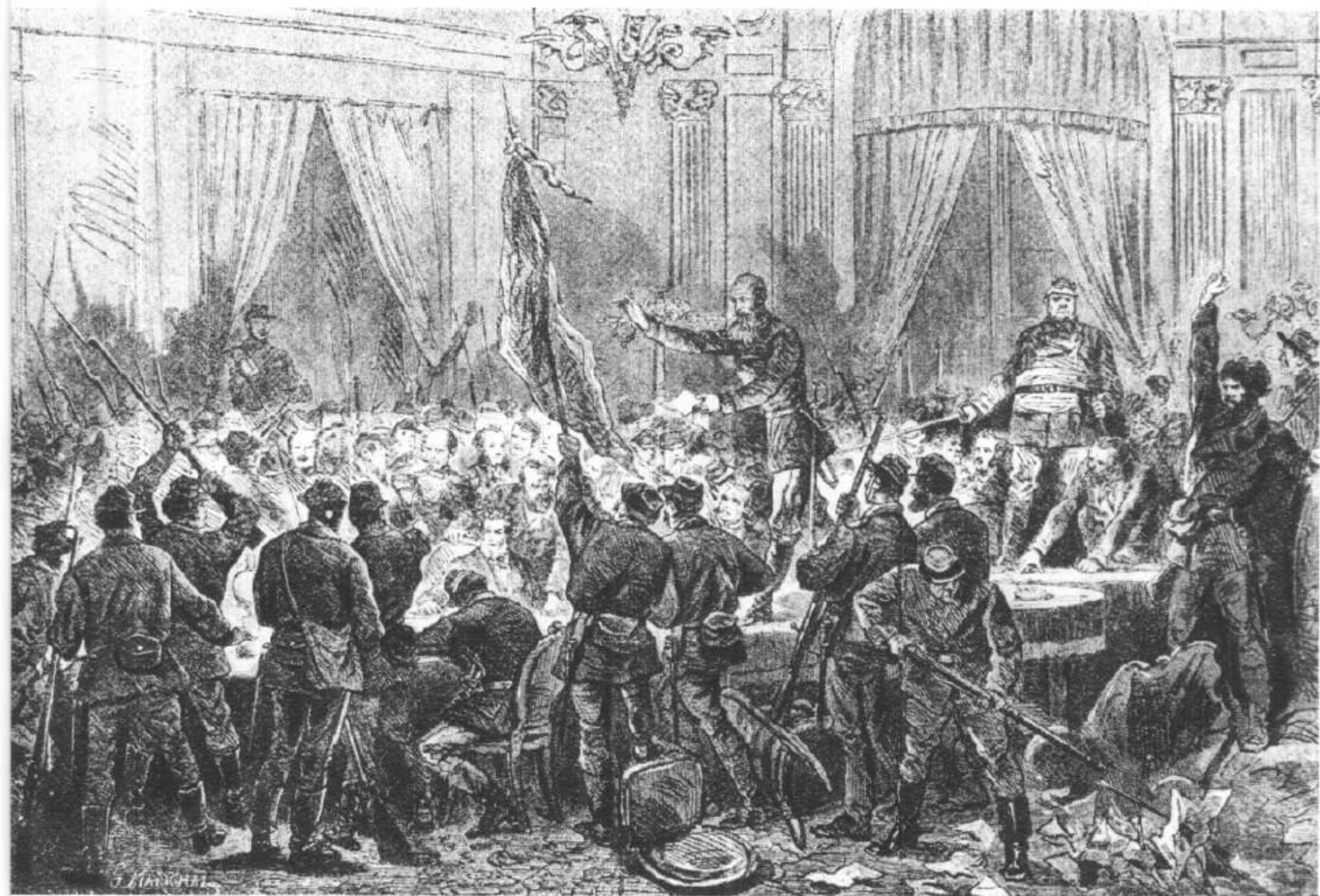
9月9日，发表了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马克思向法国无产阶级指出：“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



资产阶级卖国求和。无产阶级手执武器，日夜操练，为争取解放而积极准备。三十万巴黎工人武装是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

奥古斯特·布朗基是“无可怀疑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列宁）他是10月和1月两次反对“国防政府”的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后于3月18日之前在外省被捕入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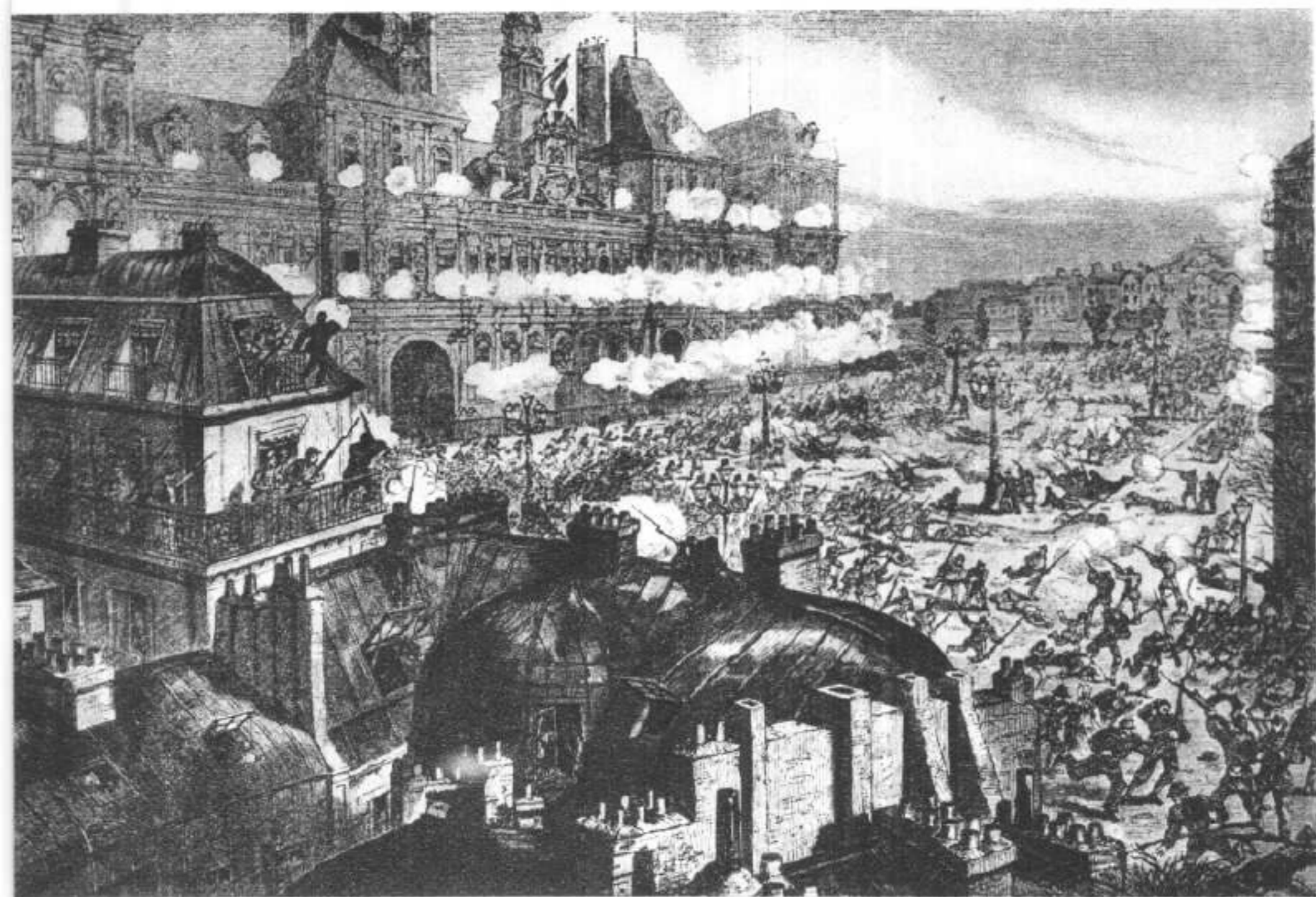




1870年10月31日，布朗基和弗路朗斯领导巴黎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工人们占领了市政厅，逮捕部分政府成员，并曾试图建立公社。但起义遭到反动政府的镇压。图为起义时的场面。



1871年1月21日夜，巴黎劳动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并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这是弗路朗斯(正中扶马者)和其他政治犯获得自由的情景。



1871年1月22日，巴黎工人再次举行武装起义。

2月末，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立。3月4日，它号召巴黎人民为抵抗外国侵略者和保卫祖国而斗争。签名的委员中，包括第一国际的会员瓦尔兰和阿尔诺德。图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3月4日的布告。

REPUBLIQUE FRANÇAISE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Comité Central
DE LA
GARDE NATIONALE

Le Comité central de la Garde nationale, nommé dans une assemblée générale de députés représentant plus de 200 bataillons, a pour mission de constituer la fédération républicaine de la Garde nationale, afin qu'elle soit organisée de manière à protéger le pays mieux que n'est pu le faire jusqu'ici les armées permanentes, et à défendre, par tous les moyens possibles, la République menacée.

Le Comité central n'est pas un Comité anonyme; il est la réunion de mandataires, d'hommes libres qui connaissent leurs devoirs, affirment leurs droits, et veulent fonder la solidarité entre tous les mobilisés de la Garde nationale.

Il proteste énergiquement contre toutes les imputations qui tendent à dénigrer l'expédition de son programme pour entraver l'expédition. Ses actes ont toujours été signés; ils n'ont eu qu'un mobile, la défense de Paris. Il repousse avec mépris les calomnies tendant à l'accuser d'exaltation ou pillage d'armes et de munitions, et à la guerre civile.

L'expiration de l'armistice, sur la proposition duquel le Journal officiel du 24 février était resté muet, avait excité l'émotion légitime de Paris tout entier. La reprise des hostilités, c'était, en effet, l'invasion, l'occupation et toutes les calamités que subissent les villes conquises.

Aussitôt le Réveil patriotique qui, en une nuit, souleva et mit en armoiries la Garde nationale, ne fut pas le résultat de l'influence d'une commission provisoire nommée pour l'élaboration des statuts; c'était l'expression réelle de l'émotion ressentie par le peuple.

Quand la convention relative à l'occupation fut officiellement connue, le Comité central, par une déclaration affichée dans Paris, engagea les citoyens à assurer par leur concours énergique la stricte exécution de cette convention.

À la Garde nationale reconnait le droit et le devoir de protéger, de défendre ses foyers menacés. Levée toute entière, spontanément, elle seule, par son attitude, a pu faire de l'occupation prussienne une humiliation pour le vainqueur.

VIVE LA RÉPUBLIQUE!

Paris, le 4 Mars 1871.

Arnold.	Fleury.	Matté.
Jules Bergeret.	Frontier.	Mutlin.
Boull.	Gastaud.	Ostyn.
Castioni.	Henry Fortuné.	Picconel.
Chauvière.	Lacord.	Pindy.
Chouteau.	Lagarde.	Prudhomme.
Courty.	Layalette.	Variin.
Dutil.	Maijournal.	Henry Verlet.
		Viard.

Paris. — Imprimerie LEPEYRE, passage du Centre, 47-49.



1871年1月28日“国防政府”与德军签订停战协定，公开投降。2月12日，资产阶级在玩弄选举花招后，于波尔多市召开国民议会。在这个“地主议会”中，反动的保皇党人占了绝大多数。2月17日，国民议会任命梯也尔为新的反动政府的首脑。



2月末，法国反动政府和德意志帝国签订预备和约。法国既割地又赔款，德军有权占领巴黎。图为当时的漫画：法夫尔、加尼埃—巴热斯、特罗胥、费里和梯也尔等人将巴黎城门钥匙交给了德国首相俾斯麦。



3月1日，德军侵入巴黎。这是讽刺德皇威廉进入巴黎的漫画。



在德军侵入巴黎之前，国民自卫军发动群众，将可能落入敌人手中的大炮运往工人住宅区。



巴黎人民以满腔仇恨，愤怒抗议侵略者。德军所到之处，街道空旷无人，到处挂着黑旗。他们被迫匆匆从巴黎撤出。



自从1870年9月19日敌人围城以来，巴黎广大群众缺粮断炊，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食品店前一字长蛇阵，街上笼罩着一片凄惨气氛。巴黎的无产阶级不能再忍受下去，他们准备和侵略者、吸血鬼决一死战。



巴黎被围时，居民购买狗肉、猫肉和鼠肉充饥。图为圣日耳曼市场。



当时，巴黎的资产者们吃的是美酒佳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末日已经临近了。

三 三月十八日无产阶级革命

3月18日清晨，梯也尔反动政府派遣军队偷袭蒙马特尔高地，妄图夺取巴黎工人手中的大炮。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上日程。经受了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无产阶级，片刻都没有犹豫，立即起来抵抗。如果斗争只有在极为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巴黎的无产者在敌人刺刀面前举行起义。“全巴黎象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恩格斯）工人、劳动妇女手执武器迅速包围反动军队，夺回大炮。起义群众处死反动军官，控制邮局和车站，并占领了市政厅。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在巴黎市政厅上空高高飘扬。3月18日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马克思热烈赞扬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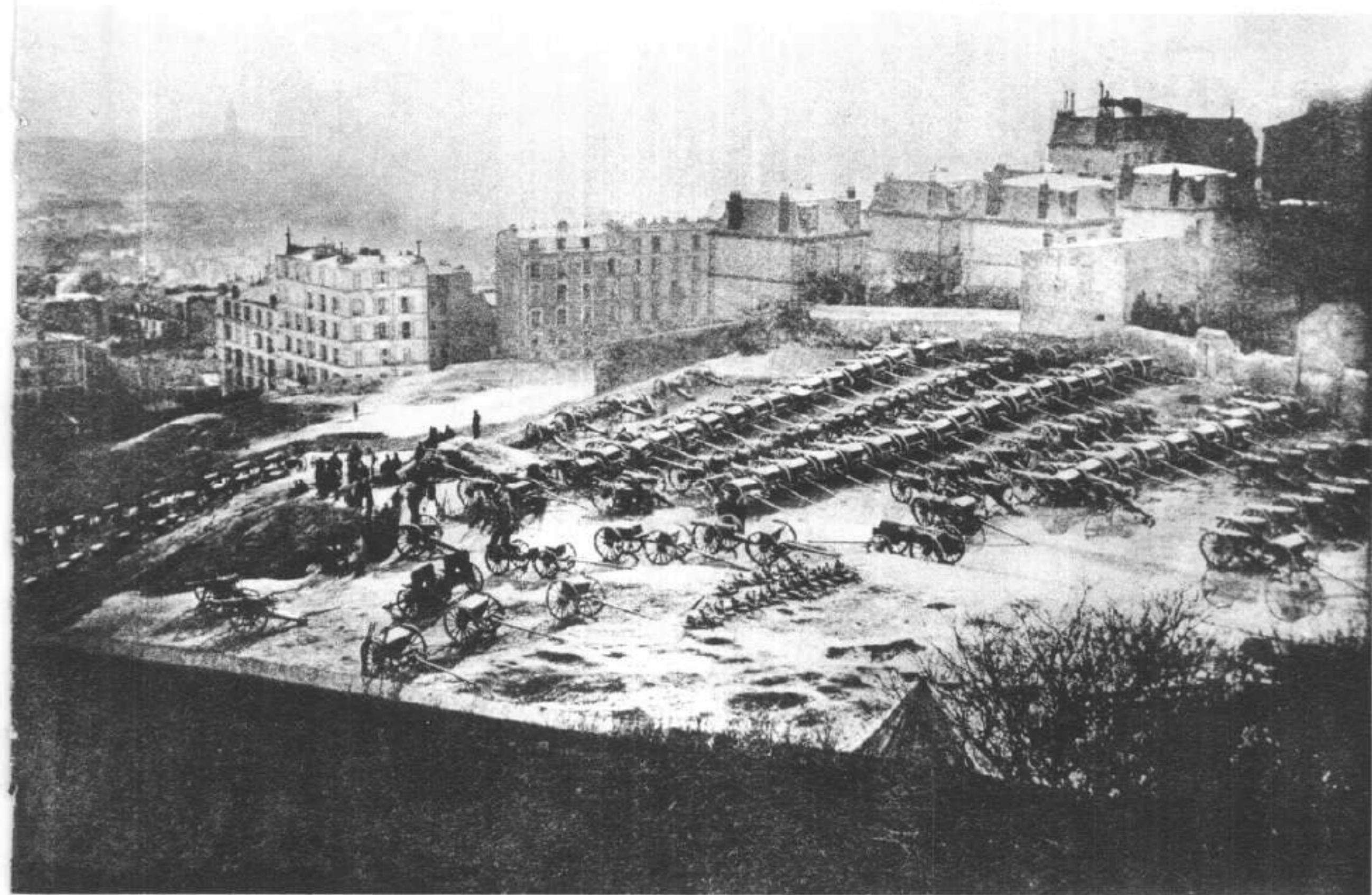
在巴黎革命的鼓舞下，里昂、马赛、圣太田等著名工业城市都先后成立了公社。公社的革命事业得到了全体法国人民的支持。

在工人的巴黎，革命的临时政府就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主要由一些工人和革命者组成，其中有些人是第一国际的成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完全掌握了巴黎。

反动统治阶级决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必然要进行垂死挣扎。3月18日后，梯也尔及其党羽逃往反动巢穴——凡尔赛，聚集力量，准备反扑。3月22日和24日，反革命分子举行示威，妄图夺回他们已经丧失的政权。国民自卫军中

央委员会领导工人武装给予迎头痛击，坚决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粉碎了反革命分子的阴谋。

3月18日，“公社万岁！”的吼声震撼了欧洲，震撼了全世界。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资产阶级反动政府数月以来处心积虑地企图镇压工人运动。“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马克思）于是，梯也尔发动了内战。3月18日清晨，他派遣反动军队袭击蒙马特尔高地，打伤了国民自卫军哨兵，妄图夺走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和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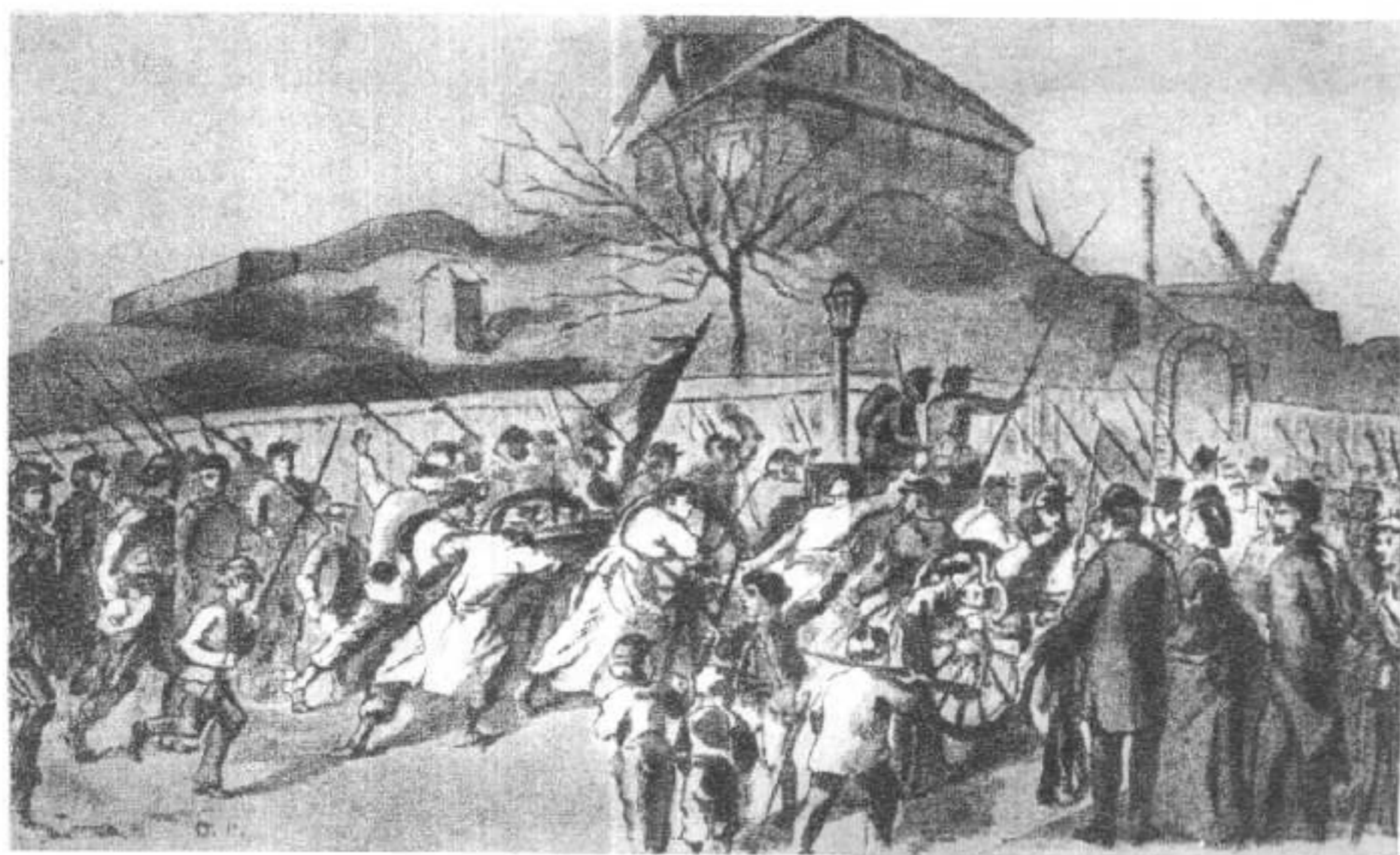
这是蒙马特尔高地上工人武装的强大阵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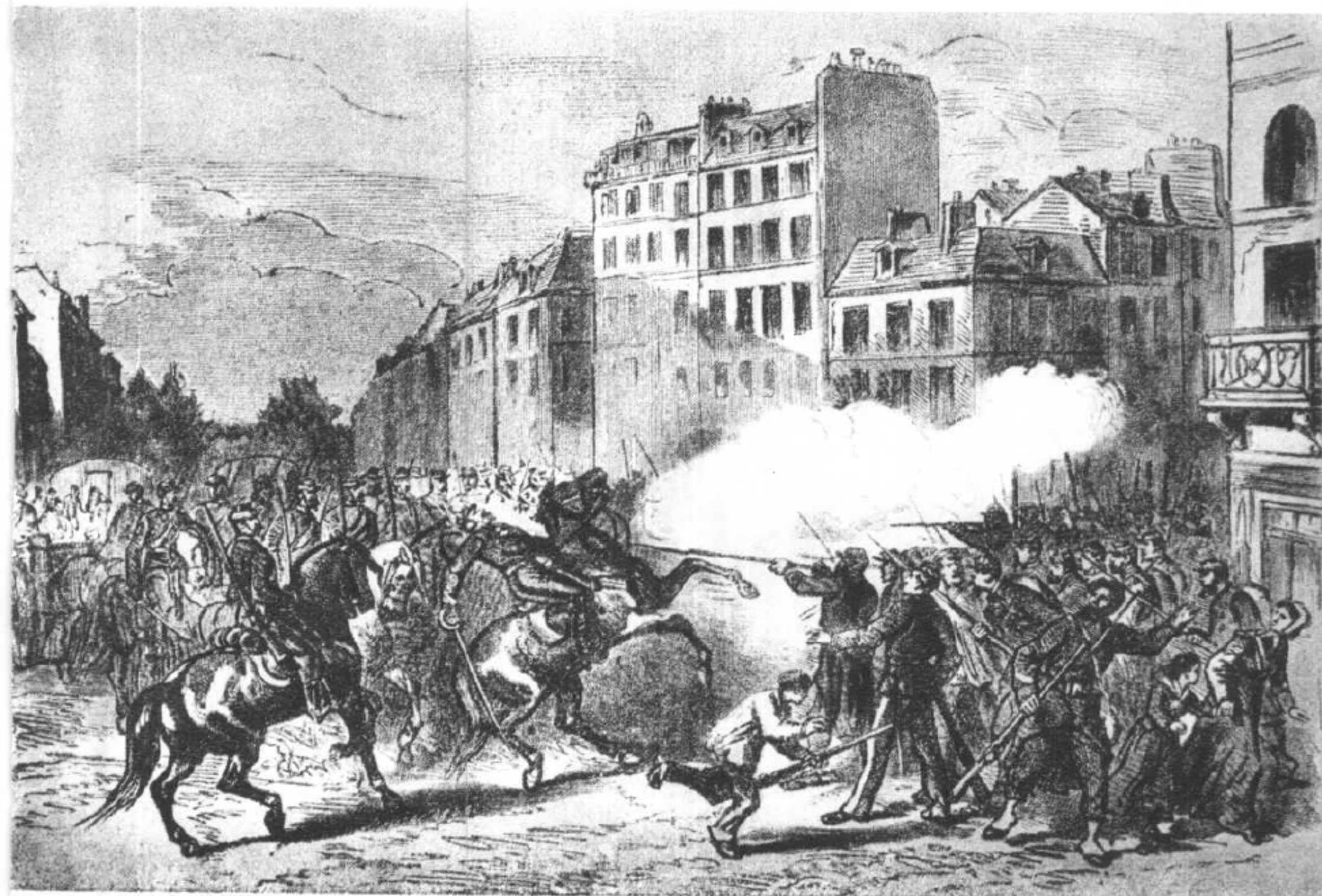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马克思）警觉的劳动妇女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这时，工人区里擂起战鼓，敲响警钟。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搏斗，工人们夺回大炮，缴获枪枝，迫使反革命军队惨败而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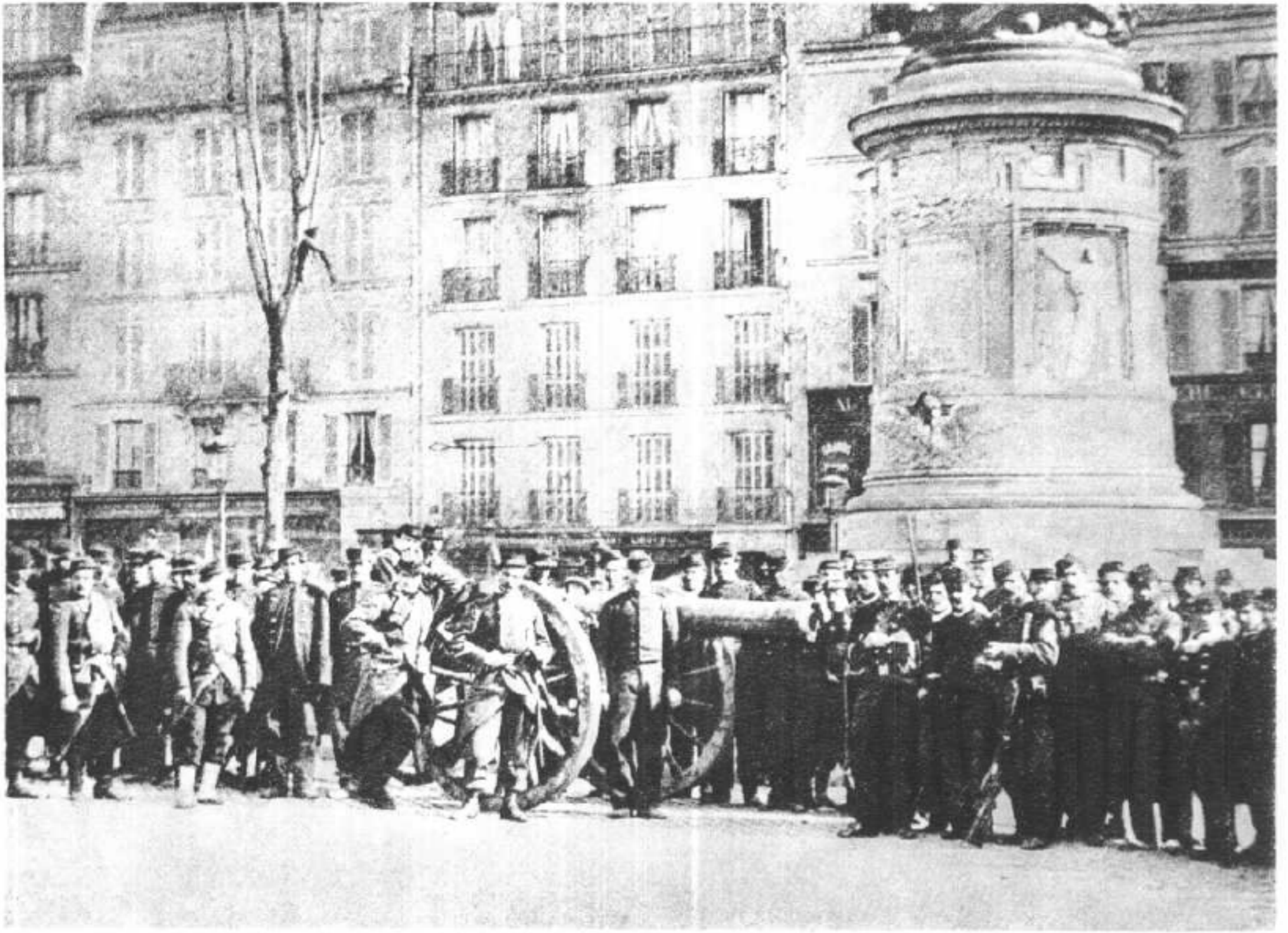
上图为工人们夺回大炮的情景。

下图为武装的群众将夺回的大炮运回蒙马特尔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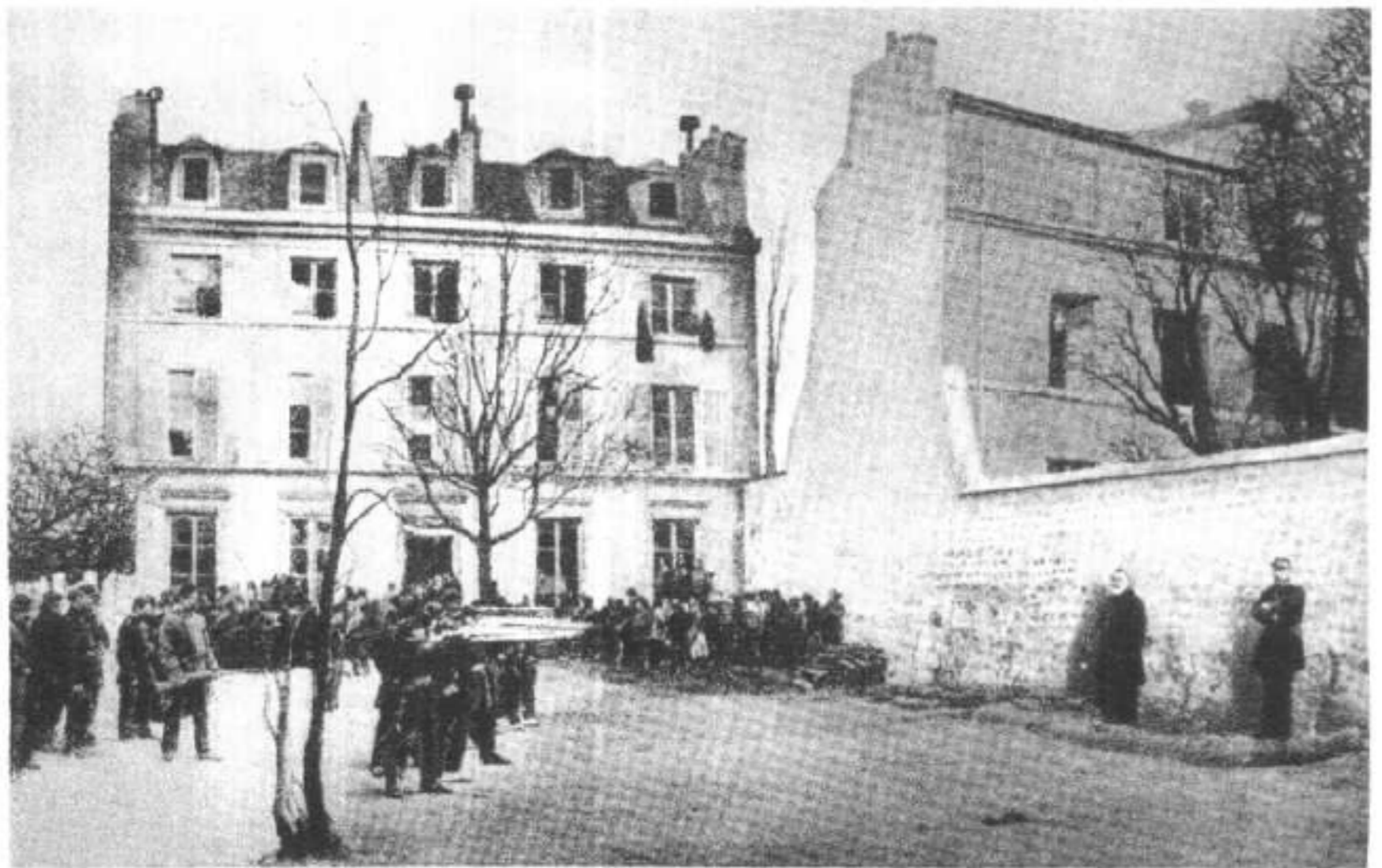


争夺大炮的斗争十分激烈。在皮加尔广场上，凡尔赛匪帮的上尉军官砍伤国民自卫军战士。起义者开火还击，枪声响时，上尉落马。起义者打败反动军队和宪兵，取得了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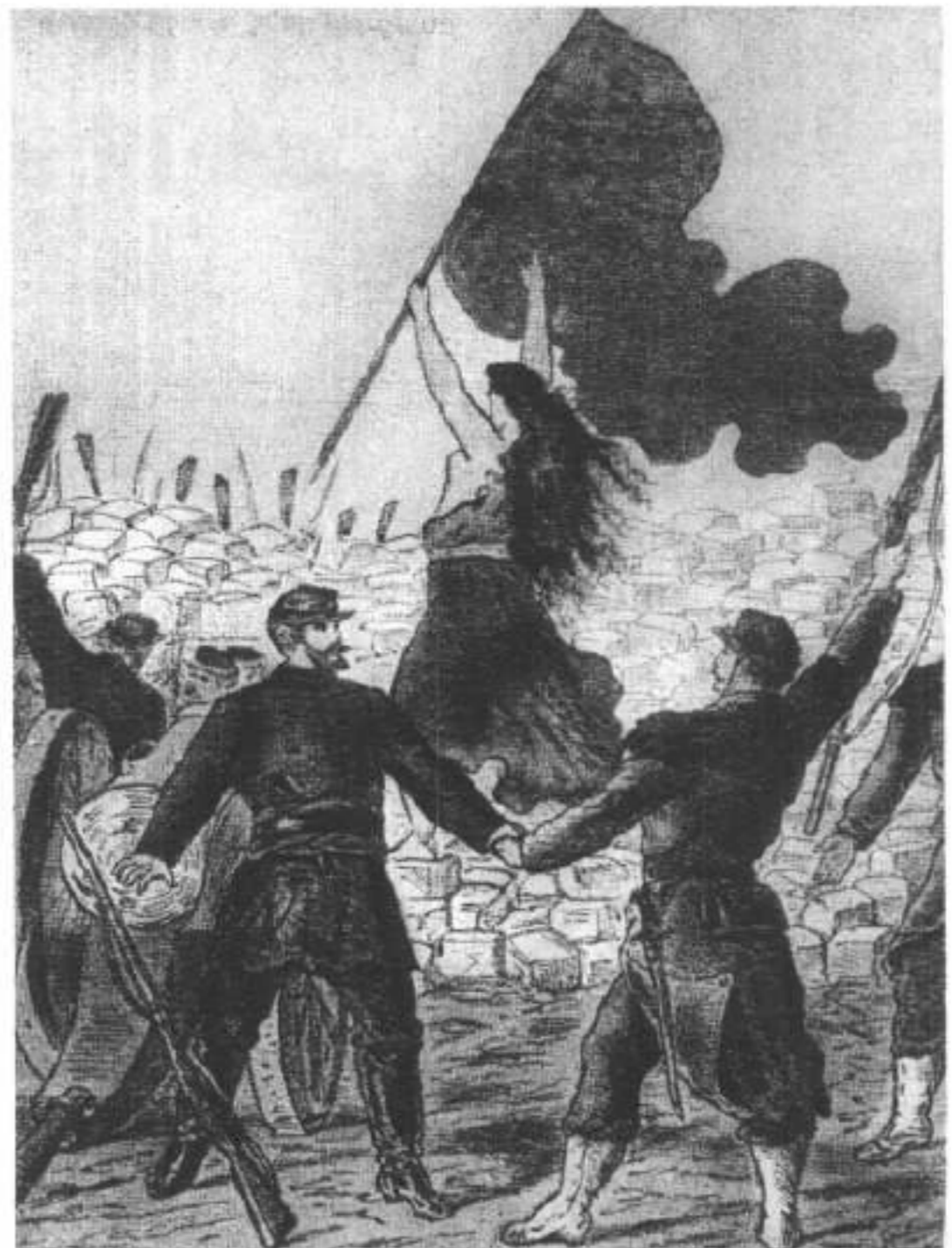
大炮夺回了，敌人逃走了，武装的工人怀着胜利的喜悦在大炮旁合影。

起义群众枪决勒康特和托马两名反动将军。他们昔日血债累累，今晨又下令屠杀群众，现在得到应有的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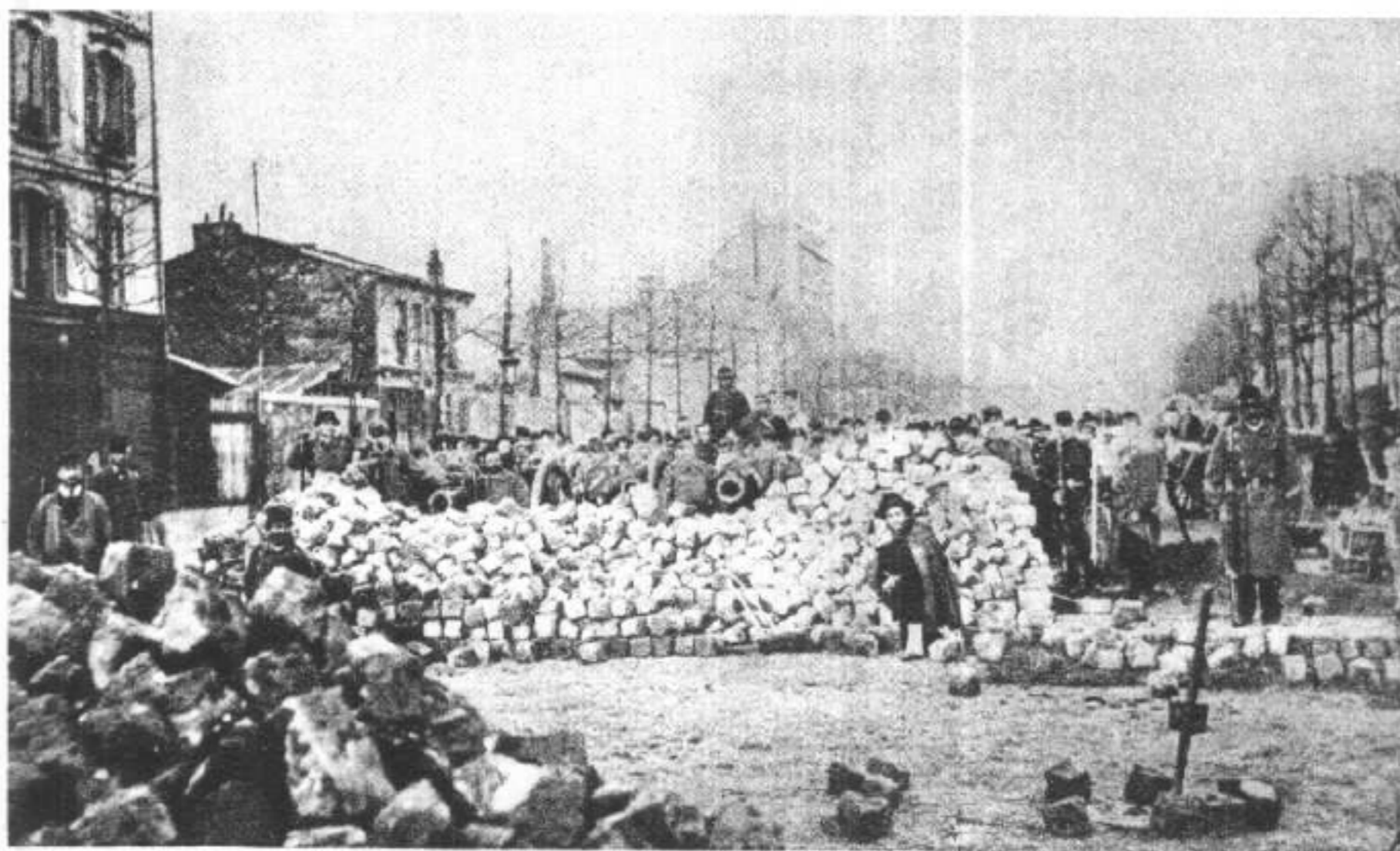




起义开始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组织革命武装乘胜追击，国民自卫军占领市政厅，控制了整个巴黎。市政厅上空红旗飘扬，巴黎的无产者意气风发。市政厅前街垒如群山，枪炮似森林，起义工人在这里汇集成战斗的洪流。



红旗在巴黎街垒上迎风招展。来自各区的国民自卫军战士手挽手，肩并肩，热烈欢呼3月18日革命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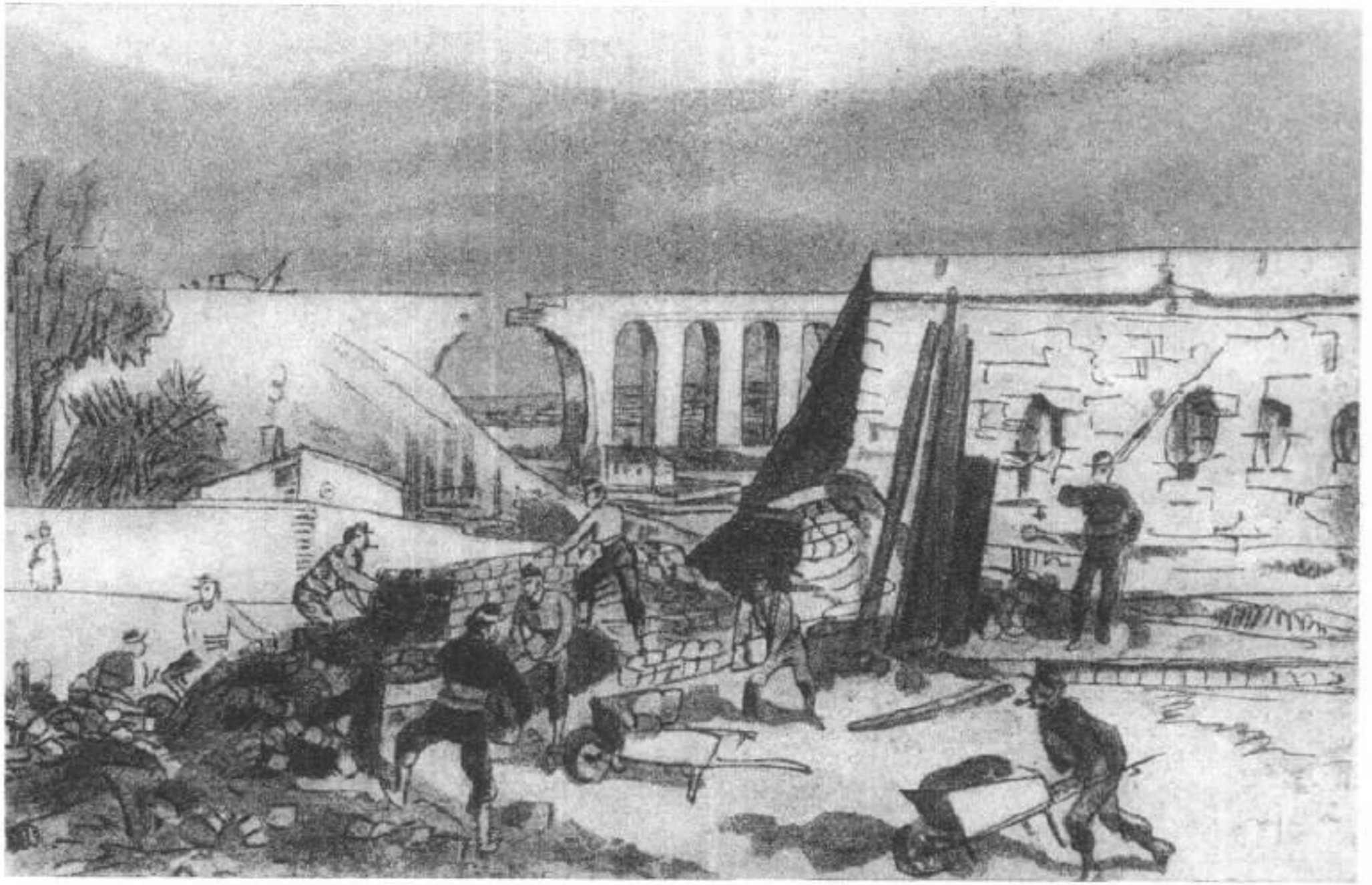
18日下午，起义者迅速加强武装，他们掘起路砖，修建街垒，随时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



巴弗罗瓦街上高大的街垒。

梯也尔、法夫尔等反动政府成员狼狈逃窜。他们在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建立起反革命巢穴，妄图卷土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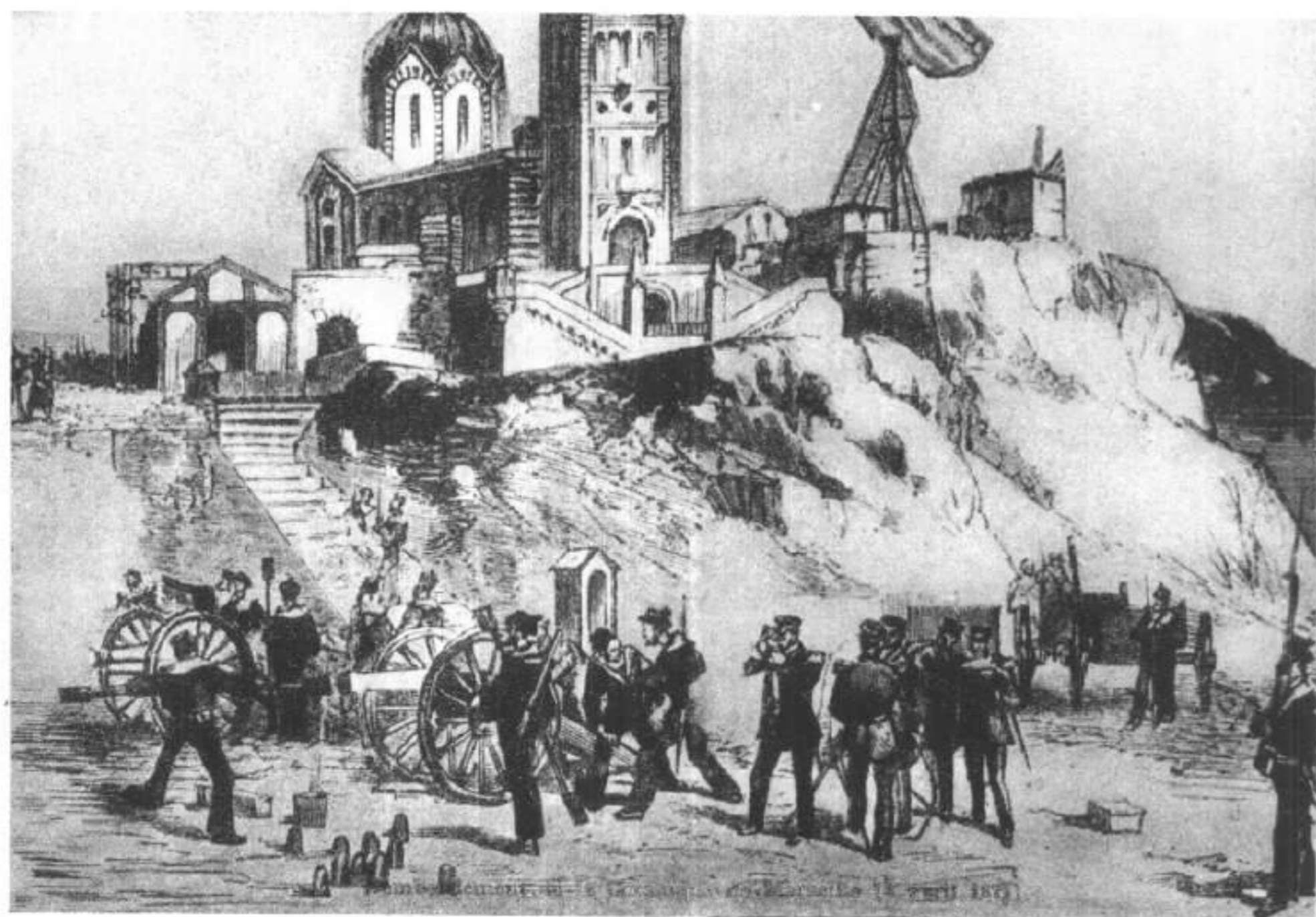
3月19日，巴黎工人继续建造街垒。这是一座规模较大的街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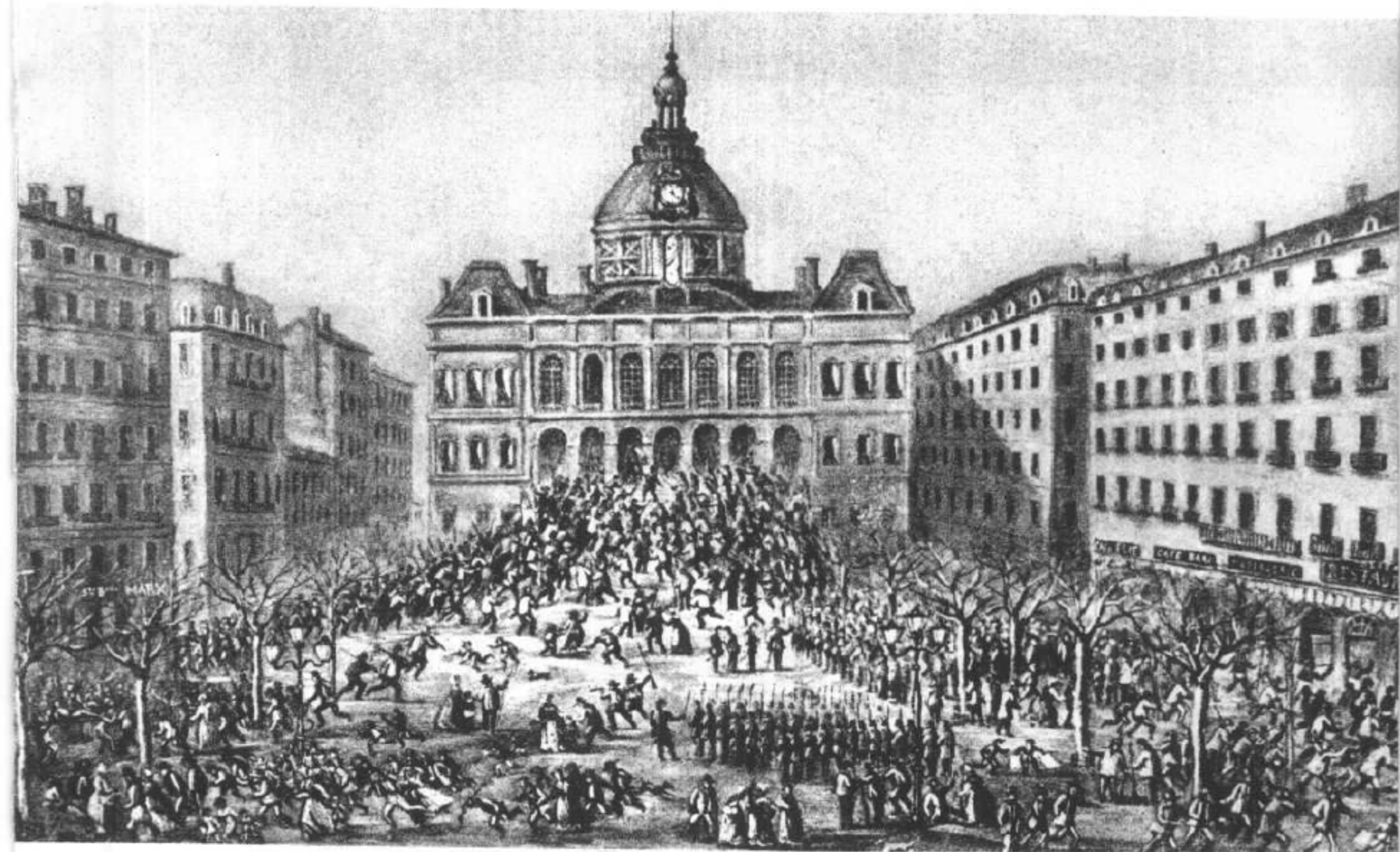
参加建造街垒的群众越来越多，新的街垒迅速增加。巴黎街头一片战斗的繁忙景象。



巴黎的革命得到各地工人的响应。3月22日，里昂工人宣布成立公社。图为里昂市政厅前的战斗。



3月23日，马赛工人宣布成立公社。图为当时的战斗情景。



3月24日，圣太田公社成立。
公社战士们夺取了市政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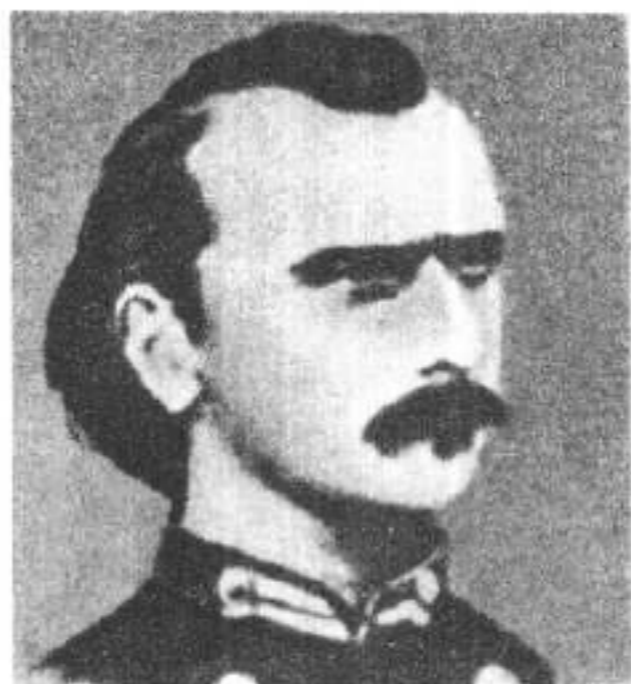


里昂（左）和马赛（中
后）的人民行动起来，支援
巴黎（右）的斗争（宣传
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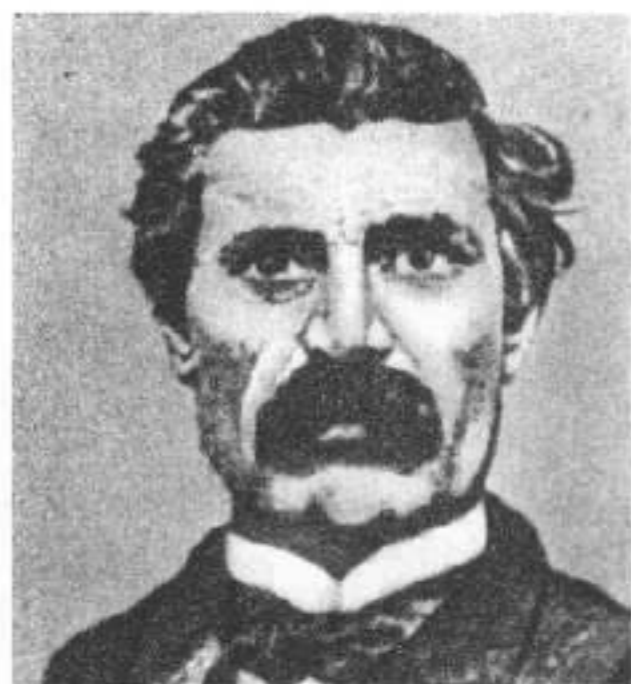
革命临时政府——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



亚 西



比 约 雷



费 拉



茹 尔 德



龙 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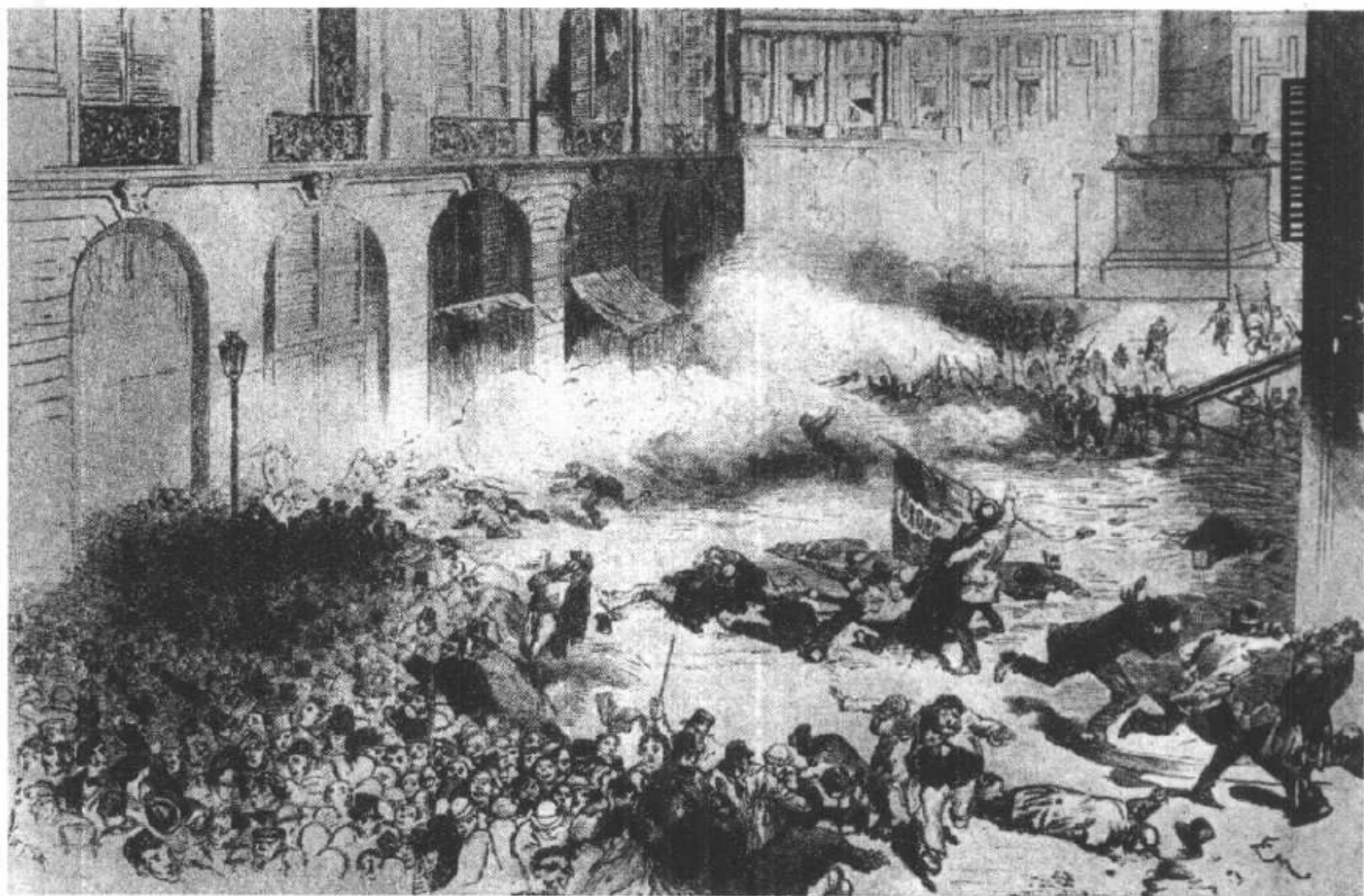


邦 迪



瓦 尔 兰

“3月18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这个革命的临时政府就是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由亚西、比约雷、费拉、茹尔德、龙格、邦迪、瓦尔兰等人组成。



敌人决不甘心自己的垮台。3月22日，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和平示威”的幌子下，手执刀枪进攻国民自卫军。巴黎工人武装给予坚决的回击。

这是3月22日反革命示威的下场。但是斗争并未停止，24日，海军上将赛塞等反革命分子再次举行武装示威。这次示威也遭到了同样的失败。

四 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

3月28日，由选举产生的巴黎公社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呼声中宣告成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光荣地诞生了。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马克思）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公社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废除了常备军，代之以武装的人民。摒弃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将立法和行政结合在一起。取消了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和官吏的特权，规定一切公职人员都由选举产生，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更换，并规定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

在保护工人阶级利益、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方面，公社进行了大量工作：接管逃亡业主的企业，废除面包房工人夜工制，禁止对工人无理扣款和罚金，规定延期缴付巴黎被围时期的房租，征用富人的住宅并交给贫苦住户使用，勒令当铺将典当的小件物品无偿地归还原主。

公社“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马克思），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它还下令拆毁象征沙文主义的旺多姆广场的圆柱，并将此地改名为国际广场。

为了保卫和巩固革命成果，公社采取一些措施镇压反革命，如：逮捕罪大恶极分子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查封反革命报刊，将一切与凡尔赛政府勾结的人送交法庭审讯和作为人质加以监禁。

公社奇迹般地改造了巴黎。昔日资本家的乐园，今天成为劳动者的天下。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创举，他们在整个公社期间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怀和支持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公社所犯的错误，预见公社将遭受失败，但他们仍然认为这次革命是法国工人阶级最光荣的业绩，并以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保卫公社的战斗。各国人民大力支援公社的斗争，旅居巴黎的各国无产阶级战士积极投入了保卫公社的战斗，共同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3月26日，巴黎人民选举公社委员会。28日宣布公社成立。



3月28日，二十多万群众来到巴黎市政厅广场，庆祝公社的诞生。当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宣布公社成立时，“公社万岁！”的欢呼声胜过大海的波涛。阳光灿烂，红旗夺目，军乐高奏，礼炮齐鸣，公社委员会和广大群众共同庄严宣誓：为保卫公社而勇敢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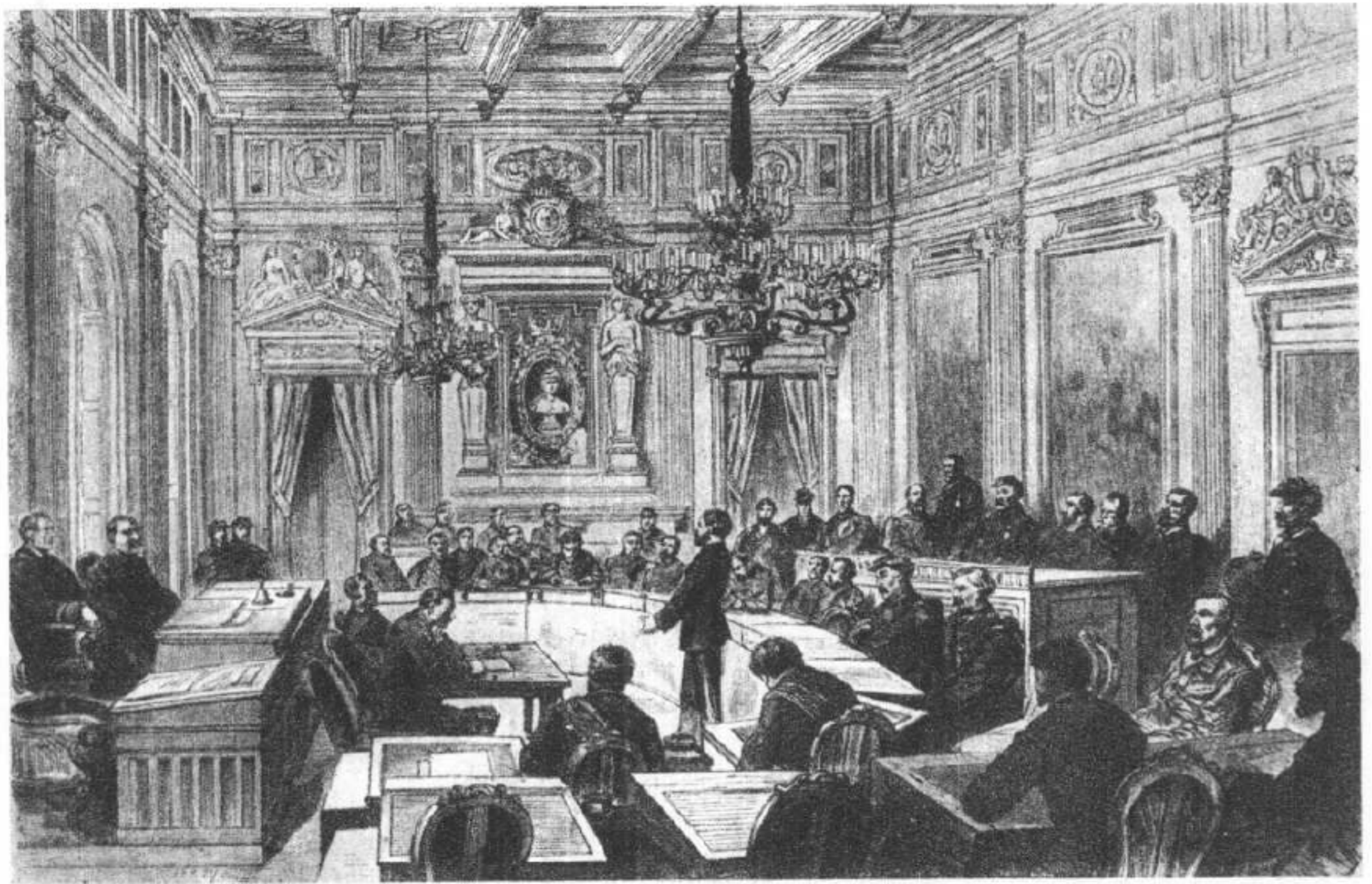
宣布公社委员会选举结果。



巴黎广大劳动群众热烈欢呼公社诞生。

选举公社当天夜晚贝尔维尔工人区的国民自卫军和群众举灯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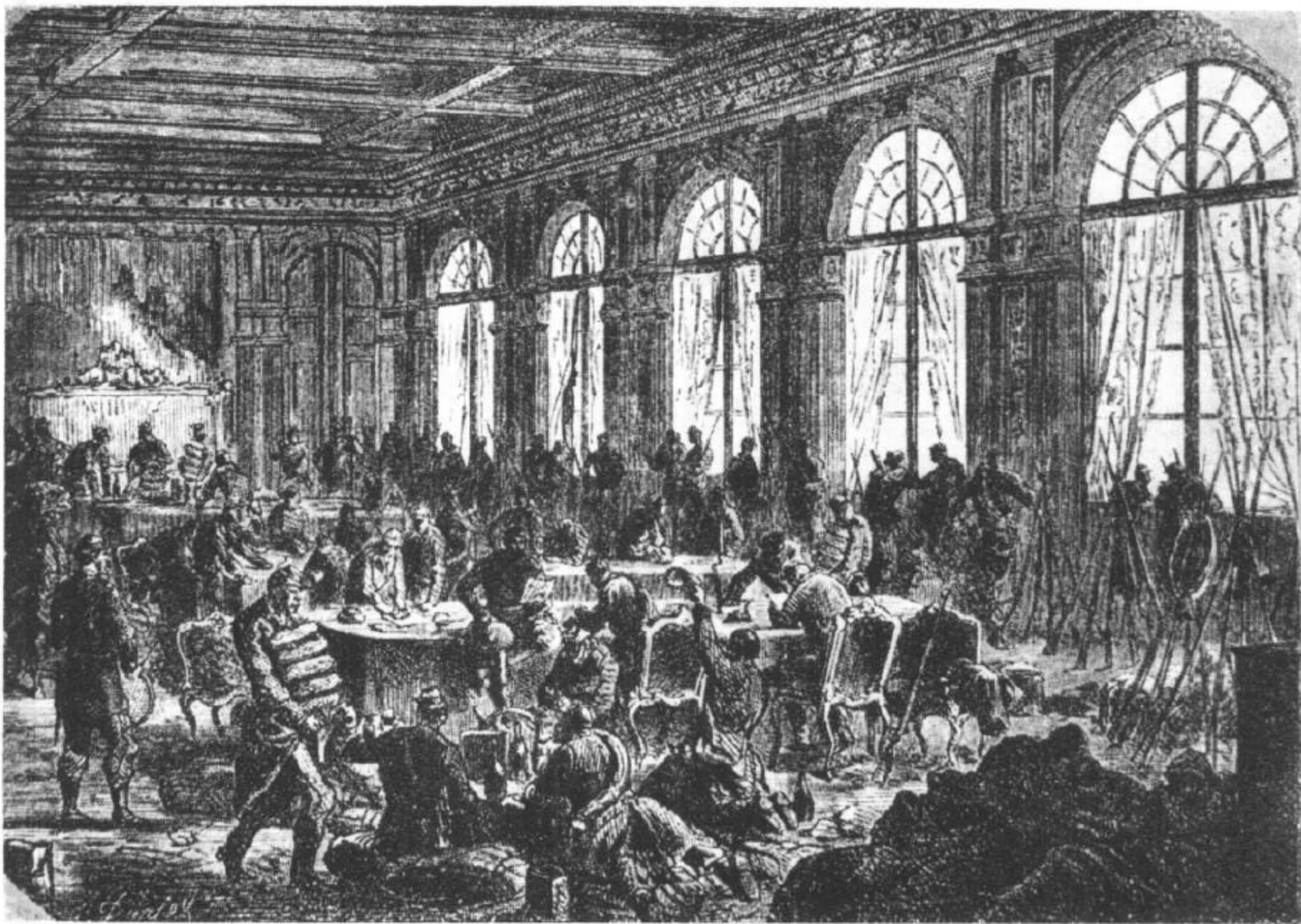


公社打破了奴役人民的资产阶级官僚机构，废除旧政府官员的一切特权。公社委员经常在市政厅内召开会议，研究问题，通过决议，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辛勤工作。

上图为公社委员开会的情景。

下图是公社委员会所在地巴黎市政厅的外景(1871年4月5日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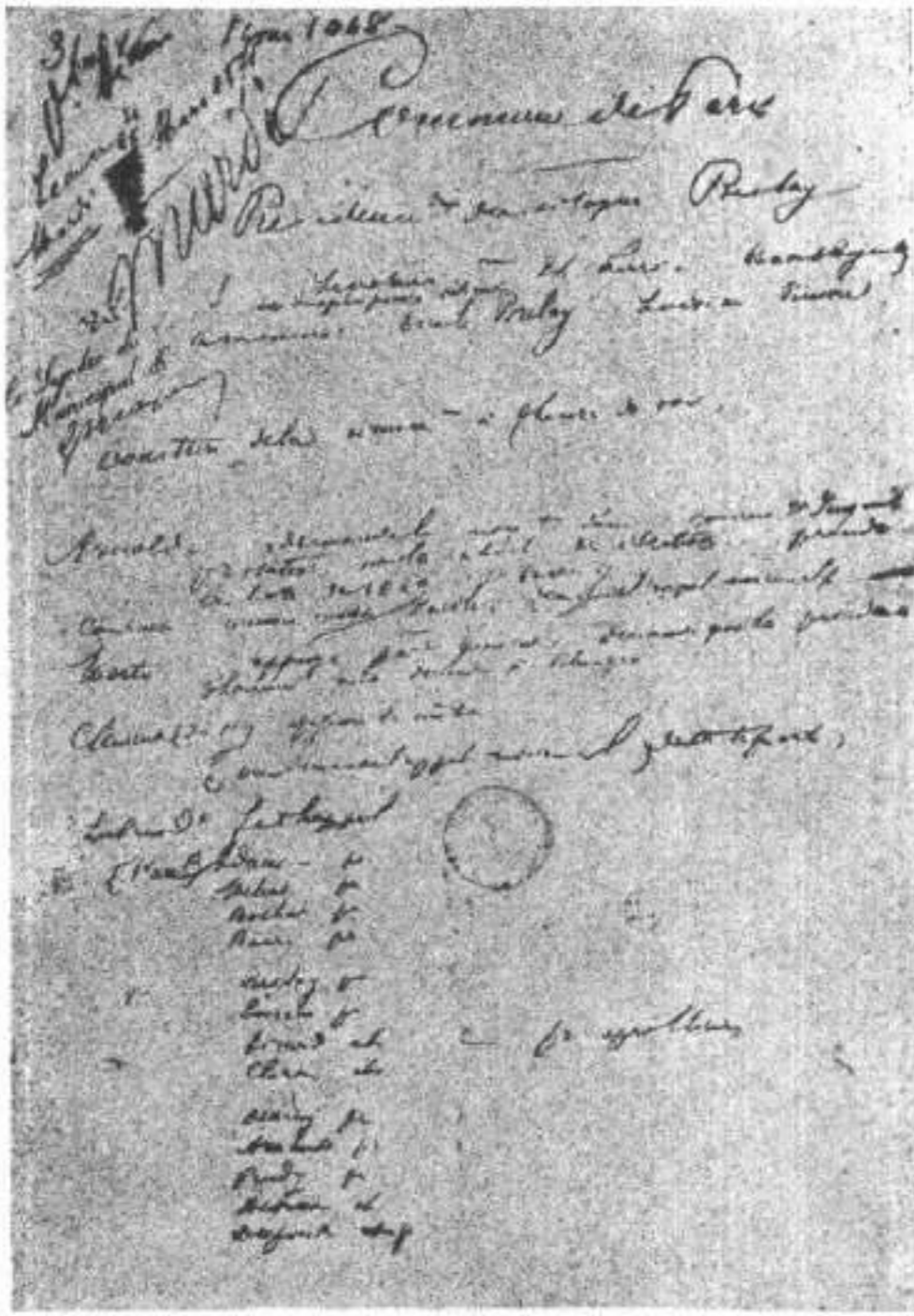


“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恩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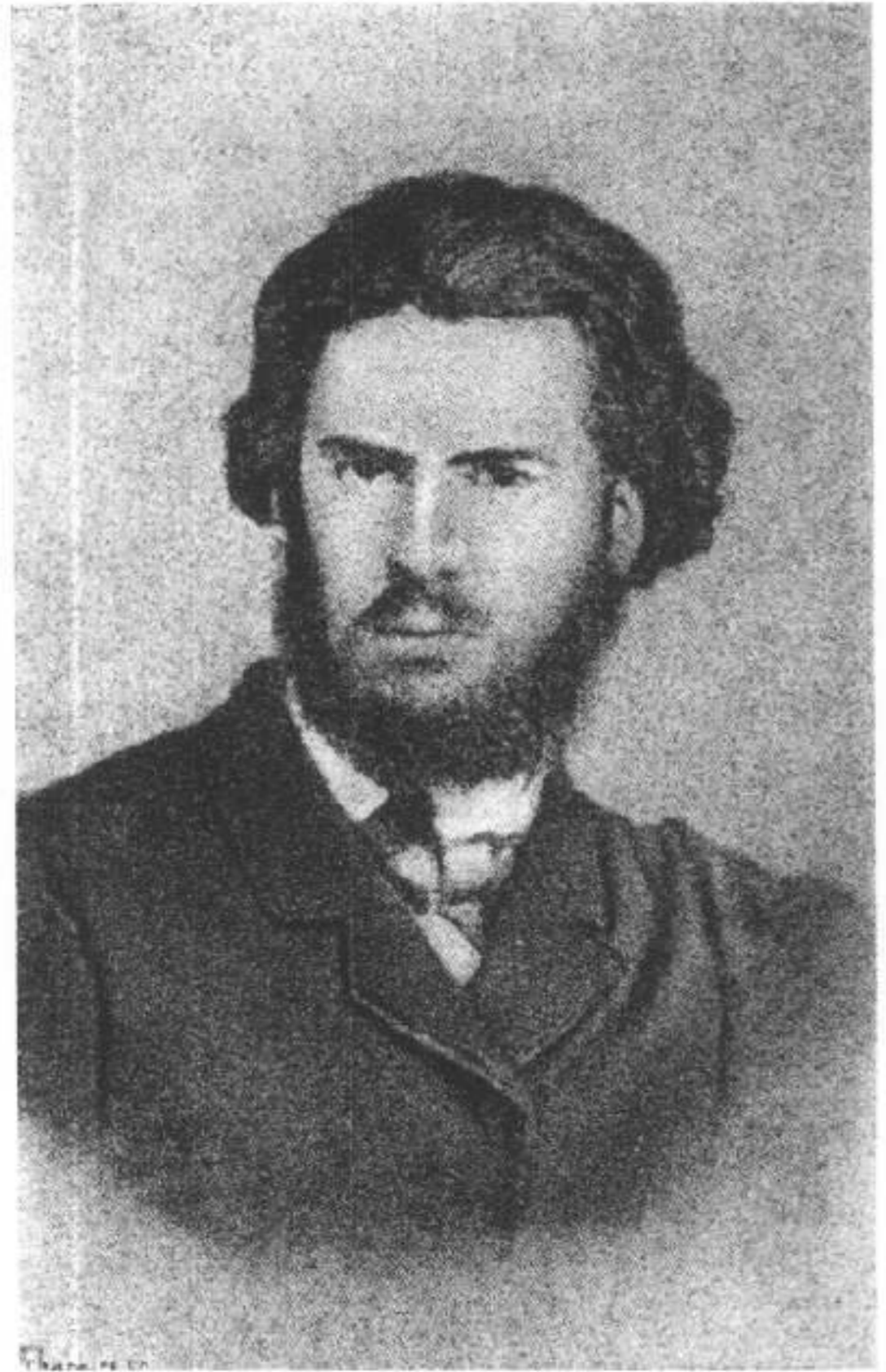
图为公社委员正在紧张地工作。



在市政厅中研究工作的六名公社委员和数名军官，公社委员为：克吕泽烈（左五）、邦迪（左六）、帕朗（左七）、皮阿（左九）、德勒克吕兹（左十一）和阿弗里阿（左十三）。阿弗里阿和邦迪皆为第一国际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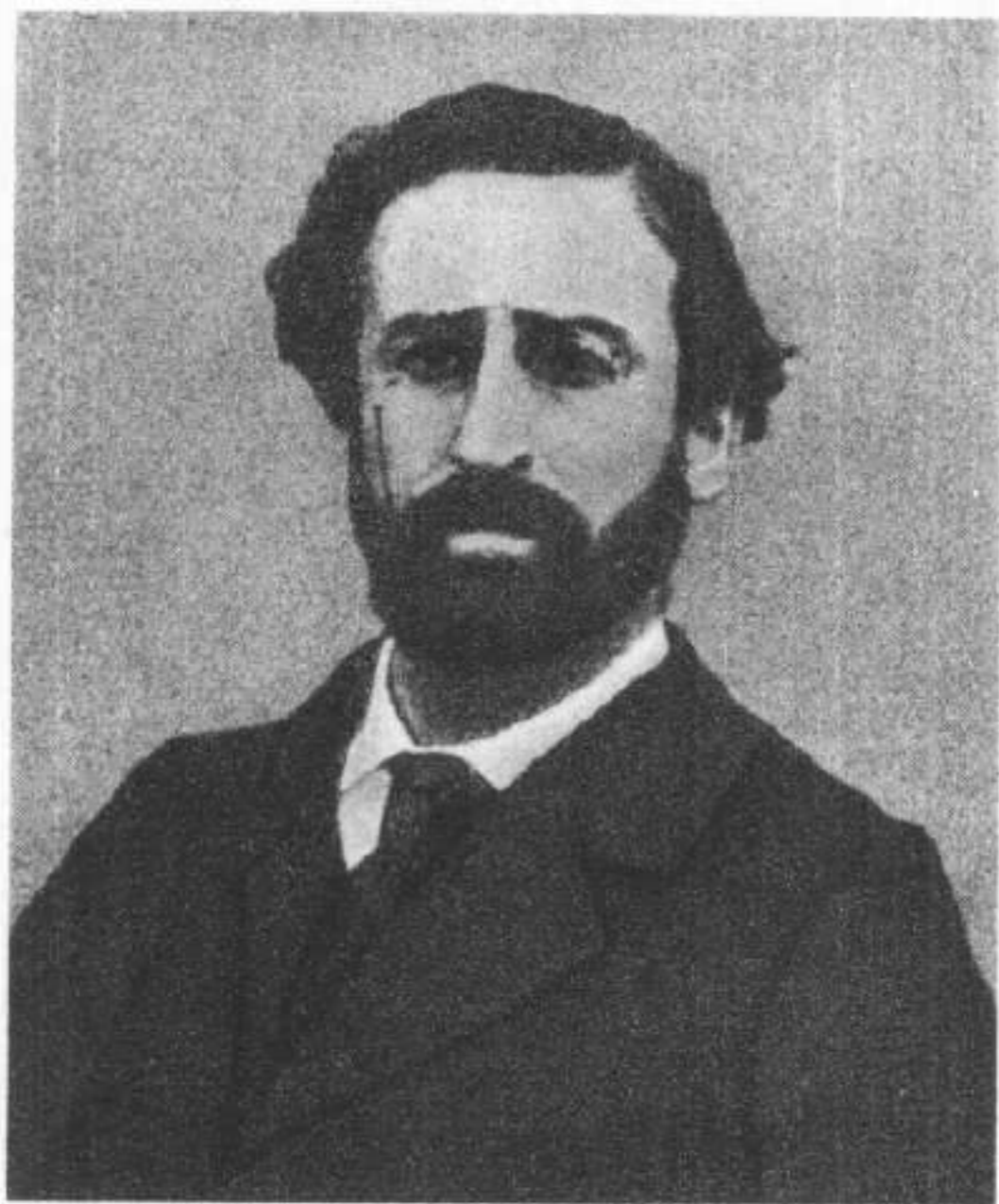
公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的第一页。



公社委员欧仁·瓦尔兰是公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任财政、军事等委员会委员，牺牲于5月28日。



公社委员拉乌尔·里果，国民自卫军驻警察公署代表，公社的治安委员会委员，公社总检察长，在“五月流血周”中牺牲。



公社委员泰奥菲尔·费烈，治安委员会委员，牺牲于公社失败之后。



公社委员古斯塔夫·弗路朗斯，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初被反动宪兵杀害。

RÉPUBLIQUE FRANÇAISE

N° 42 LIBERTÉ — ÉGALITÉ — FRATERNITÉ N° 12

COMMUNE DE PARIS

La Commune de Paris DÉCRÈTE :

- 1° La conscription est abolie ;
- 2° Aucune force militaire, autre que la garde nationale, ne pourra être créée ou introduite dans Paris ;
- 3° Tous les citoyens valides font partie de la garde nationale.

Hôtel-de-Ville, le 29 mars 1871.

LA COMMUNE DE PARIS.

l'IMPRIMERIE NATIONALE. — Mars 1871.

公社成立后的第一道法令（3月29日），就是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该法令明文规定：一、停止招募新兵。二、除国民自卫军外，不得在巴黎成立或调入任何武装部队。三、所有适合服役的公民都编入国民自卫军。

RÉPUBLIQUE FRANÇAISE

N° 41 LIBERTÉ — ÉGALITÉ — FRATERNITÉ N° 41

COMMUNE DE PARIS

LA COMMUNE DE PARIS.

Considérant que le travail, l'industrie et le commerce ont supporté toutes les charges de la guerre, qu'il est juste que la propriété fasse au pays sa part de sacrifices,

DÉCRÈTE :

Art. 1^{er}. Remise générale est faite aux locataires des termes d'octobre 1870, janvier et avril 1871.

Art. 2. Toutes les sommes payées par les locataires pendant ces neuf mois seront imputables sur les termes à venir.

Art. 3. Il est fait également remise des sommes dues pour les locations en garni.

Art. 4. Tous les baux sont résiliables à la volonté des locataires, pendant une durée de six mois, à partir du présent décret.

Art. 5. Tous congés donnés seront, sur la demande des locataires, prorogés de trois mois.

(Un décret spécial règlera la question des intérêts hypothécaires.)

Hôtel-de-Ville de Paris, le 29 mars 1871.

LA COMMUNE D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 Mars 1871.

3月29日，公社公布关于免交房租的法令，规定：“住宅租户得将1870年10月至12月份，1871年1月至3月份，4月至6月份各季的房租一律免于缴纳。在这九个月内租户已付的全部房租抵作为将来各季的房租。”



根据公社决定，巴黎贫苦工人正在迁入逃亡的资产者的住宅。

RÉPUBLIQUE FRANÇAISE

N° 43

LIBERTÉ — ÉGALITÉ — FRATERNITÉ

N° 43

COMMUNE DE PARIS

La Commune de Paris DÉCHÈTE :

ARTICLE UNIQUE.

La vente des objets déposés au Mont-de-Piété est suspendue.

Hôtel-de-Ville, le 29 mars 1871.

LA COMMUNE DE PARIS.

3月29日，公社公布关于当铺的法令，规定：“抵押在当铺的物品暂停出售。”





根据公社决定,从5月12日起,将当铺中的铁钻、铁锤、钳子和缝纫机等生产工具归还给劳动群众。

La Commune de Paris,

Considérant :

Que jusqu'à ce jour, les emplois supérieurs des services publics, par les appointements élevés qui leur ont été distribués, ont été recherchés et accordés comme places de faveur;

Considérant :

Que dans une République réellement démocratique, il ne peut y avoir ni sinécure ni exagération de traitement;

DÉCRÈTE :

Article unique. Le maximum de traitement des employés aux divers services communaux est fixé à six mille francs par an.

Hôtel-de-Ville, 2 avril 1871.

La Commune de Paris.

4月1日,公社决定: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该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并规定最高薪金每年不得超过六千法郎。

公社为了保护工人身体健康,禁止面包房开夜工。4月27日,公社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由弗兰克尔签署发表法令:“面包房的工作不得在清晨五时以前开始。”

RÉPUBLIQUE FRANÇAISE
LIBERTÉ — ÉGALITÉ — FRATERNITÉ
N° 212
COMMUNE DE PARIS
MINISTÈRE DES TRAVAUX PUBLICS

Après avoir consulté les boulangers, patrons et ouvriers,
Le délégué au département du Travail et de l'Échange

ARRÊTE :

ARTICLE UNIQUE. Le travail dans les boulangeries ne pourra commencer avant 5 heures du mat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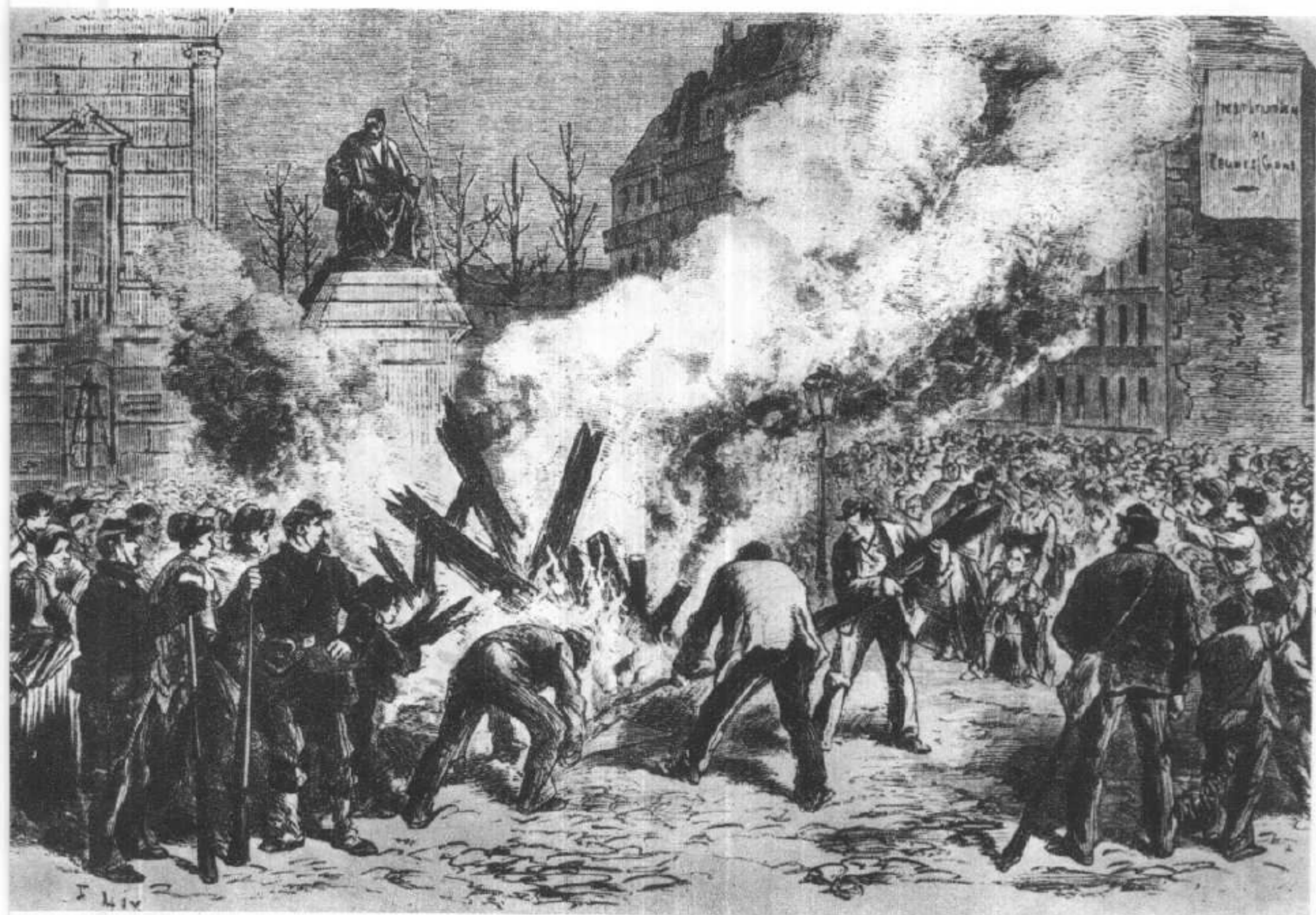
Paris, le 27 avril 1871.

Le Délégué, membre de la Commune,
LEO FRANKEL.

• IMPRIMERIE NATIONALE — 1871.



公社时期，巴黎居民不再忍饥挨饿，他们得到了面包。



4月6日，公社战士们在伏尔泰广场上焚烧了断头机——反动统治阶级用来屠杀人民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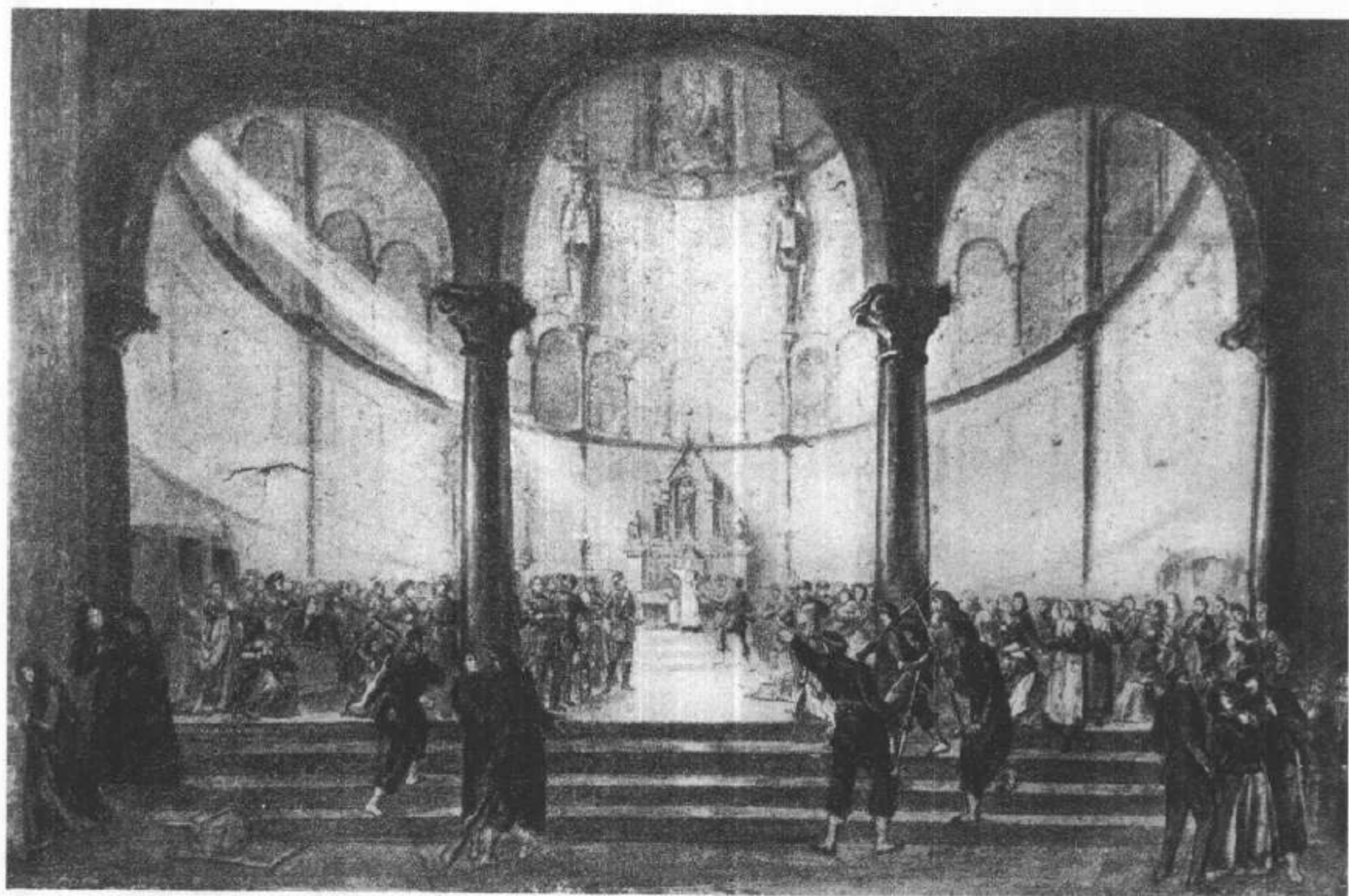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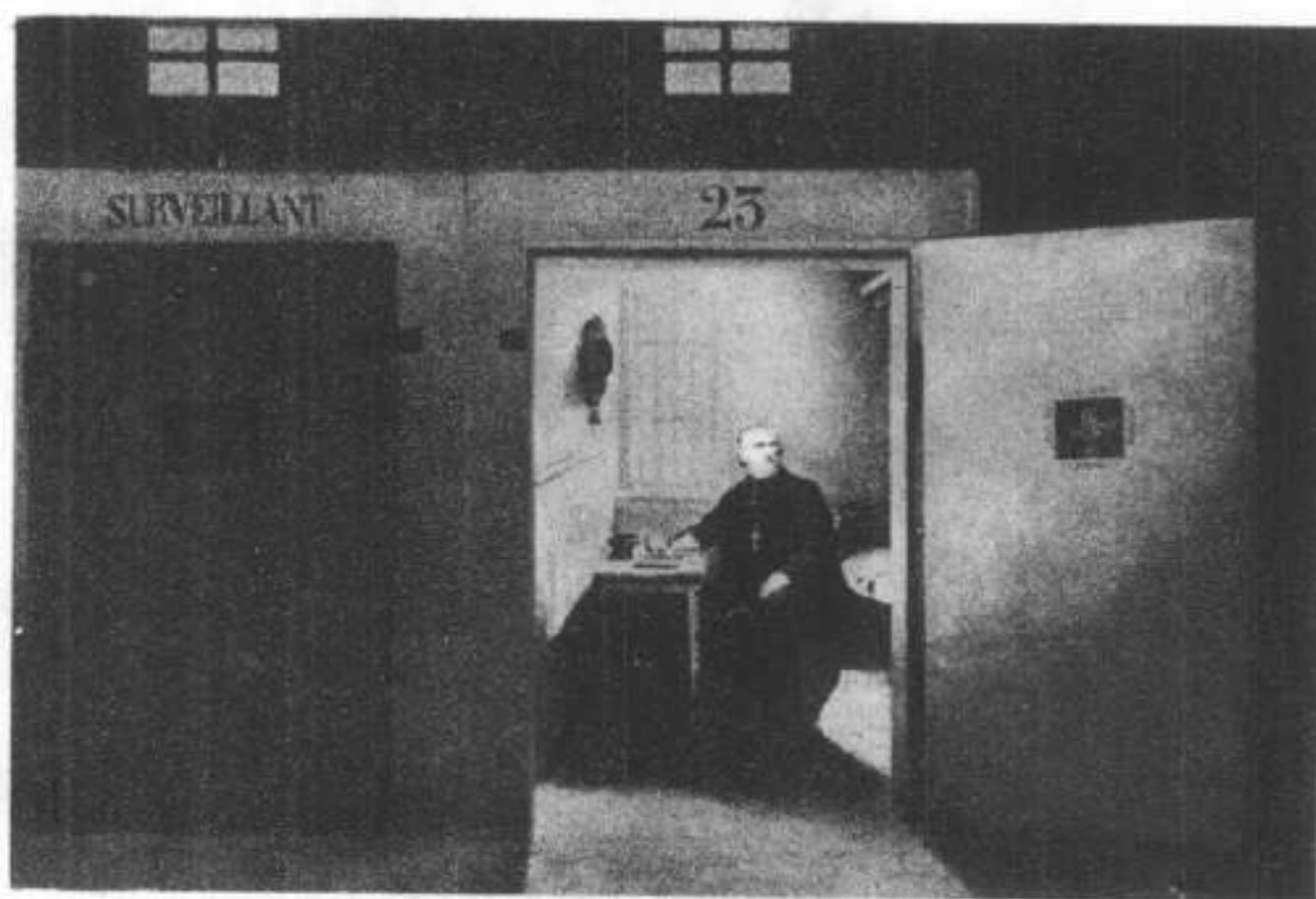
5月10日，公社救国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查封梯也尔的动产”，“梯也尔的住宅应予拆除”。图为公社战士正在拆除梯也尔在圣乔治广场的住宅。



巴黎公社对反革命实行专政。公社战士在没收街上出售的反革命报刊。



4月2日，公社颁布关于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法令，并没收反动教会的财产。公社战士正在搜查一所教堂。



反革命头目巴黎大主教被监禁在公社的狱中。



这是公社战士使用的烟罐。公社战士头上戴的红色腓尼基帽沉重地压在教士的身上，象征着革命对于宗教的批判。

République Française

LIBERTÉ — ÉGALITÉ — FRATERNITÉ

SOLIDARITÉ

ÉCOLES LAÏQUES

CITOYENS.

Jusqu'ici, les Écoles congréganistes n'ont servi que les causes monarchiques; la République ne peut prêter assistance à des institutions dont le principe même est la négation de tout progrès. Enseignement laïque gratuit, obligatoire, tel est le programme dans lequel la Révolution doit se renfermer; tel est celui de la Délégation Communale du 2^e arrondissement.

Voici ce que seront nos Écoles, si nos vues sont comprises et nos intentions secondées.

Absolument convaincus de la nécessité urgente qu'il y a de préparer une génération saine et forte, pouvant utiliser victorieusement au jour les résultats de la Révolution, nous entendons constituer l'enseignement véritable: l'enseignement qui, dans le domaine de la science, ne s'inspire que des faits constatés, indiscutables, sortis purs et sans alliage du creuset de la raison humaine, et suit, dans le domaine de la morale, les principes éternels de justice et de liberté qui font l'homme et le citoyen.

Ce ne serait pas assez toutefois de modifier, même aussi profondément, l'éducation de la jeunesse. Aussi dirigerons-nous nos efforts vers la réalisation de l'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

Que chaque enfant, de l'un ou l'autre sexe, ayant parcouru le cercle de ses études primaires, puisse sortir de l'École-Atelier possédant les éléments sérieux d'une ou deux professions manuelles: voilà notre but.

Tous nos efforts tendront à atteindre ce résultat car le dernier mot du progrès humain est en entier renfermé dans ce terme simple: Travail de tous pour tous.

Il faut que l'humanité arrive à la réalisation stricte de ce précepte, ancien comme les sociétés primitives et base de toute véritable égalité: «Celui qui ne travaille pas ne doit pas manger.»

LA DÉLÉGATION COMMUNALE DU 2^e ARRONDISSEMENT:

EUGÈNE POTTIER, A. SERRAILLIER,

JACQUES DURAND, J. JOHANNARD

Paris — Imprimerie L. BÉGIN, journal le Paris, 2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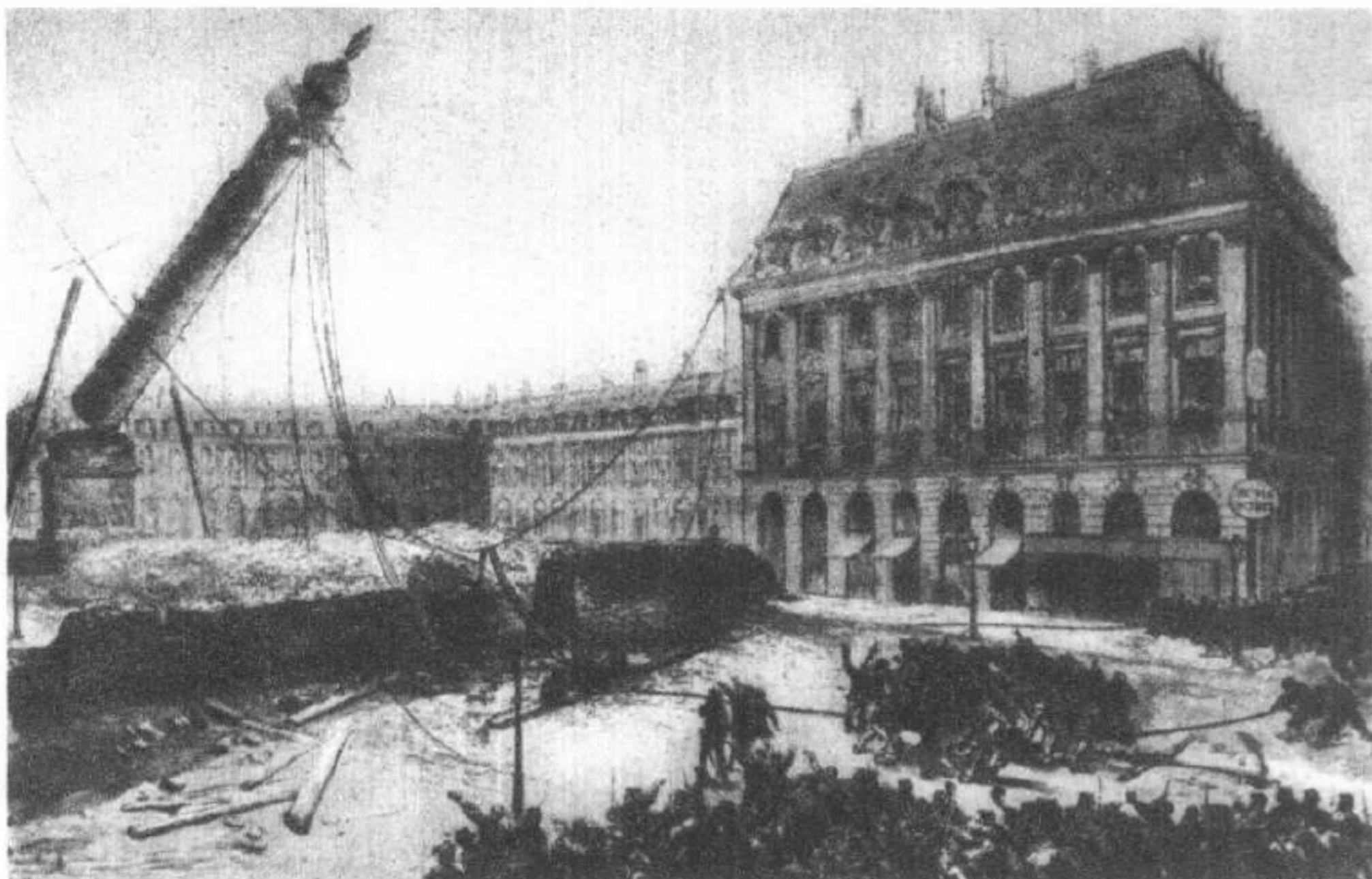
改革教育制度。这是由公社委员鲍狄埃和赛拉叶等署名的第二区公社代表团关于世俗学校的公告。它指出，“世俗的、免费的和义务的教育是革命应该遵循的纲领”。



公社委员、诗人欧仁·鲍狄埃，他于1871年6月创作了不朽诗篇——《国际歌》。



公社委员爱德华·瓦扬，教育代表，后被凡尔赛分子缺席判处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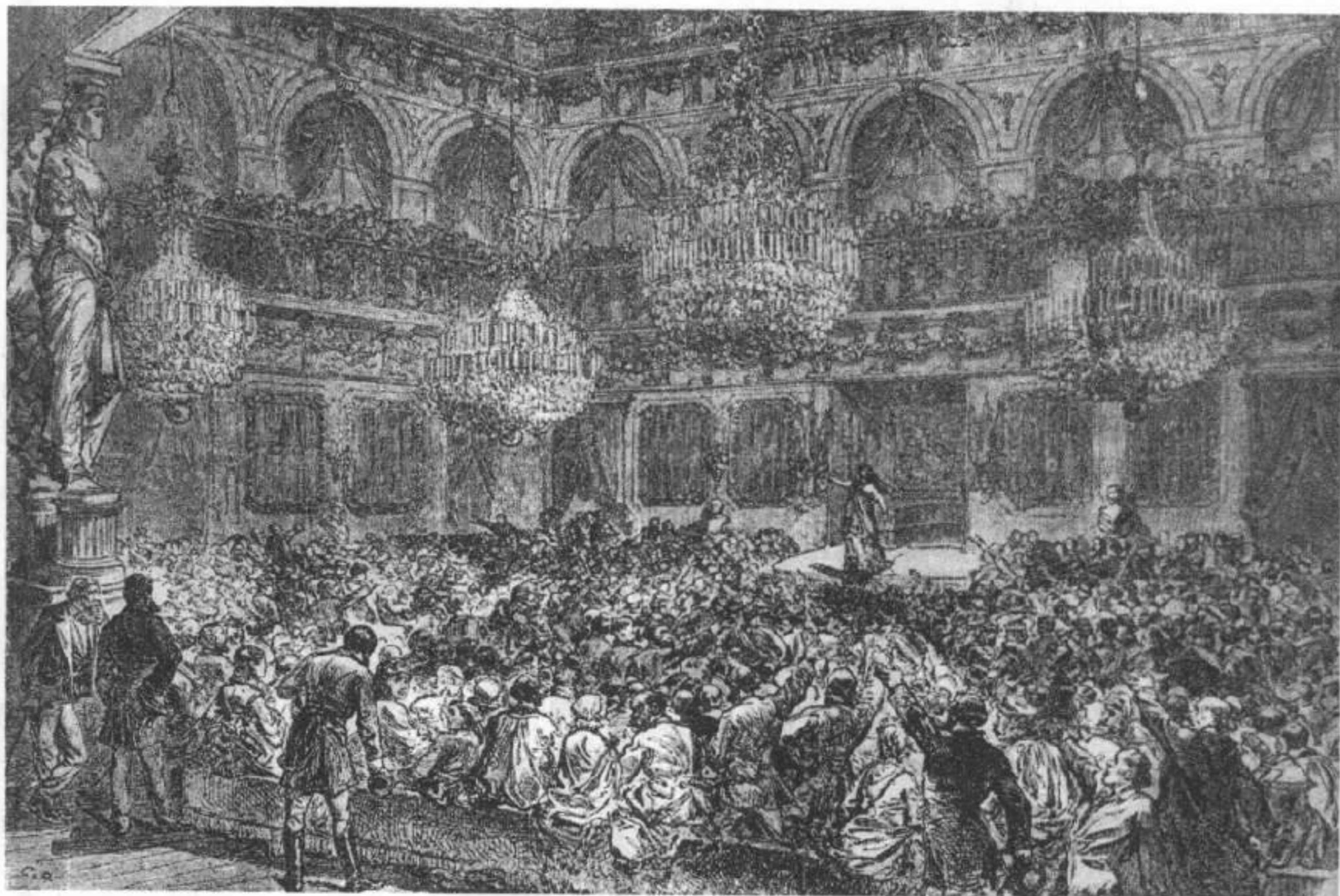
“4月12日，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上由拿破仑在1809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铸成的凯旋柱，因为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恩格斯）



毁掉旺多姆广场的圆柱后，部分公社战士合影留念。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马克思）图为当时发行的革命报刊。



公社时期具有革命内容的文艺演出。坐在杜伊勒里宫内的观众都是劳动群众。



公社时期，巴黎成立了许多革命俱乐部。群众在这里讨论问题，发表意见，充分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动性。左图为某个政治俱乐部正在开会。



这是设在日耳曼——奥
克罗瓦街的妇女俱乐部。



巴黎的劳动妇女“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她们积极参加政治生活，组织妇女队伍在街垒上救死扶伤，或手执刀枪和敌人搏斗。路易丝·米歇尔为第十八区警备委员会成员之一，曾多次参加当时的街垒战（图中）。波莱·曼克是第一国际的会员，也是公社时期著名的宣传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图右）。这是她们当时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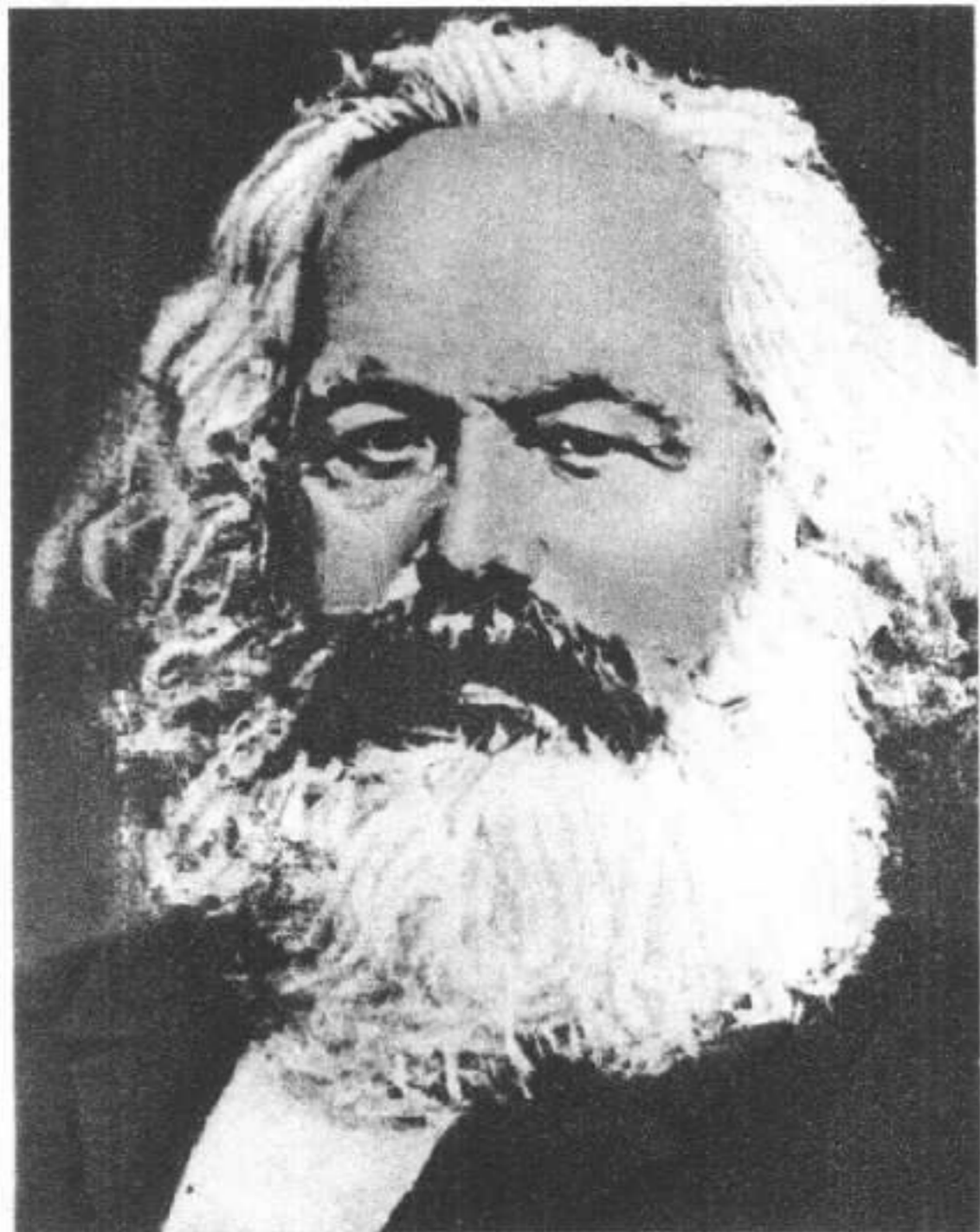


这是公社委员和公社将军艾米尔·爱德的妻子。她活跃在斗争第一线。公社战士们称她为爱德“女将军”。



公社战士的形象（速写画）。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社的巨大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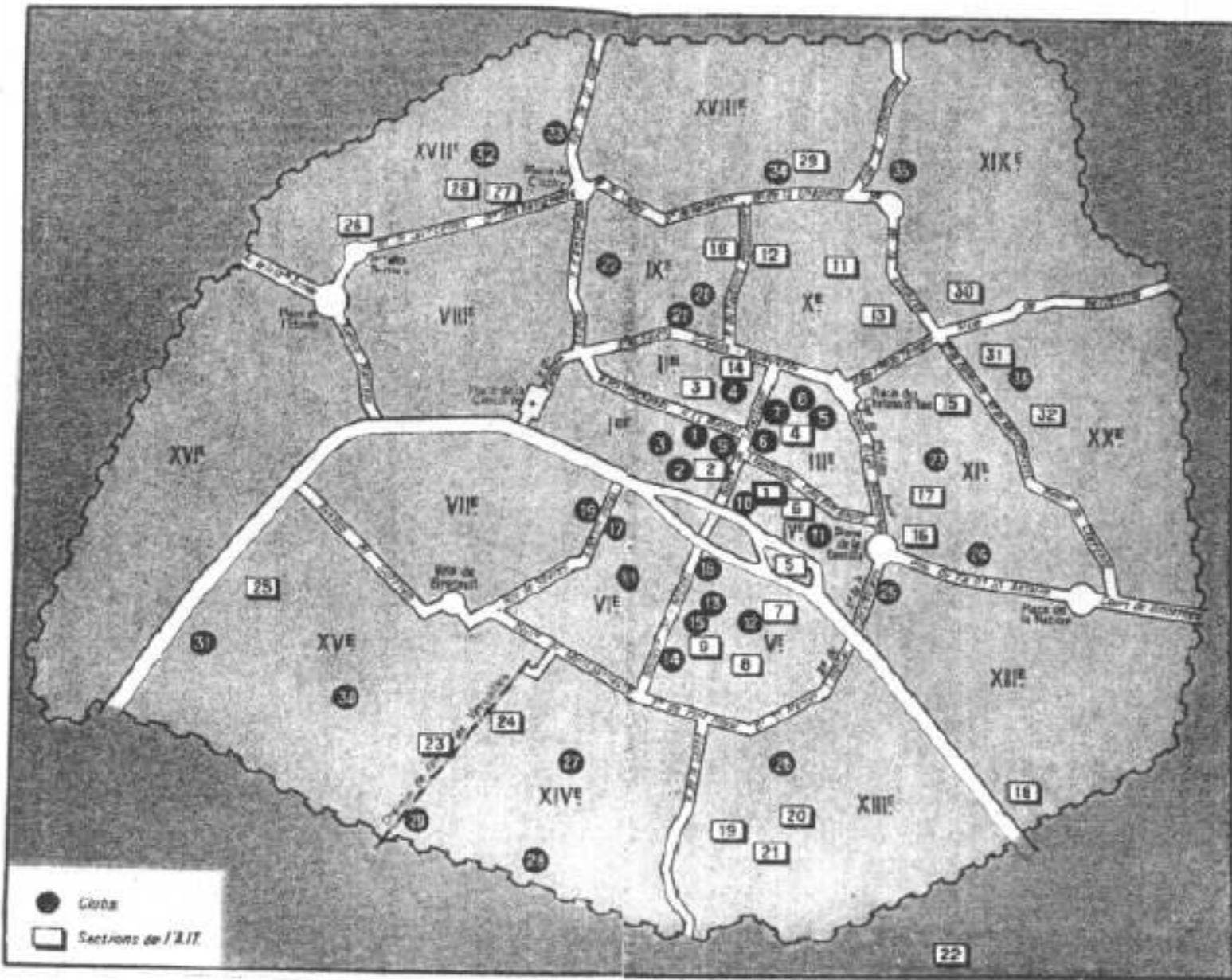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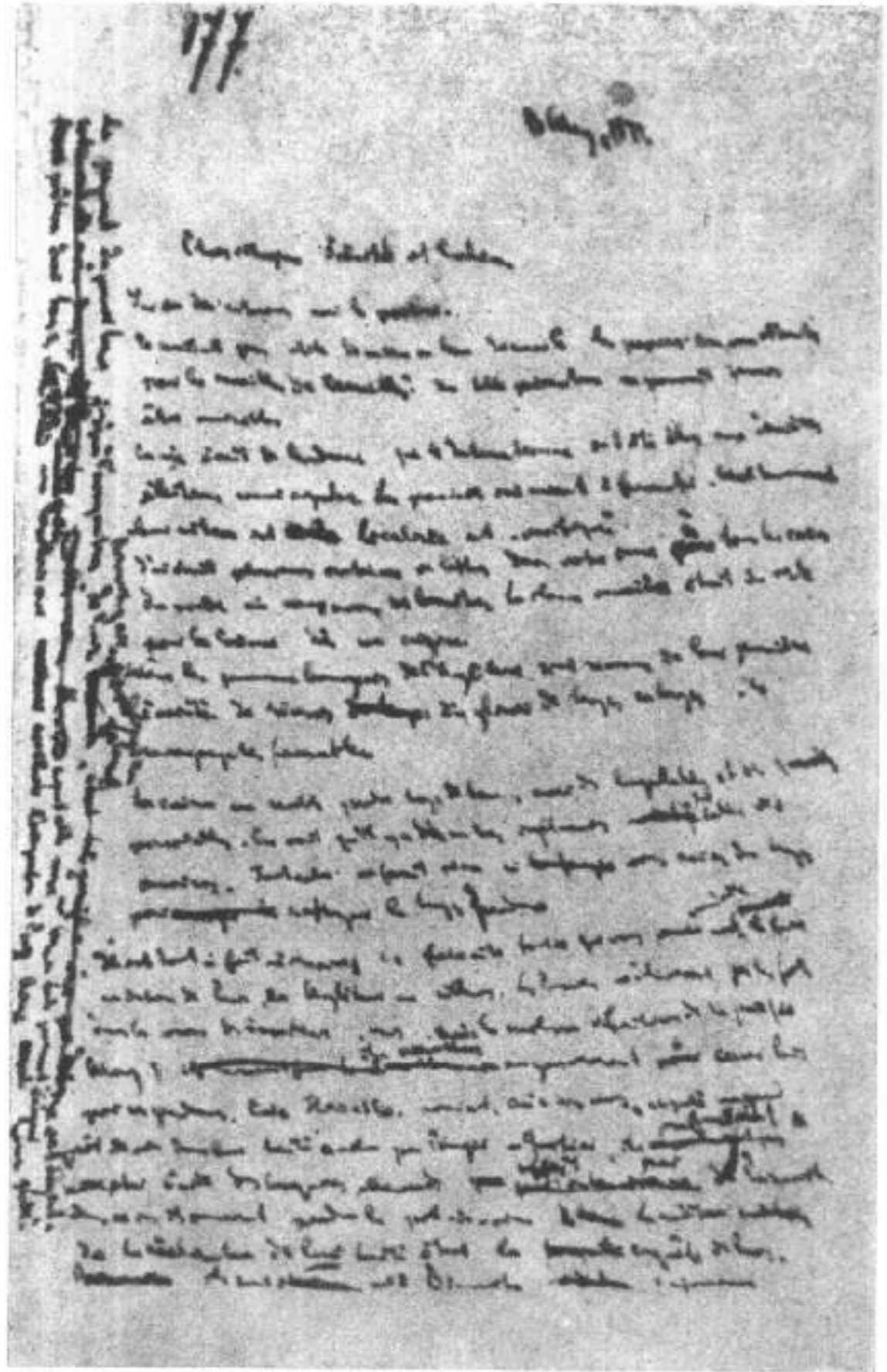
从公社成立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公社的斗争给予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4月12日，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热情歌颂巴黎工人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尝试。“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同时，他还指出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两种错误：“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没有立即向凡尔赛进军；“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组织公社的选举等等也花费了许多时间。

4月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法国会员无疑地应该站在巴黎公社的队伍中。

这是公社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像。

马克思在1871年5月13日致弗兰克尔和瓦尔兰的信中指出：“我已经为你们写了几百封信，寄给世界各地凡有我们支部的地方。……我觉得，公社浪费在琐屑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太多了。”普鲁士人会允许梯也尔政府派兵包围巴黎。“因此，你们要当心啊！”图为该信的法文手稿。



在巴黎的第一国际会员们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战斗。这是巴黎国际支部和俱乐部分布图。(长方形代表支部，圆点代表俱乐部)。



公社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象征。列奥·弗兰克尔(匈牙利工人,第一国际会员)被选为公社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并领导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弗兰克尔认识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



德米特里叶娃(第一国际会员,俄国人)曾积极参加公社的妇女工作。



巴黎公社“对波兰的英雄儿子表示尊敬，让他们领导巴黎的捍卫者”（马克思）。波兰人东布罗夫斯基曾任公社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牺牲于街垒战中。



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人），巴黎公社的将军，曾在街垒战中勇敢指挥战斗。



公社战士（阿尔及利亚人）（速写画）。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左)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右)不顾德国政府的迫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公开支持巴黎公社。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纷纷表示支持巴黎公社。4月16日,英国工人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示威游行,支持巴黎公社。

五 保卫公社的英勇战斗

“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马克思）公社和梯也尔政府之间的对立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死斗争。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打击。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竭力进行垂死挣扎。为了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和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梯也尔政府加紧反革命阴谋策划。他们哀求德国统治阶级协助镇压巴黎公社，法德两国政府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法国反动政府于5月10日和德意志帝国正式签订和约，十万名法国战俘根据和约从德国遣返，以补充凡尔赛反革命军队。同时，梯也尔政府在国内到处搜罗反革命势力，并派遣麦克马洪和加利费等反动将军率兵进行镇压，准备一举扼杀巴黎公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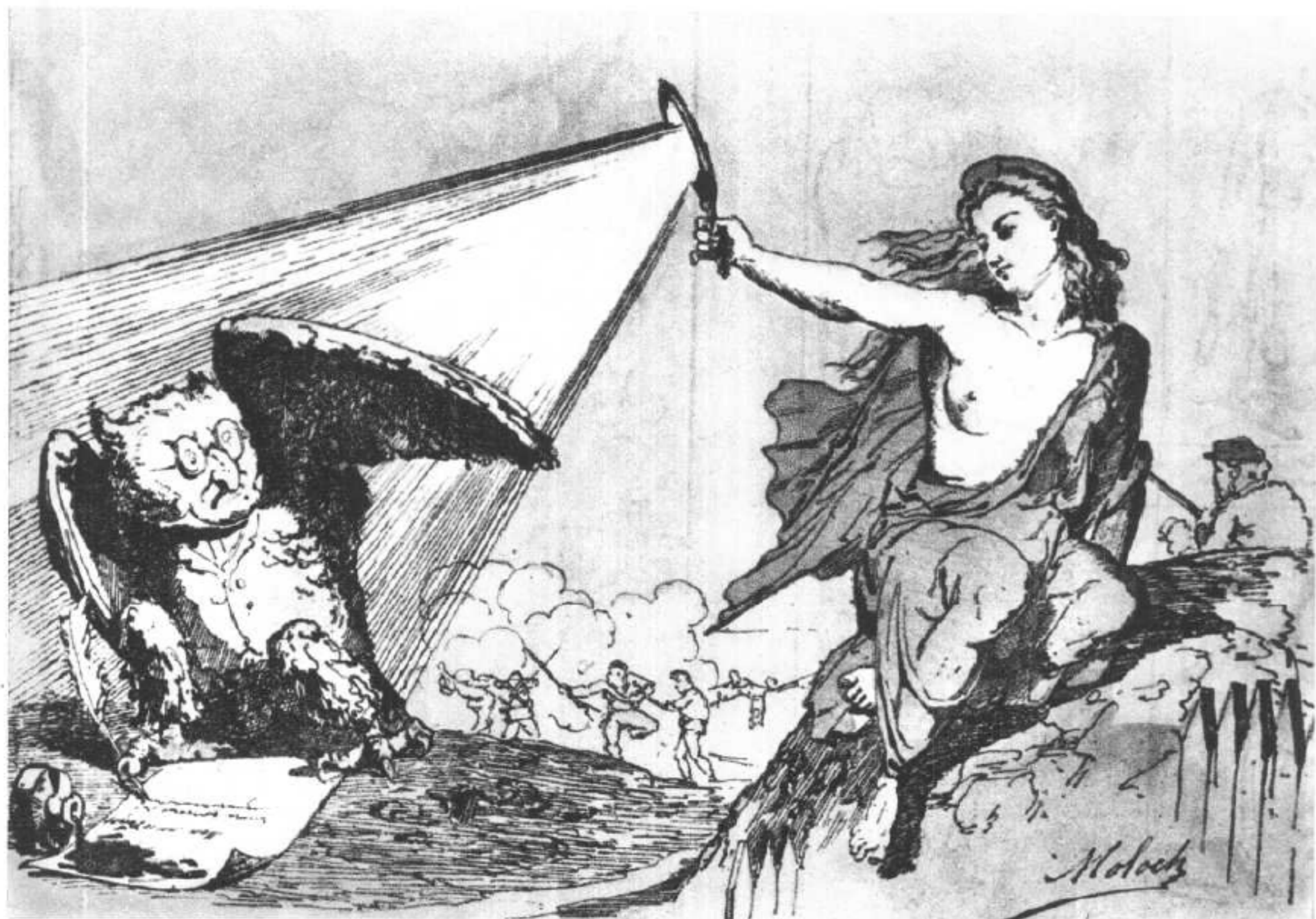
巴黎无产阶级在敌人威胁的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公社建立了救国委员会，由它集中大权，领导对敌斗争。此外还成立了革命法庭，并不断扩建街垒和聚集革命武装力量。公社战士们决心迎击敌人的进攻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事业。

4月初，凡尔赛反革命军队和巴黎公社革命武装在巴黎城外的西郊和南郊进行战斗。当时，公社武装曾数次出城袭击敌人。5月初，凡尔赛政府得到遣返战俘后力量显著增加。5月中，梯也尔的反革命军队已推进到巴黎城下。一场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生死搏斗即将来临。

5月21日，凡尔赛反革命军队侵入市区，巴黎公社和凡尔赛匪帮的决战开始了。这场战斗共进行了一个星期，史称

“五月流血周”。巴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公社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男女老幼踊跃上阵投身战斗。他们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用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战果，保卫公社的每一寸土地。23日，市政厅失陷，其他地区也都相继落入敌人手中。27日，最后一批公社战士在拉雪兹墓地与凡尔赛匪帮展开决死搏斗，直至弹尽援绝，他们在一堵墙前振臂高呼：“公社万岁！”全部壮烈牺牲。28日，公社的最后据点陷落。一场震撼世界的公社保卫战结束了。

为了纪念不朽的革命烈士，人们将拉雪兹墓地的那堵墙称为“公社社员墙”，作为无产阶级坚贞不屈的光辉象征，它激励着法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为争取解放而英勇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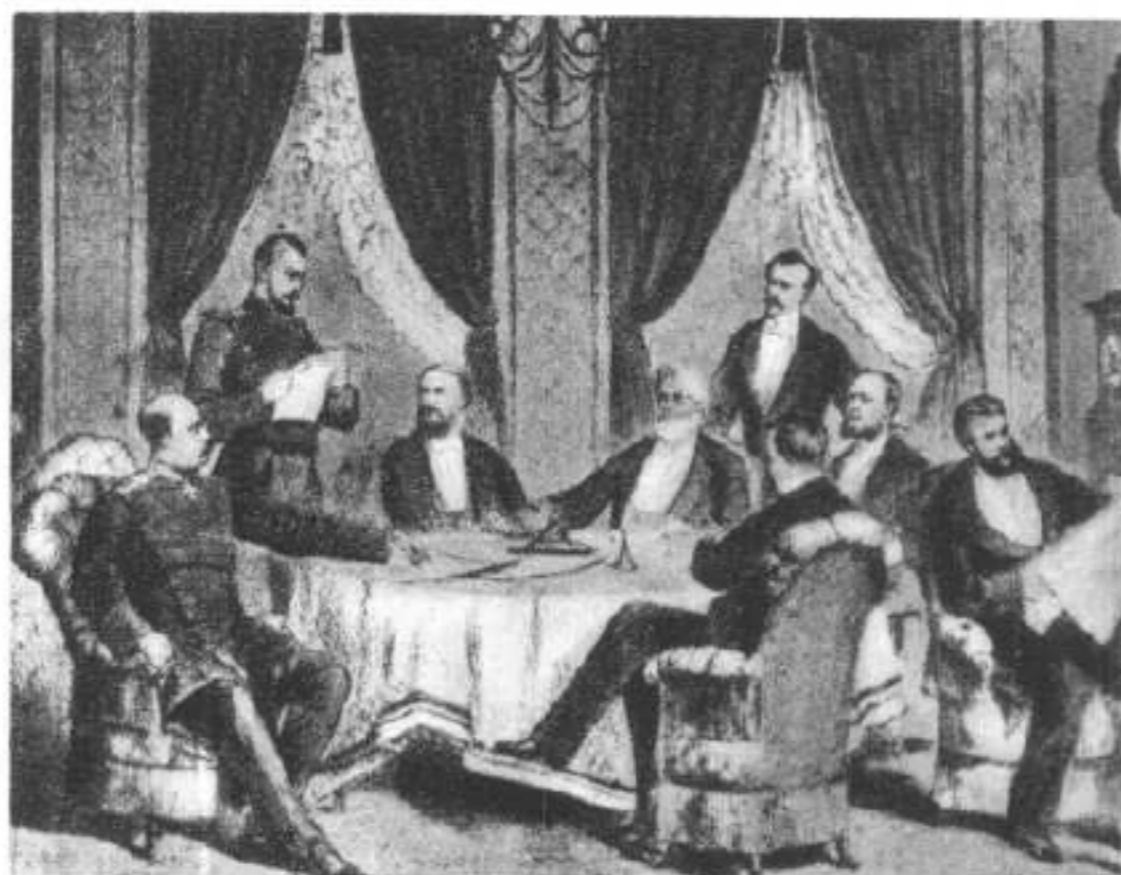
在公社的照妖镜下，梯也尔原形毕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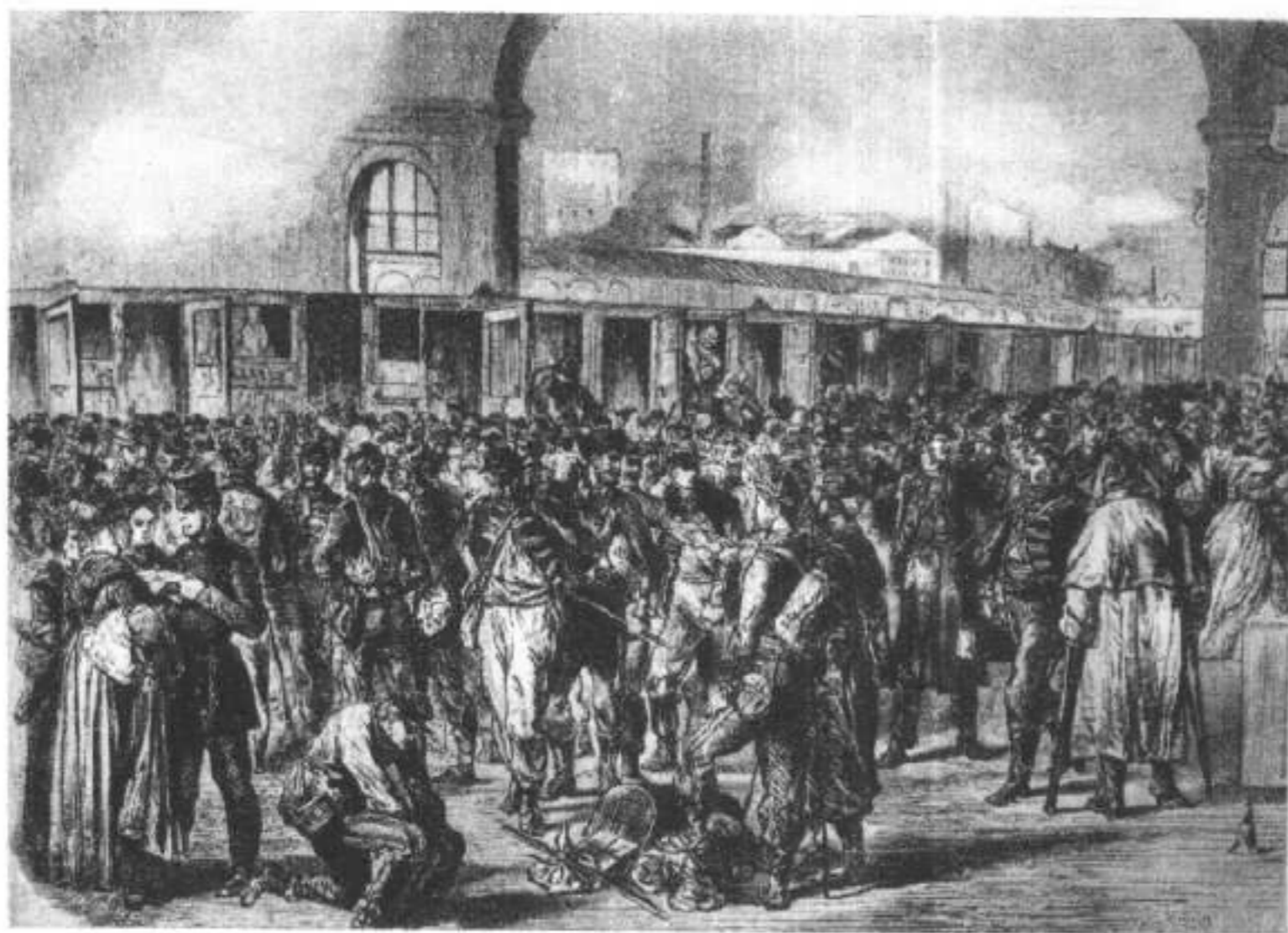
梯也尔反动政府加紧策划，妄图卷土重来。图为当时揭露梯也尔狰狞嘴脸的漫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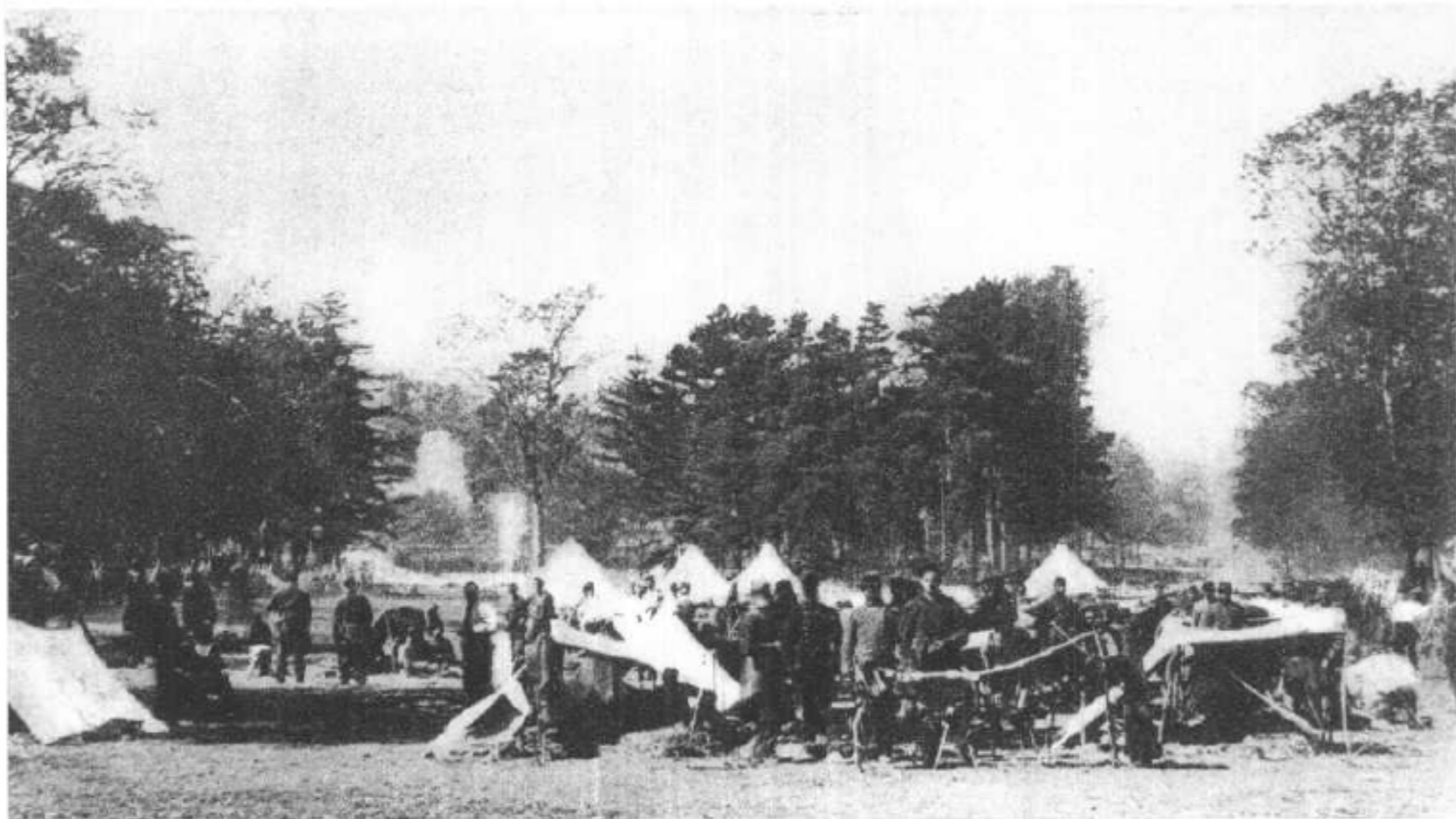
梯也尔反动政府和德意志帝国进行反革命勾结。外长法夫尔哀求德皇威廉一世协助镇压巴黎公社。这是当时的漫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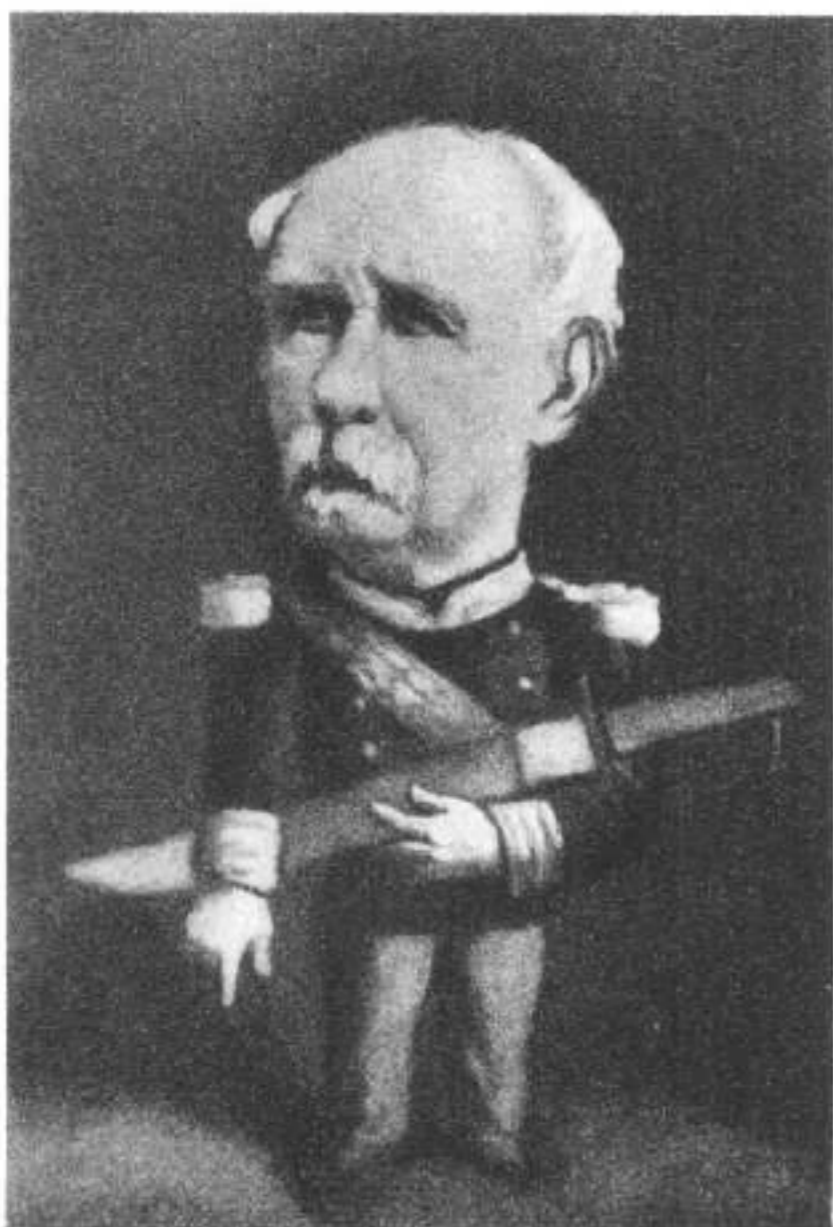
5月10日，梯也尔政府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与德意志帝国签订和约。法德两国统治阶级正式勾结，共同镇压革命。图为和约签字的情景。左一是德国首相俾斯麦，左四是法夫尔。



根据和约规定，德国将十万名法国战俘释放回国。梯也尔政府利用他们镇压巴黎公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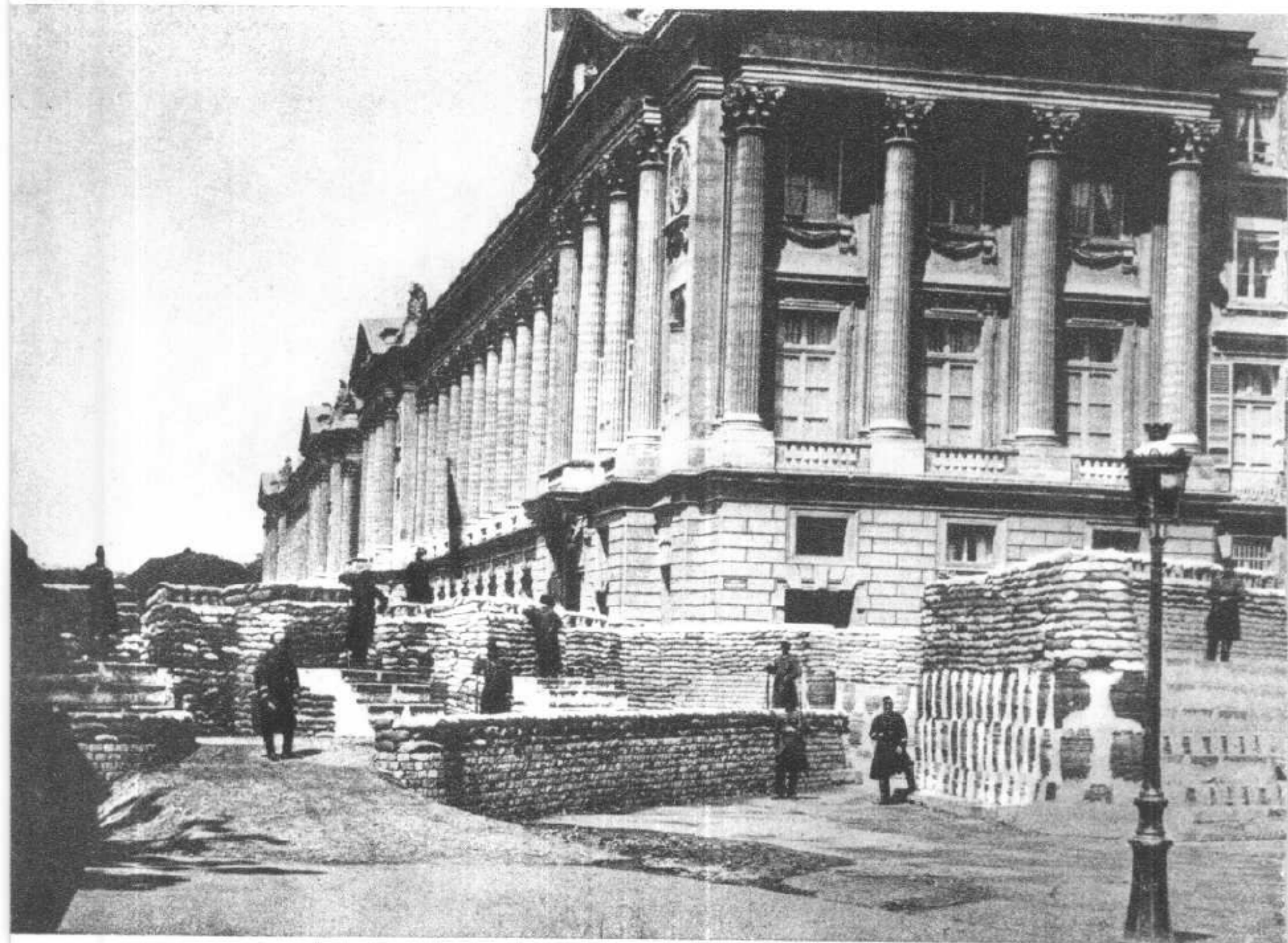
梯也尔反动政府大肆搜罗反革命匪帮，疯狂组织进攻。4月初，战斗在巴黎的西郊和南郊进行。这是设在凡尔赛的反革命军队的兵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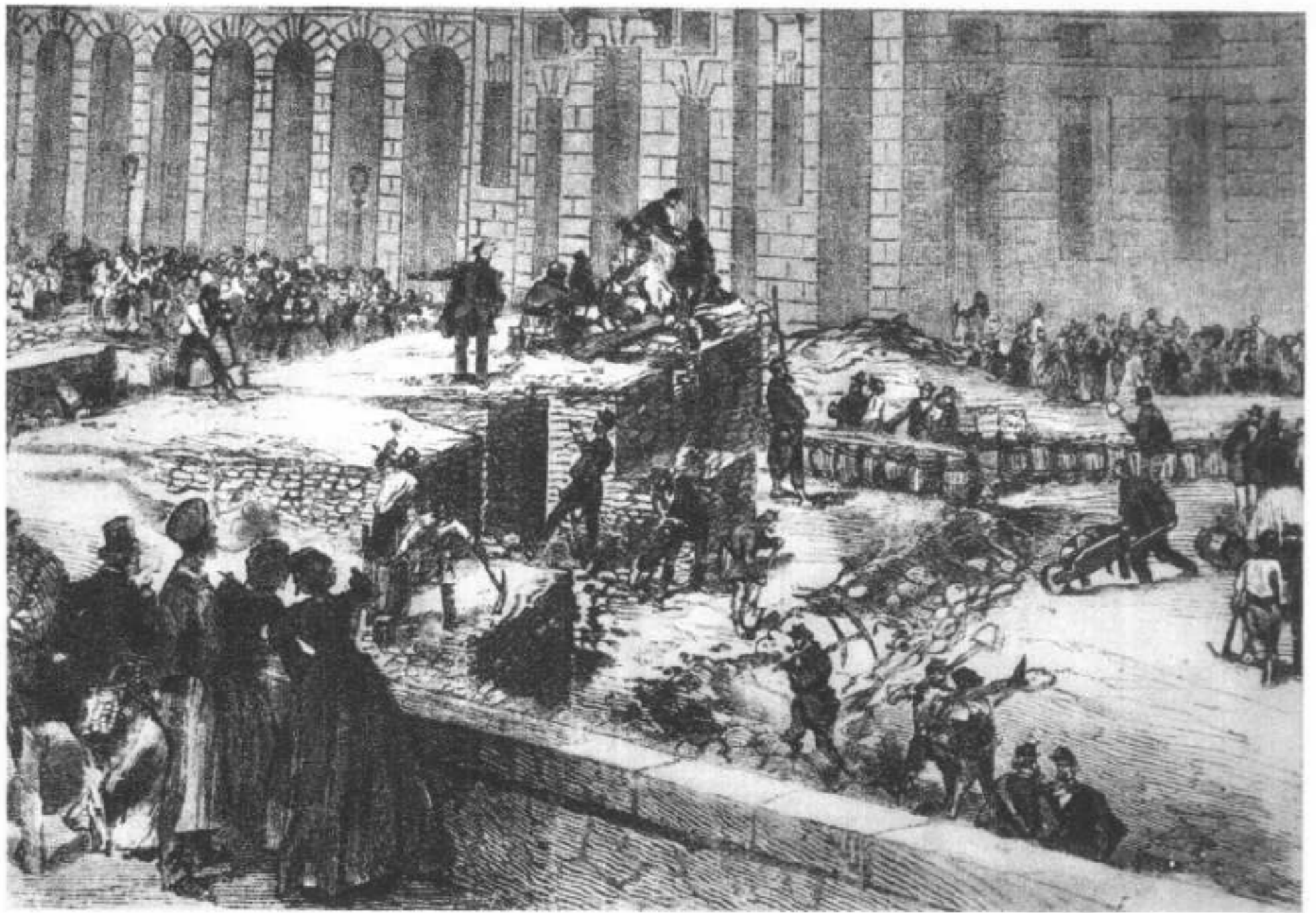
凡尔赛反革命军队的总司令——麦克马洪元帅。他是镇压公社的刽子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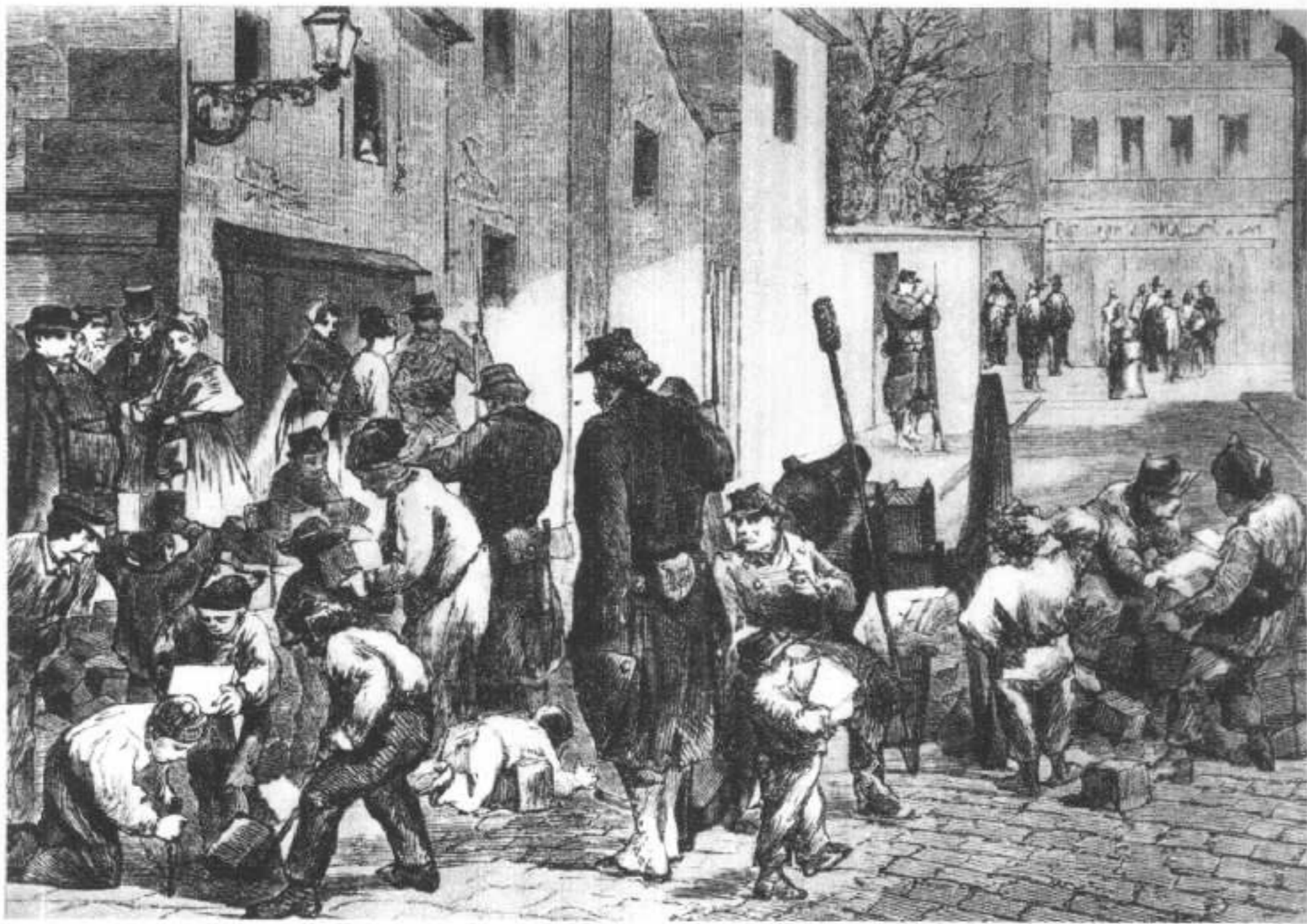
加利费将军——屠杀公社战士的另一名刽子手。



当敌人进攻时，公社战士们毫不畏惧。他们建立革命法庭（4月22日），成立救国委员会（5月1日）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他们增建街垒，袭击敌人，顽强地进行武装自卫。



这是当时构筑最完备、规模最宏大的街垒。它位于里沃利街和圣弗罗朗丁街的拐角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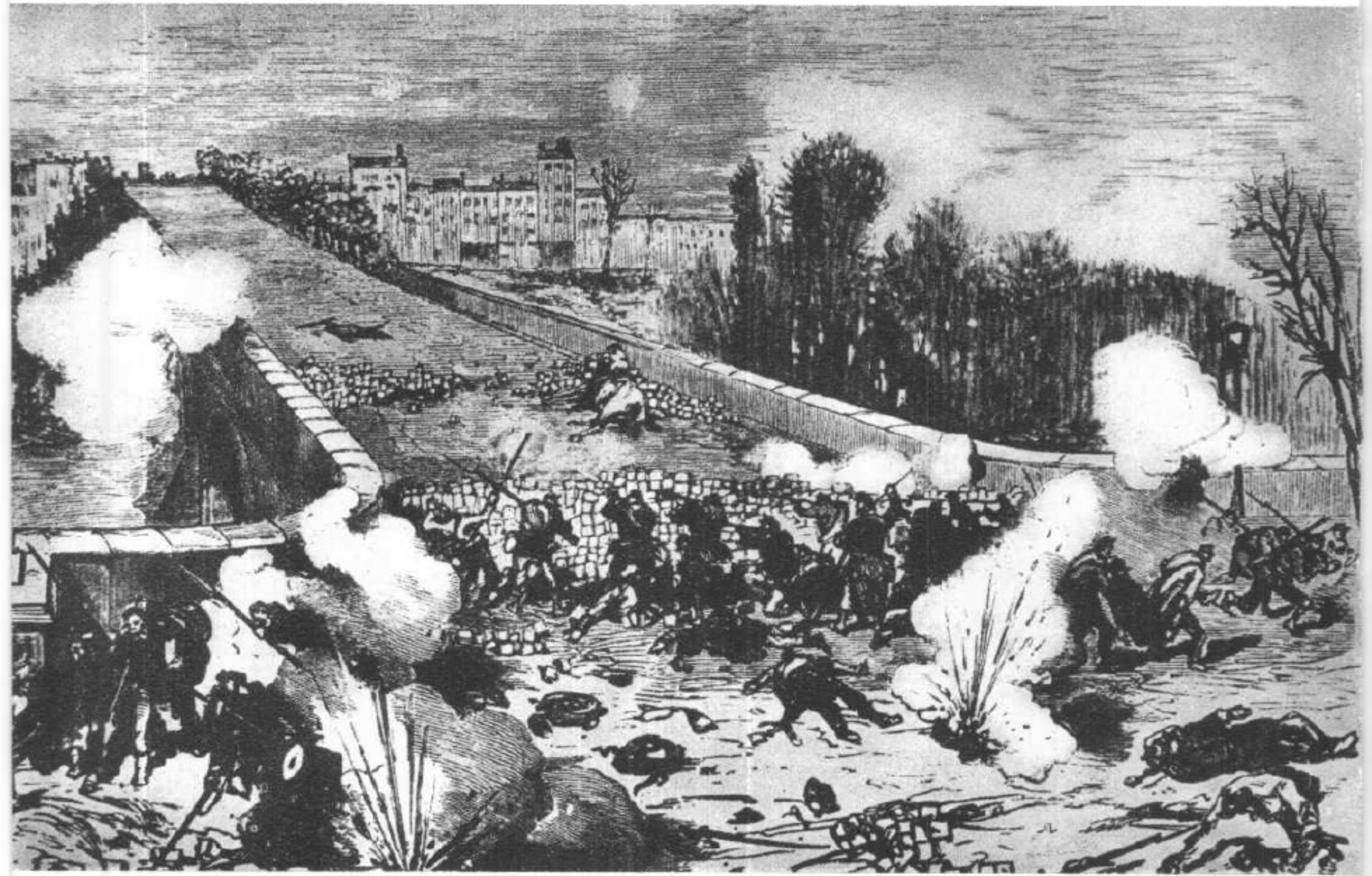
巴黎人民不分男女老少纷纷投身战斗。儿童们挖街石，运街石，参加建造街垒，竭尽全力保卫红色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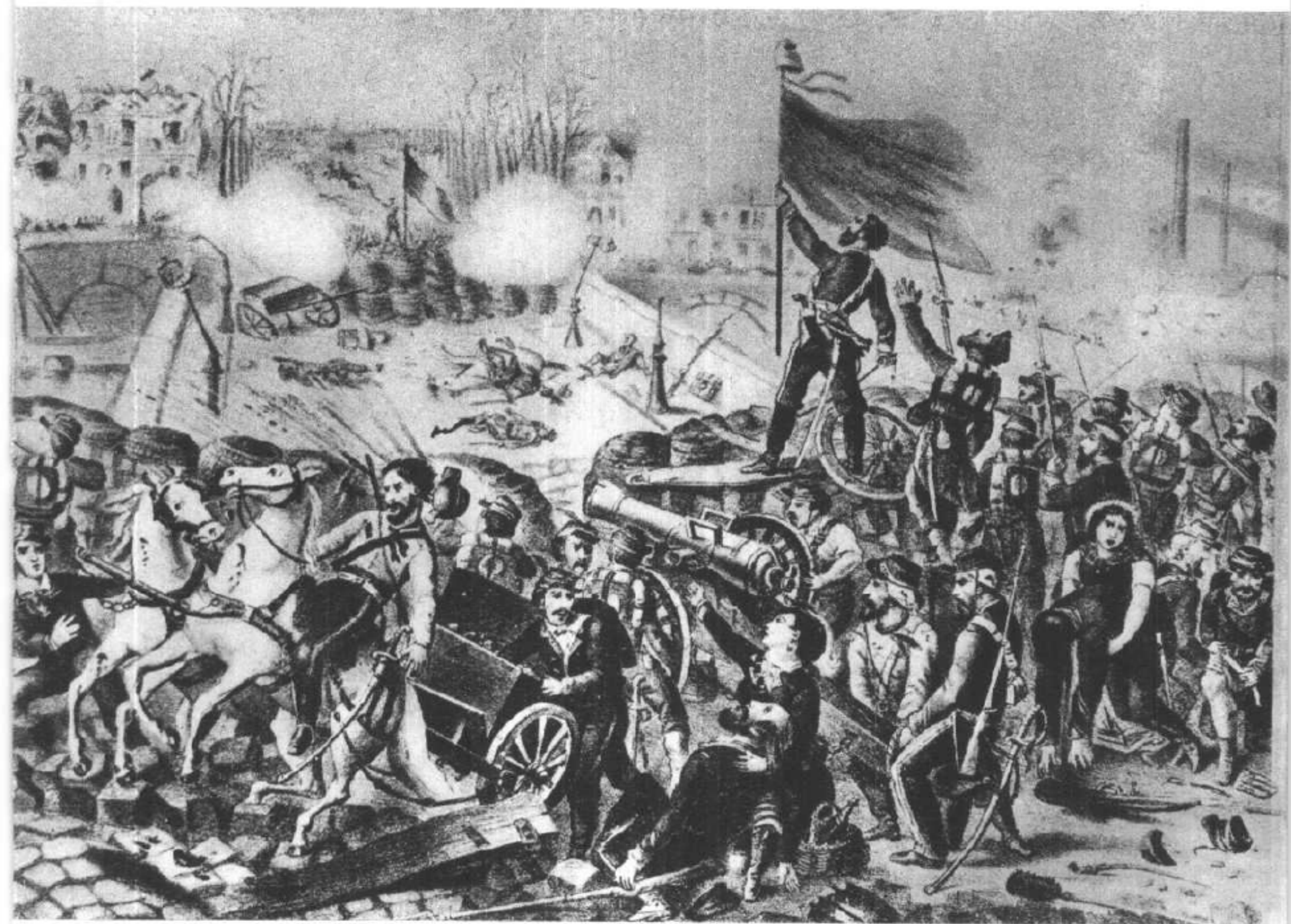
公社战士斗志高昂，摩拳擦掌，决心和凡尔赛匪帮血战到底。



红旗飘飘、战鼓咚咚，巴黎劳动妇女和男子一样坚定不移地捍卫公社。



4月2日，在公社战士出袭失利后，敌人猖狂反扑。但是，公社战士们在涅伊桥头的街垒上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一度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在敌人进攻的面前，公社战士临危不惧，高举红旗顽强战斗（涅伊桥的街垒战）。



4月3日，公社武装分三个纵队出击凡尔赛军队。图为公社战士出发的壮景。



梅尼蒙当马路上的街垒。



由于被俘法军从德国遣返，凡尔赛的兵力在5月初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5月9日，伊西炮台被轰平，14日，旺弗炮台失守。敌人已推进到巴黎城下。图为妇女们欢送公社战士奔赴前线。



公社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赴后继、全力还击。他们以自己的胸膛抵挡凡尔赛的进攻，用自己的鲜血冲刷反革命的毒焰。

五月流血周

凡尔赛匪帮疯狂进攻巴黎市区。“5月21日，由于有人叛变以及在那里（圣克鲁门——编者）驻防的国民自卫军疏忽大意，他们闯进了城内。”（恩格斯）德军则让凡尔赛军队通过北郊进攻巴黎城区。凡尔赛分子侵入巴黎城内后，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五月流血周”。下图为23日凡尔赛军队进攻里沃利街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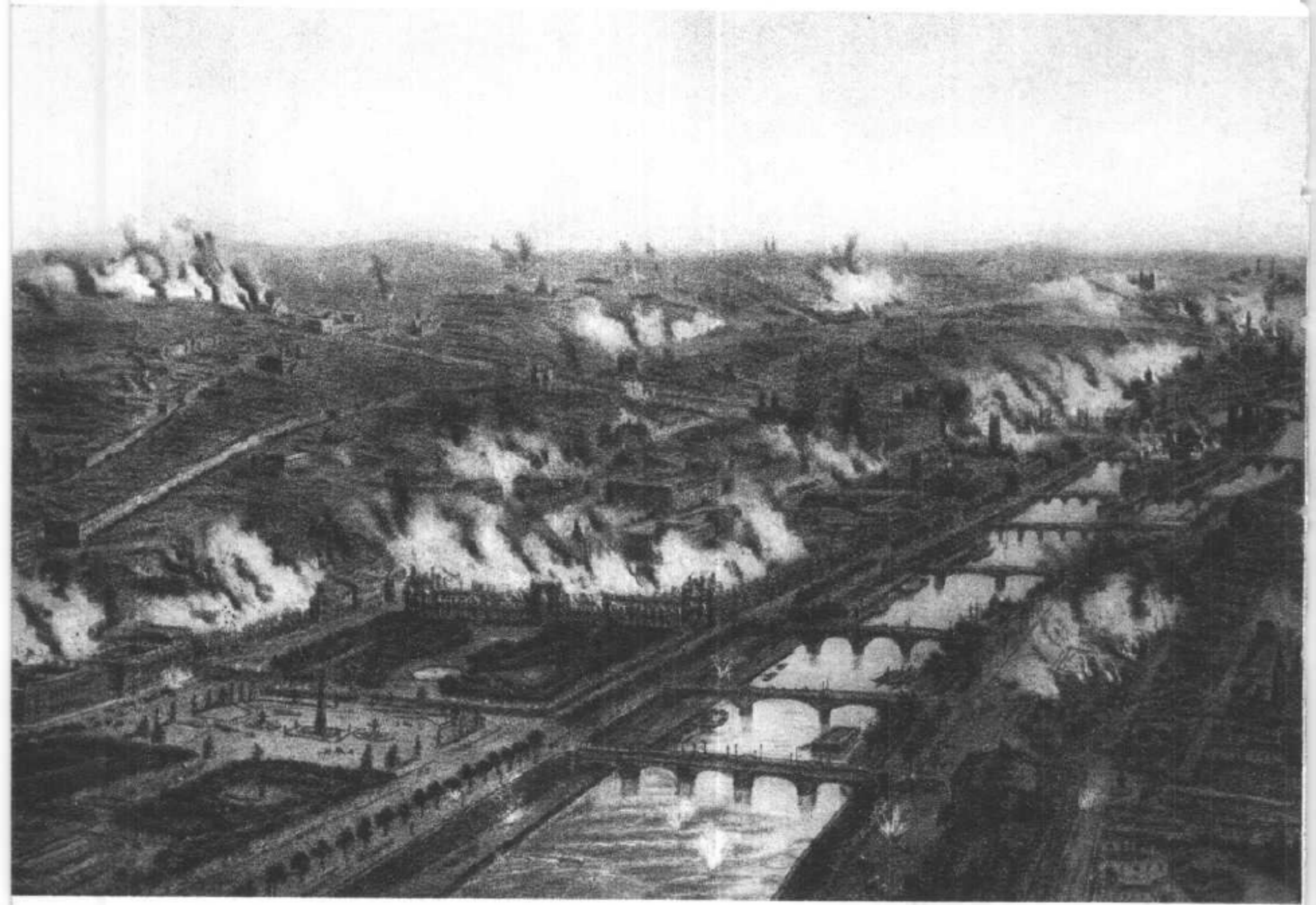
大敌当前，巴黎公社采取坚决措施打击敌人。图为处决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左一）等反革命分子。



公社战士们守卫着巴黎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街垒。一些街垒曾经反复争夺，多次易手。由于敌人军事上的优势，战线逐渐东移，接近工人区。这是5月23日勃朗歌广场上由妇女保卫的一个街垒。



街垒上作战的国民自卫军战士，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劳动妇女给他们送来食品和饮料，进行慰问。



凡尔赛军队的炮弹破坏和烧毁了巴黎的许多建筑物。然而，“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公社把火当作最严格意义上的防御工具来使用”。（马克思）炽烈的战斗使巴黎成为一片火海。

执枪参战的女战士。

“在战争当中，火也和任何其他武器一样，是一种正当的武器”。（马克思）公社女战士们积极地参加战斗。她们高举红旗，手执火把，燃起熊熊烈火阻止敌人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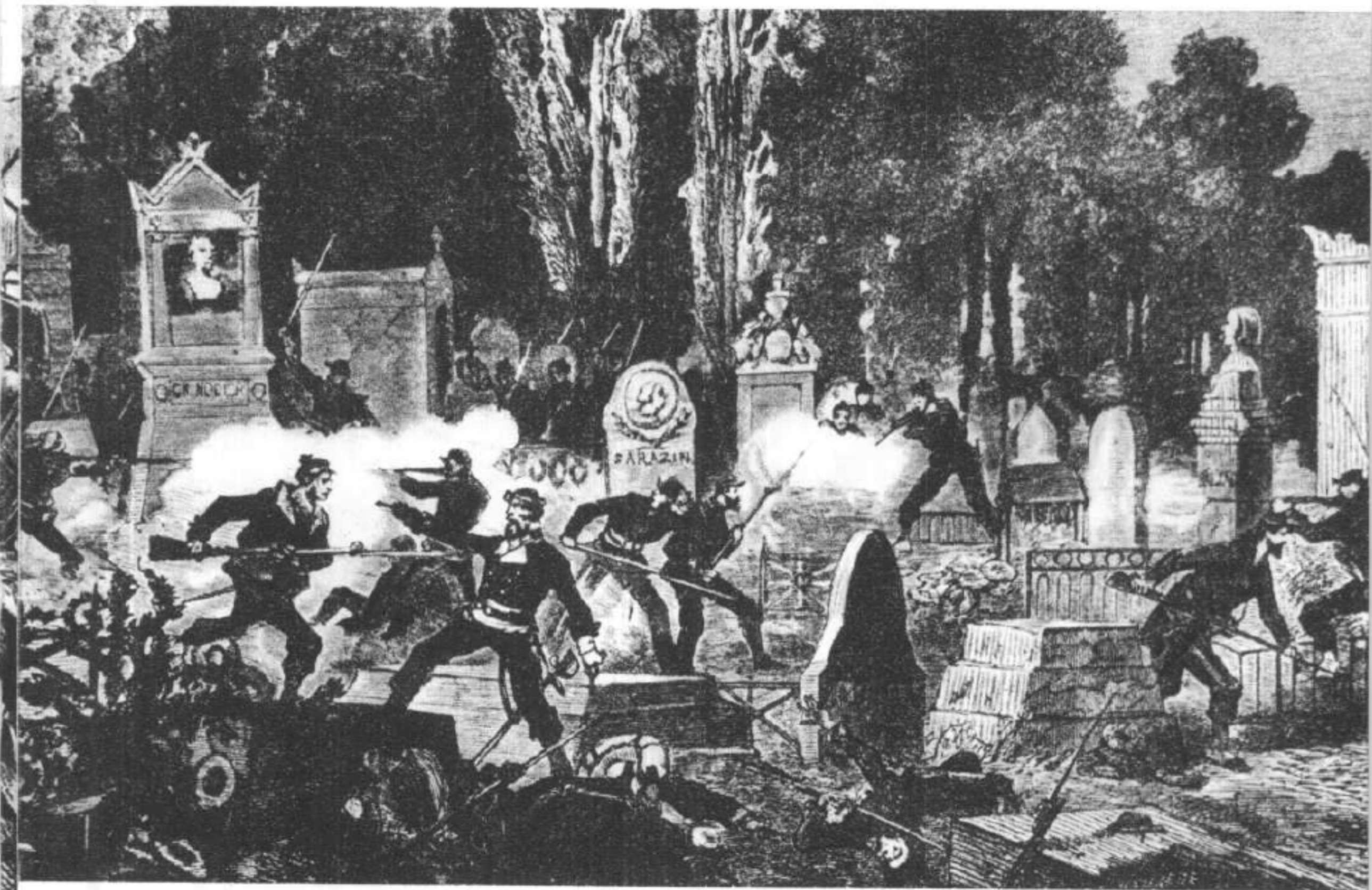


烈火中的巴黎市政厅（5月24日）。





战线更向东移。公社战士的处境不断恶化，他们决心用生命和鲜血保卫公社的每一寸土地（5月25日）。



“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马克思）瓦尔兰、费烈等公社委员领导着最后的街垒战。5月27日，决战时刻来临，当天下午，二百名左右的公社战士和五千名凡尔赛匪帮在拉雪兹公墓进行搏斗，直到深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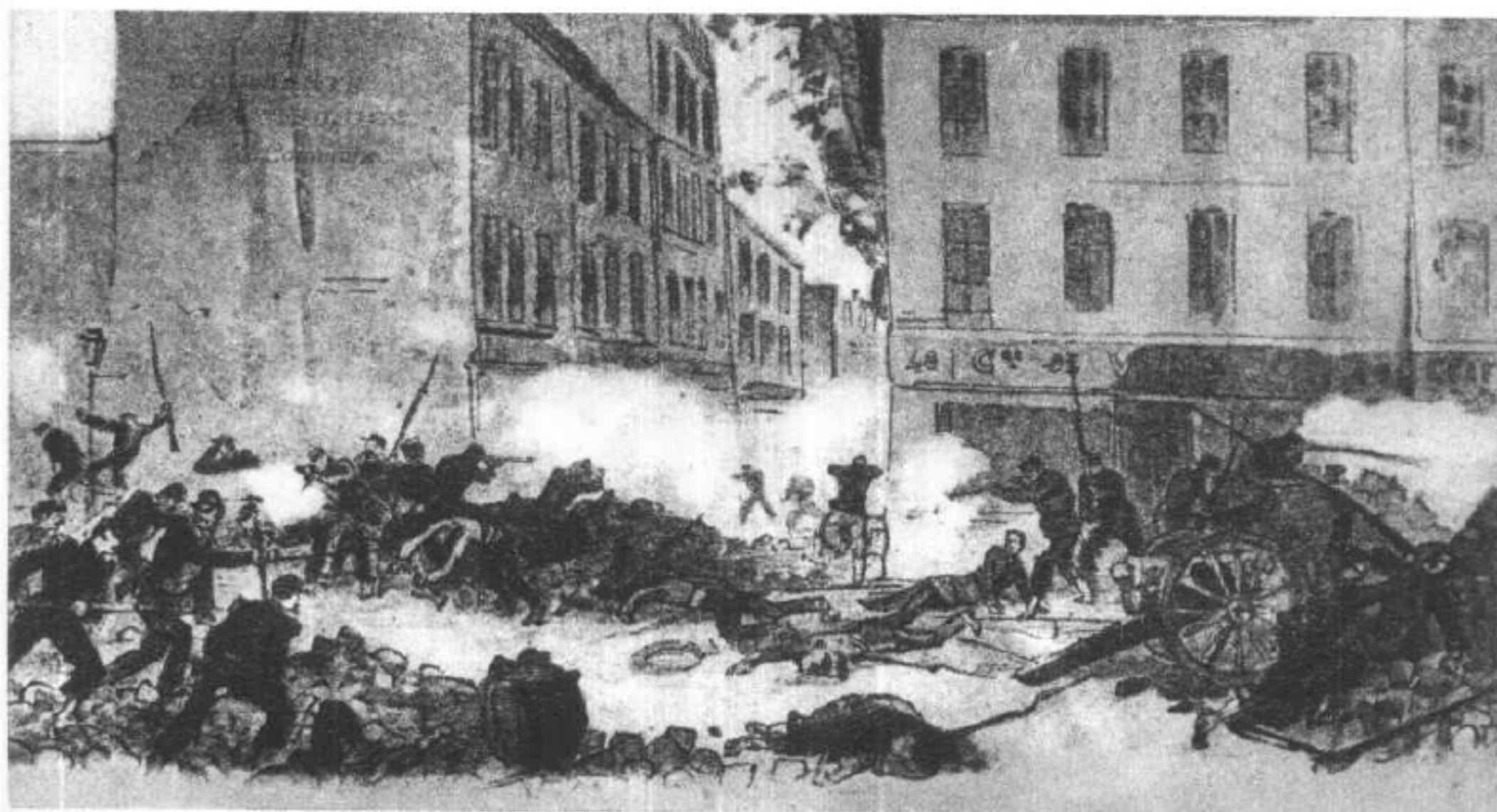
公社的小号兵，身缠红色腰带，肩背闪亮军号，视死如归，怒视着即将开抢的凡尔赛匪帮。





在拉雪兹公墓作战的公社战士汇集到一堵墙边，他们高呼：“公社万岁！”全部壮烈牺牲。这堵墙被后人称为“公社社员墙”。

5月28日中午，最后一个街垒——朗波诺街的街垒失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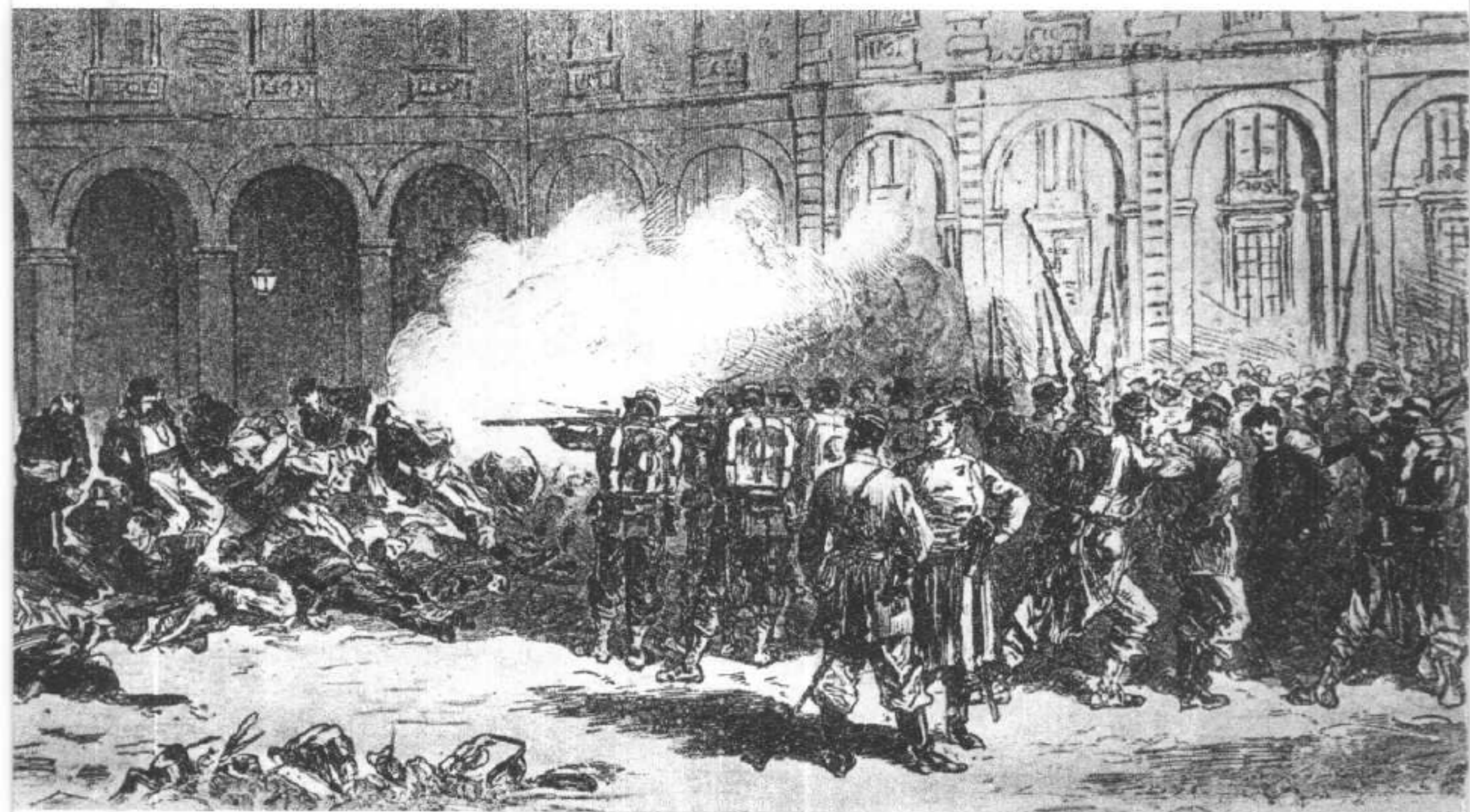
“巴黎人民满腔热血地为公社牺牲生命，自古以来没有一次战斗有这么多人自我牺牲”。（马克思）凡尔赛政府对他们进行血腥屠杀，在战斗中牺牲和被害的公社战士约三、四万人。

烈士们永垂不朽！



在卢森堡宫附近就义的公社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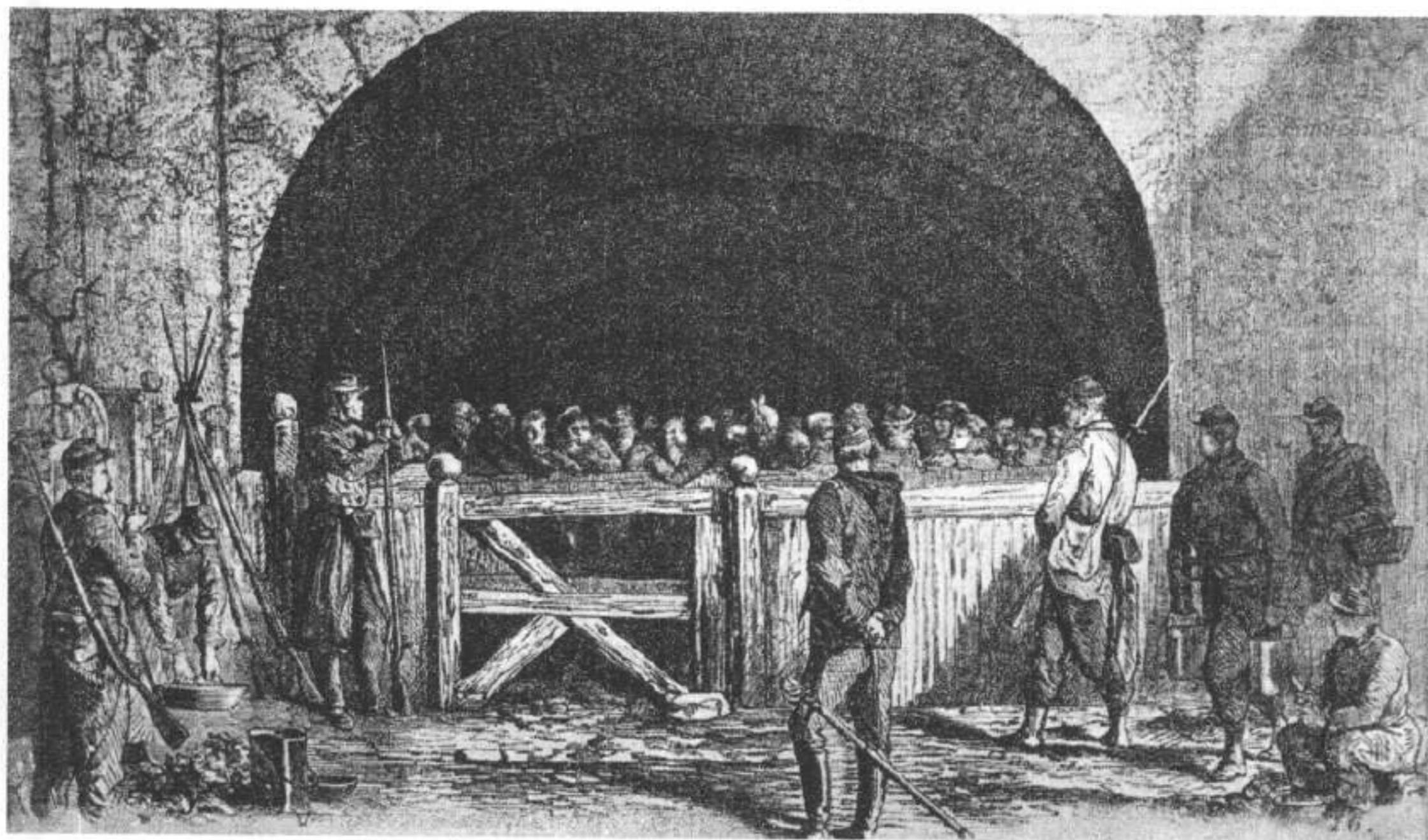




5月25—31日，凡尔赛匪帮连续在罗勃兵营里大批枪杀被俘的公社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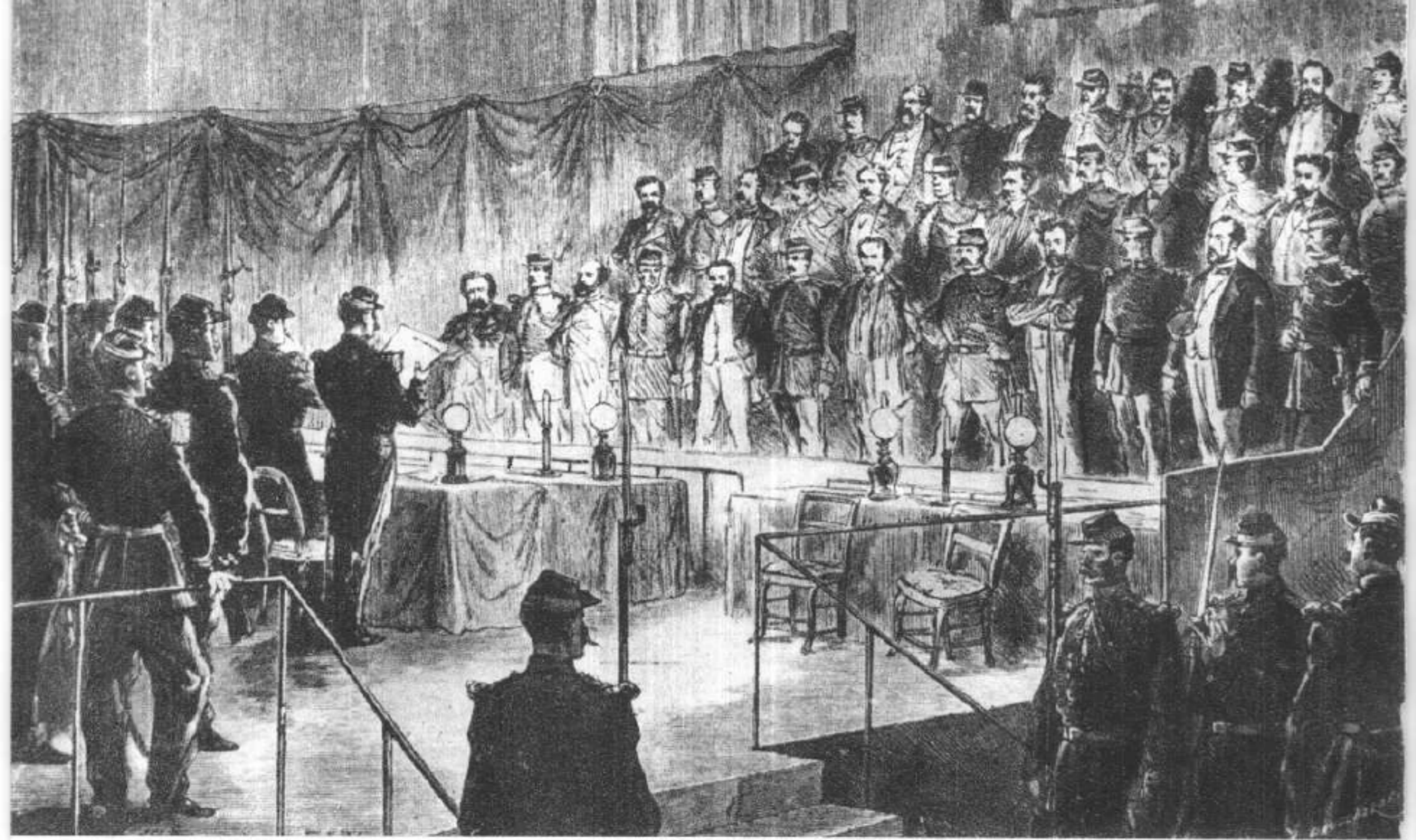
在巴黎南郊蒙卢日惨遭杀害的两个儿童。



梯也尔匪帮视公社战士为危险分子，将他们关押在恶臭的地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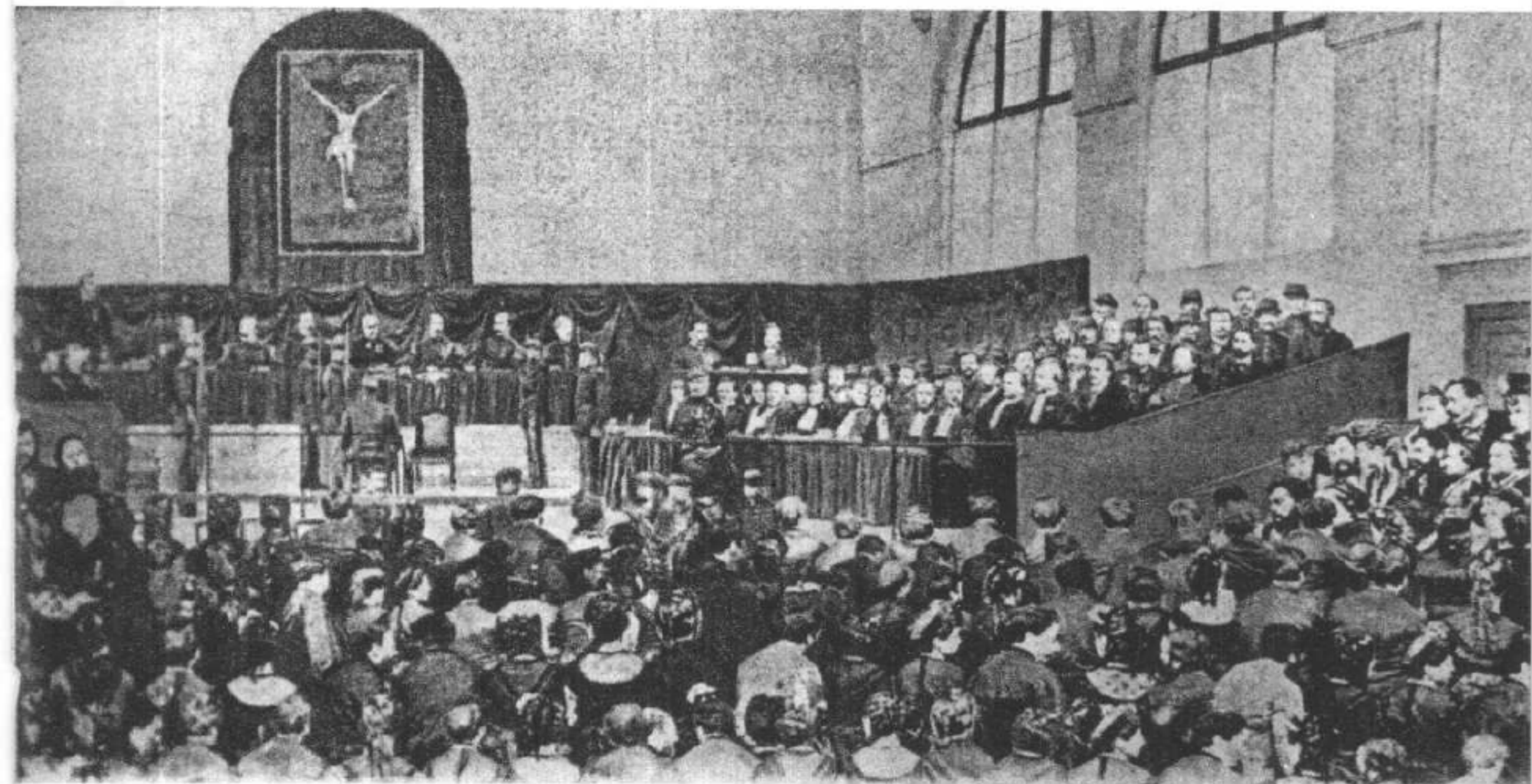
被俘公社战士的家属赶来探望亲人，但是他们被双层铁栏所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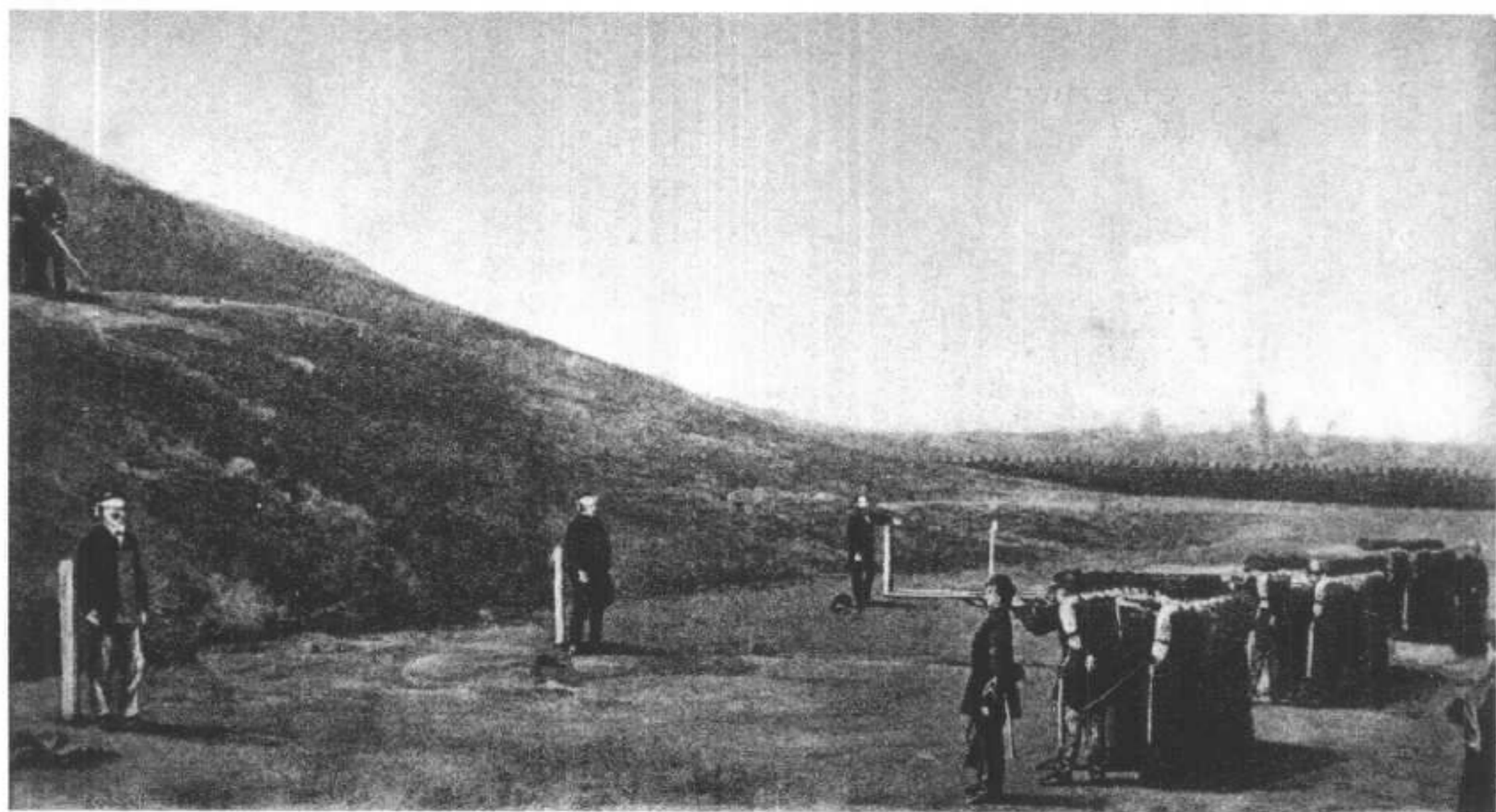
公社失败后，凡尔赛政府继续残酷镇压，被捕受审的公社战士约四、五万人。他们面对军事法庭毅然挺立，大义凛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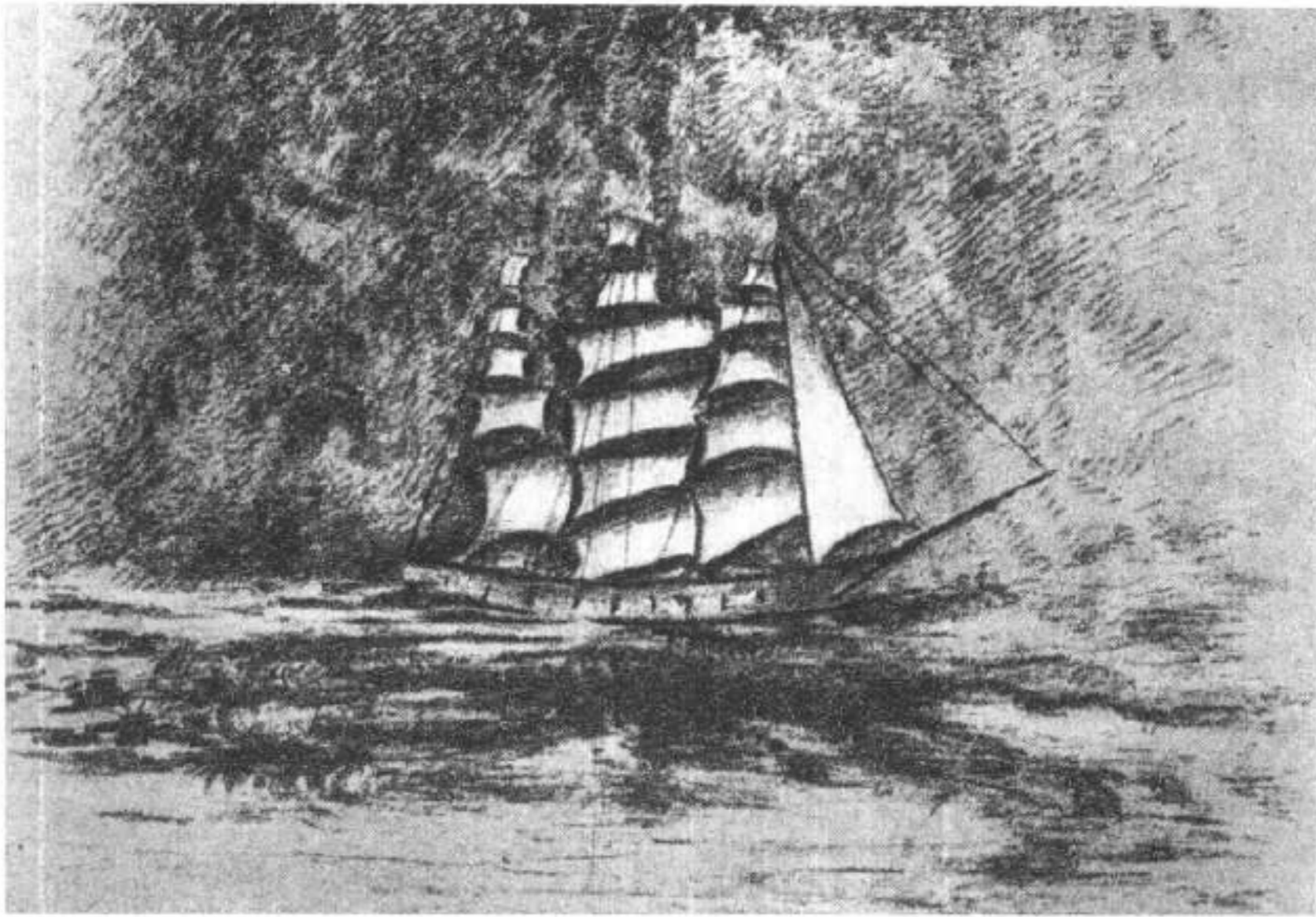
凡尔赛尚蒂埃监狱中的公社女战士。右起第三人为路易丝·米歇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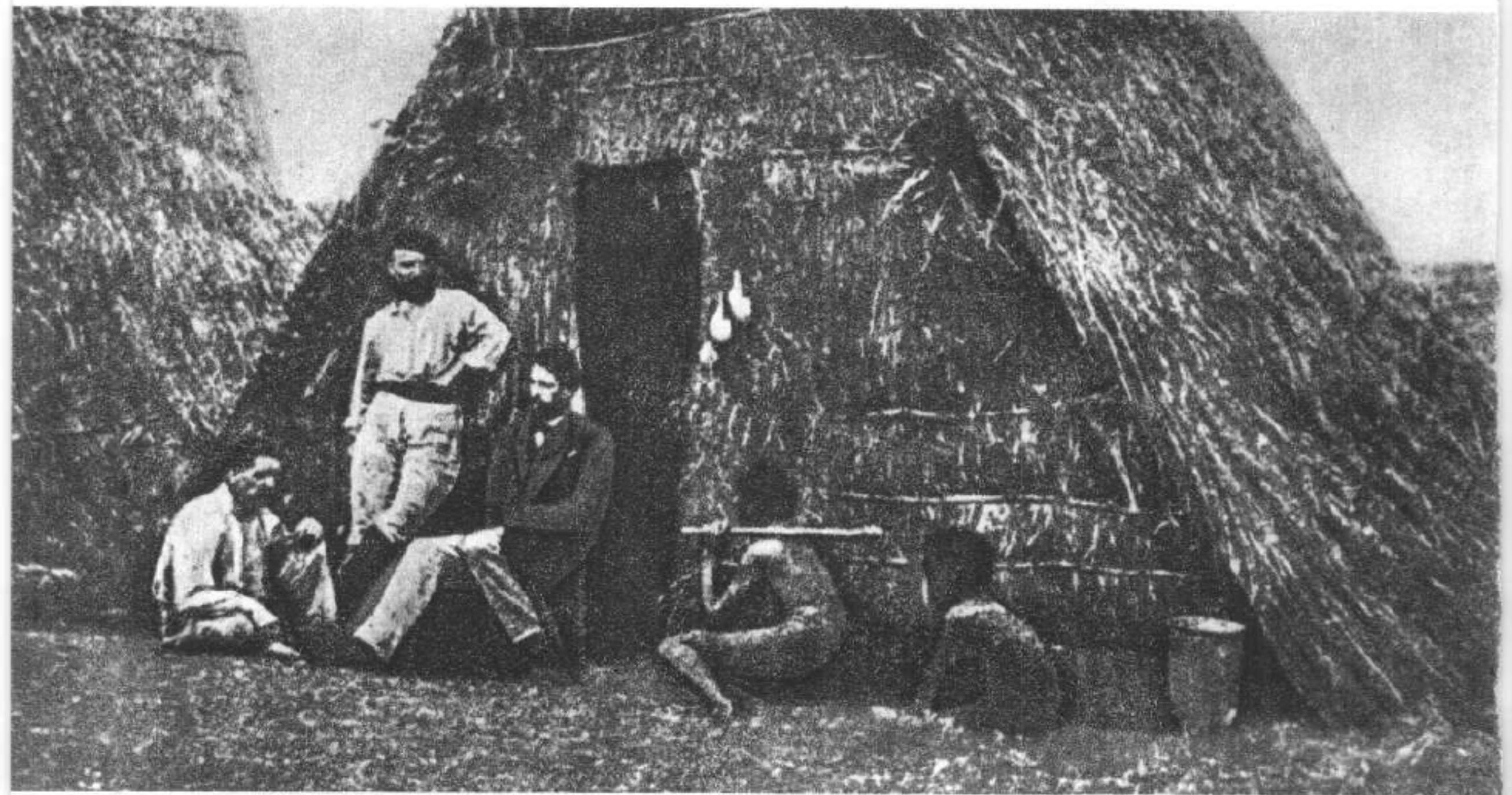
9月2日，凡尔赛第三军事法庭竟然开庭审讯一些公社活动家，费烈被判死刑，于尔班、特兰凯被判终身劳役，亚西、茹尔德、费拉等九人被判流放，维·克勒芒、库尔贝被判监禁。



11月28日，费烈(右一)、布尔茹瓦(中)等壮烈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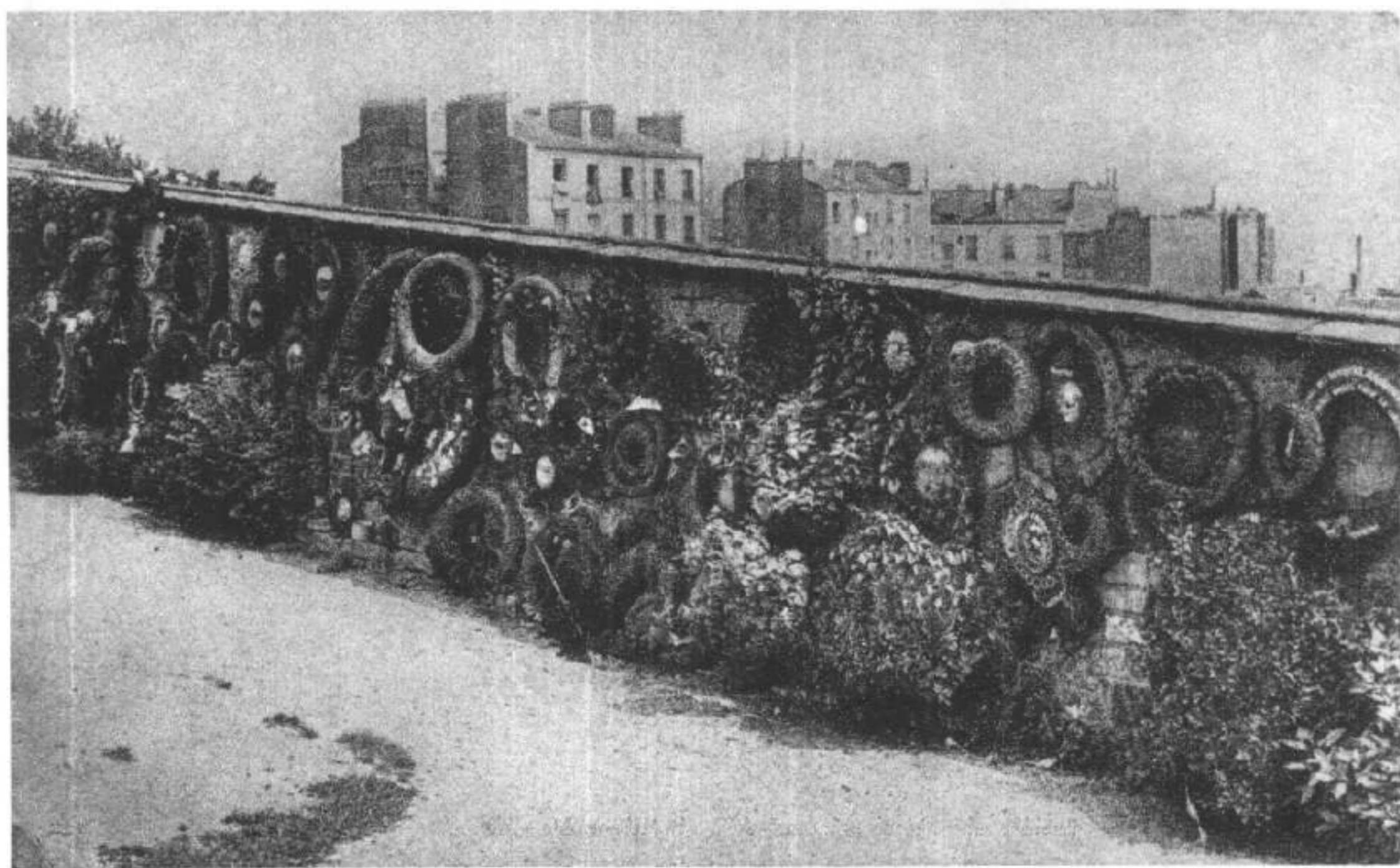
五、六千名公社战士被流放到太平洋中的新喀里多尼亚。这是路易丝·米歇尔所画的曾运送他们到流放地的“维吉尼亚号”大帆船。



流放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公社战士所住的小茅屋。左起第三人是茹尔德，他后来逃离了流放地。



公社社员墙的浮雕。



拉雪兹公墓的公社社员墙。“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直立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却雄辩的证人，说明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恩格斯）从1880年起，每年五月最后一周，革命群众在此处集合纪念巴黎公社。



这是公社的一面战旗，上面写着“法兰西共和国，巴黎公社，第9团，第117营”。旗杆上方是公社时流行的红色腓尼基帽，它象征着自由解放。

六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它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公社的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的总结。《法兰西内战》是一部捍卫公社原则、反对各种敌人的攻击和诽谤的战斗文献。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公社的根本原则和最主要的经验。

公社经验证明，掌握革命武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无产阶级只有依靠革命的武装，才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胜利后，仍要依靠革命的武装来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公社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过于宽大，行动迟缓，没有组织革命武装立即向凡尔赛坚决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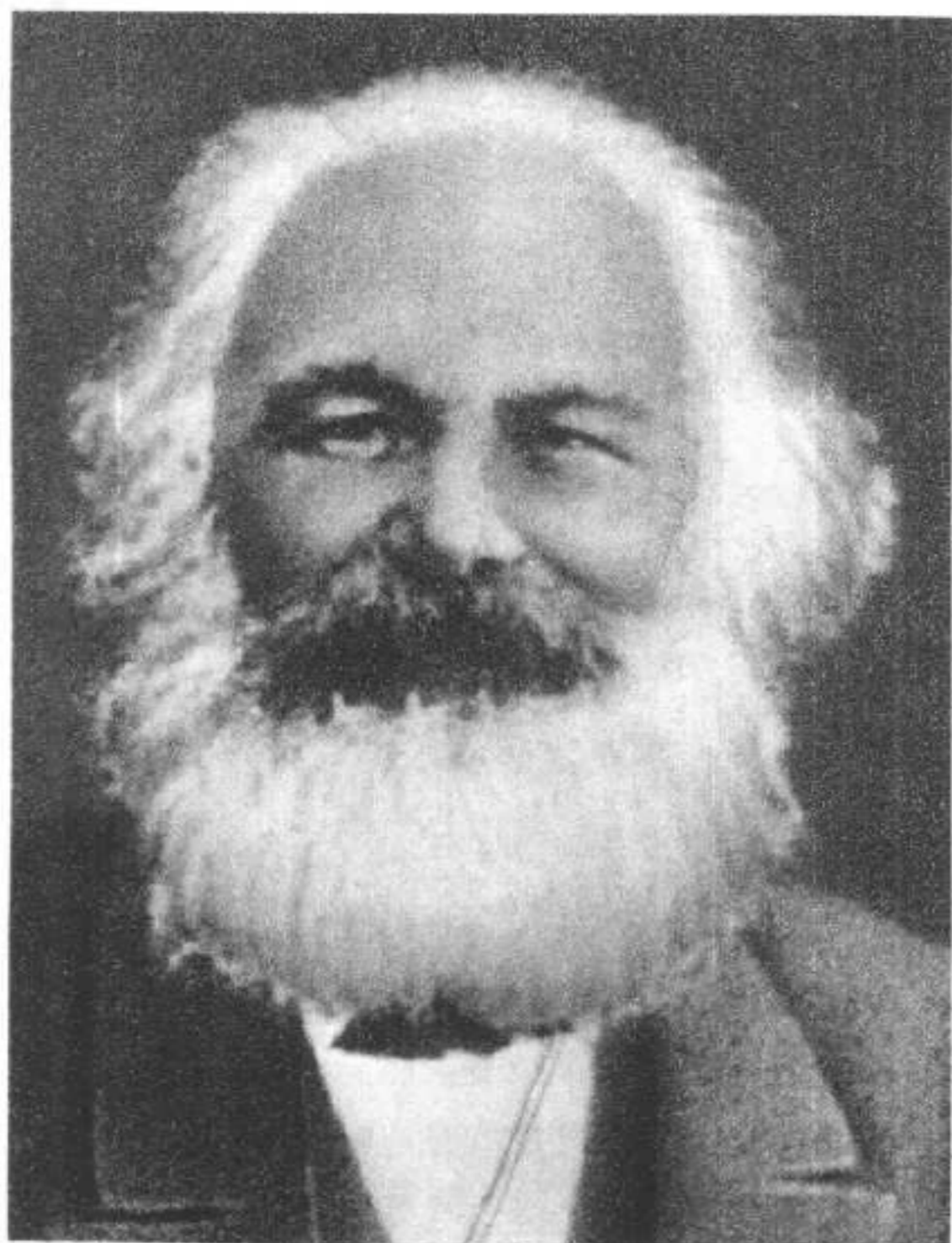
公社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直到消灭阶级，进入共产主义。在此时期内，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公社的另一致命错误，就是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在经济上，公社没有剥夺剥夺者，不但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反而让它为梯也尔反动政府提供反革命经费。马克思曾及时指出这些错误的严重性，他说：“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

公社经验证明，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只有依靠千

百万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无产阶级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公社大大地发扬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冲天的革命干劲，所以它在强大的内外敌人包围之下，仍然能光荣地存在七十二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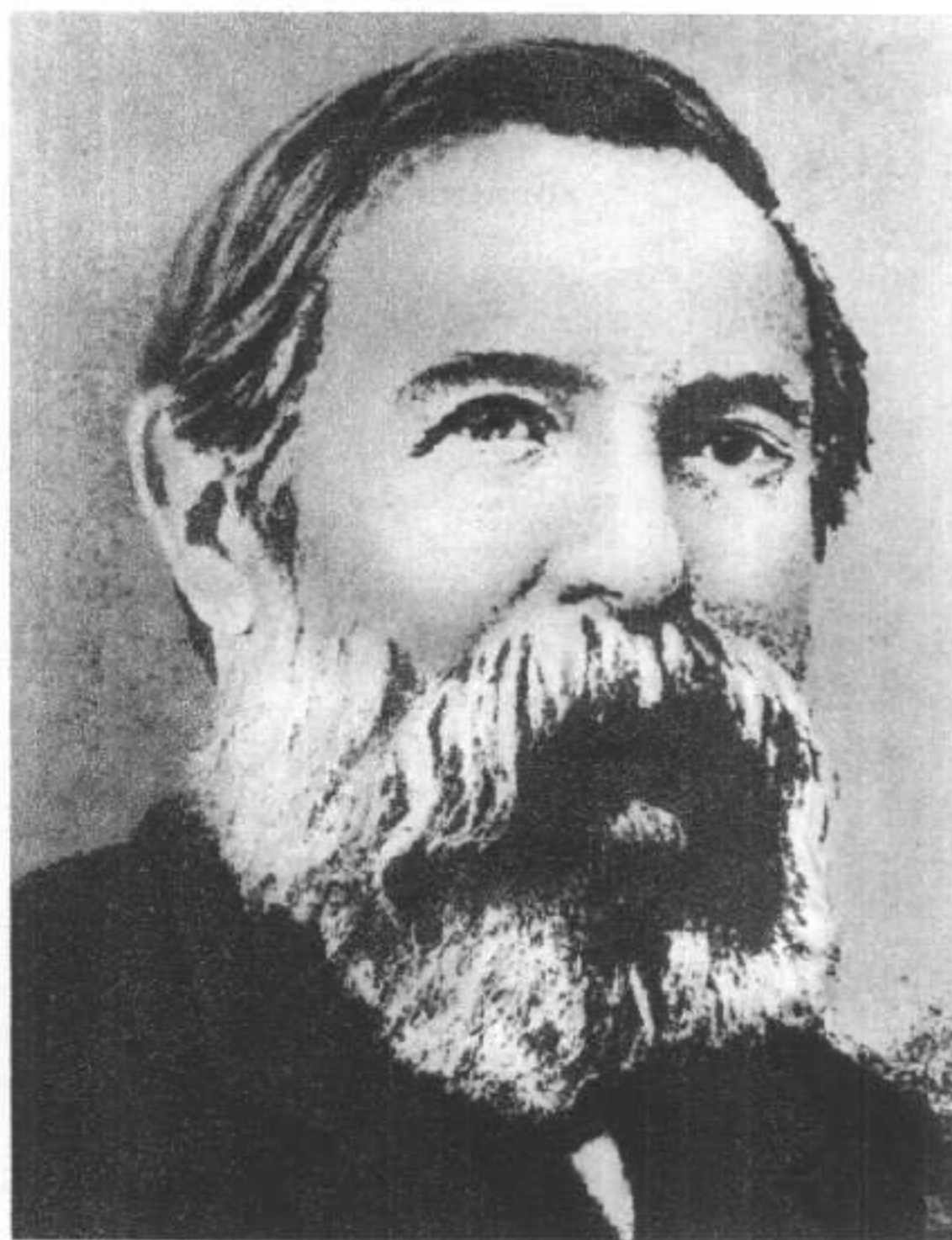
公社经验证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公社还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最后的胜利。

一百多年前，革命导师马克思向全人类庄严宣布：“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一百多年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前赴后继为实现公社原则而奋勇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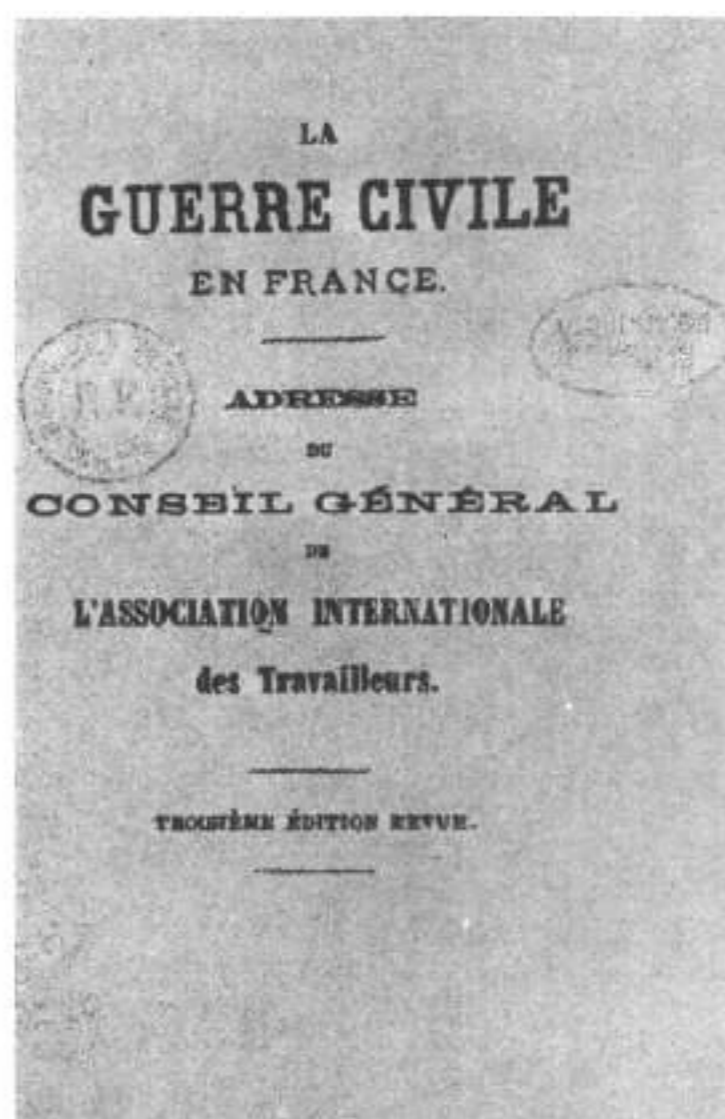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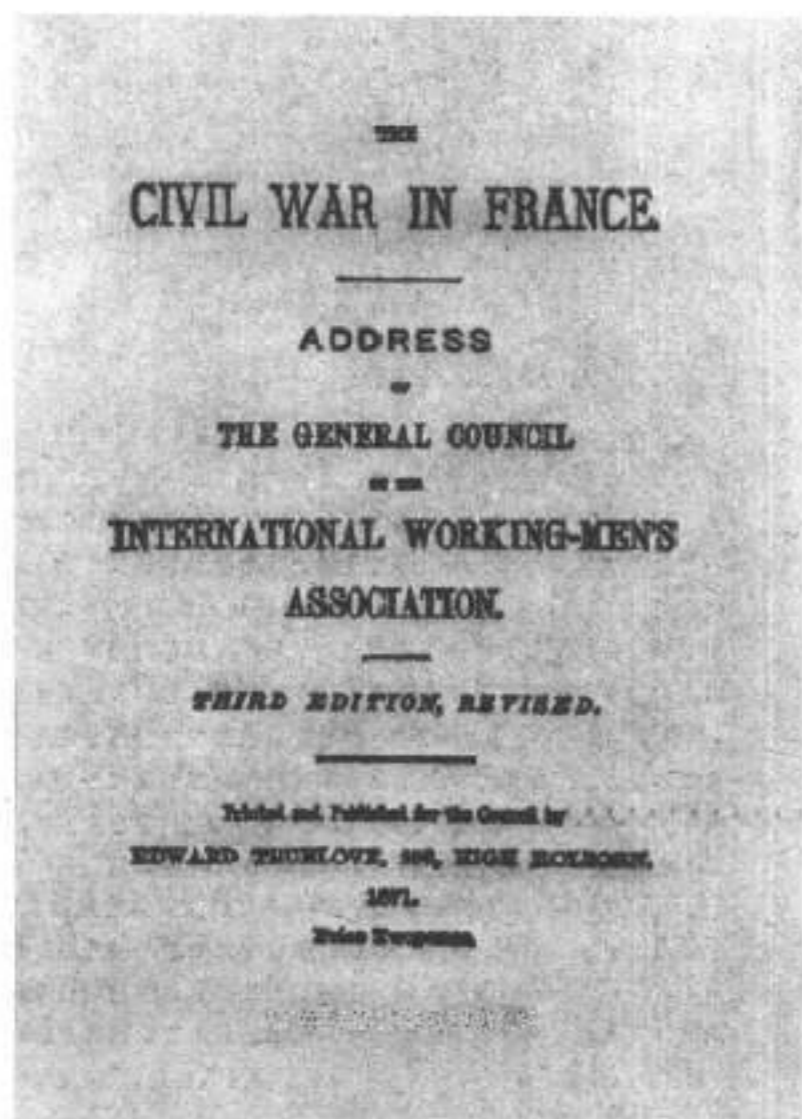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这是1882年的马克思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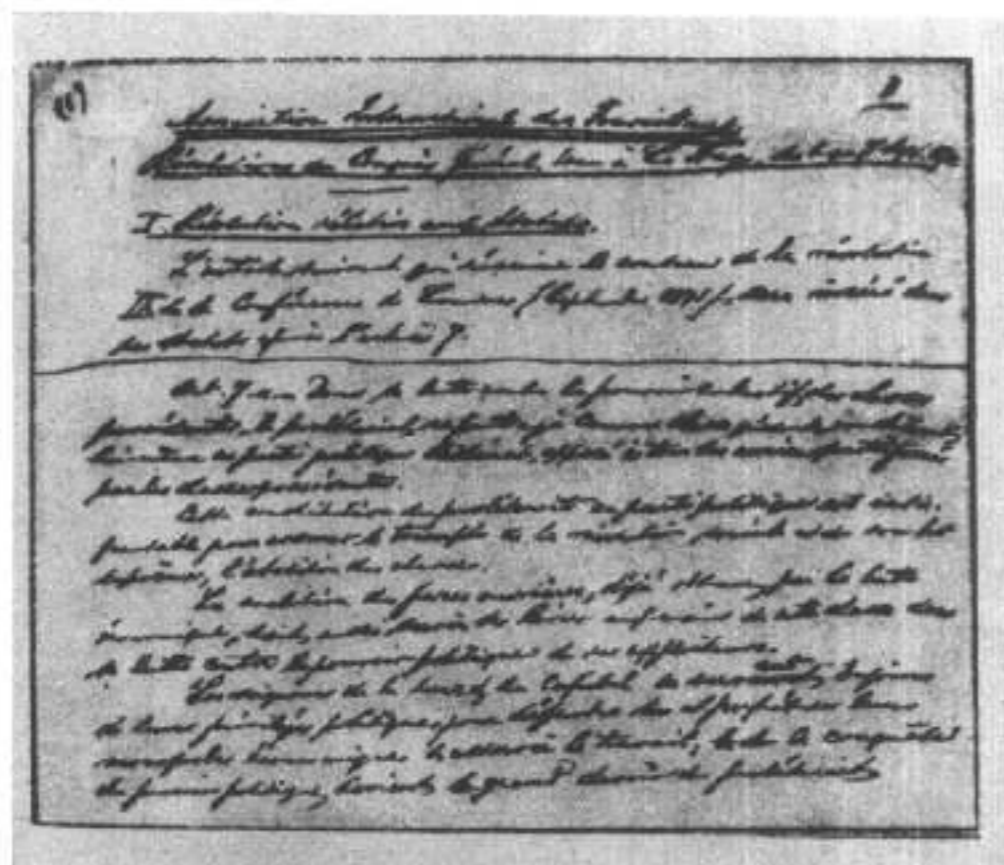
恩格斯在批判机会主义者时，指出：“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1879年的恩格斯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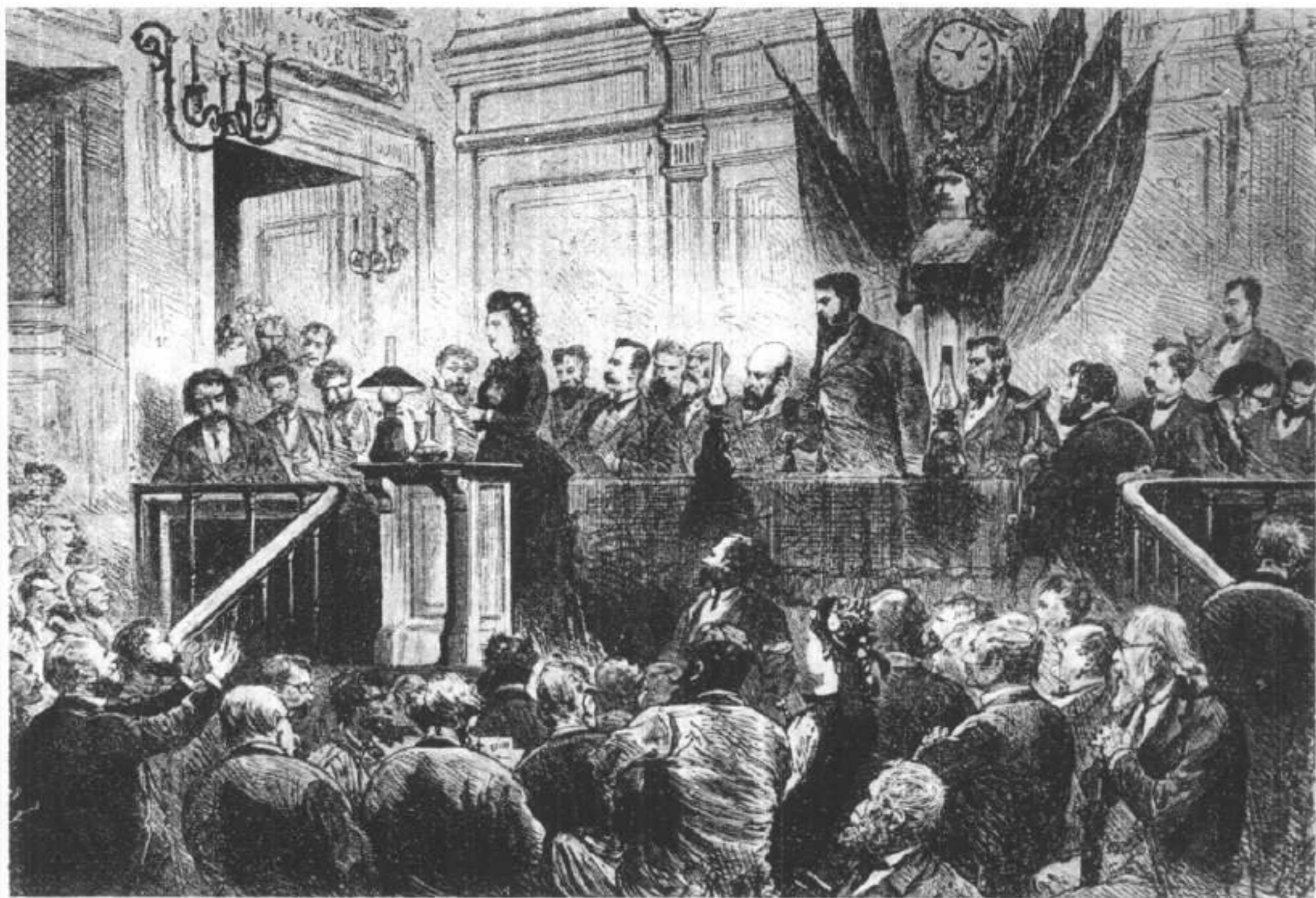
公社失败后，“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恩格斯）图为《法兰西内战》1871年英文第三版。

《法兰西内战》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马克思在该书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法兰西内战》作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正式发表。这是1872年法文版的《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公社的经验时，一再强调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意义。在他们的领导下，1871年9月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决议：工人阶级必须建立独立的政党才能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共产主义。1872年9月，马克思亲自出席的海牙代表大会选举公社委员朗维埃为大会主席。海牙大会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意见，并在决议中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自己

独立的政党，以便完成夺取政权这个伟大使命，达到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图为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并由恩格斯用法文书写的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一段文字。



法国无产阶级从血泊中站立起来，重新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1876年10月2—10日，在巴黎的阿拉斯街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图为大会会场。



1879年，法国工人党成立。巴黎公社二十周年时，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发行纪念专刊。这是刊载纪念公社二十周年专文的《社会主义者》报（1891年3月25日）。

